□ 12
3764
209

HJ2
3764
209

巢經巢經說　遵義鄭珍子尹著

補正爾雅釋親宗族

爾雅之釋宗族舍人孫李本久亡今所傳惟郭景純本然注略邢疏復不詳余三復斯篇文蓋多所譌脫即近日邵氏晉涵正義郝氏懿行義疏雖攷證綦詳而於此亦未之疑及也按儀禮喪服小功章稱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凡三世緦麻章稱族會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凡四世是祖之親兄弟與其子若孫稱皆冠以從祖會祖之親兄弟與其子若孫若會孫稱皆冠以族明甚從祖者言其親從祖而別非祖行之謂猶其親從父而別者稱從父非父行之謂也其親從會祖而

91-242

別者賈子六術篇亦稱從會祖而於正經止稱族族者賈公彥云屬也骨肉相連屬也蓋所謂四緦麻者於會祖爲兄弟之親於祖爲從父之親於父爲從祖之親於己親雖將盡而猶相連屬有服故曰族至族昆弟之子我之會祖兄弟乃其高祖祖遷於上戚單於下卽骨肉不相連屬止謂之親同姓而無從以族字加之矣故於父爲從父者於己則爲族稱會祖兄弟之親爲族祖漢魏前未之聞也今既釋曰父之從祖昆弟爲族父父之從祖祖父爲族會王父父之祖祖母爲族會王母與喪服經合矣而於族父之妻乃曰父之從祖昆弟之妻爲族祖母於族父之姊妹乃曰父之從祖姑不儕父行於祖行乎此非可以族祖王母例也父之從祖昆弟之父母本是祖行故冠以族曰族祖分男女則曰族祖父族祖母從祖之尊稱則曰族祖王父族祖王母族字與從祖從父一例是文沉定稱稱族祖卽是祖行男稱族祖父其妻卽族祖母其姊妹卽族祖姑斷不得稱其婦女曰族祖母族祖姑也邵氏云族祖母族祖姑稱族祖者言自族祖而別夫言自某別者謂彼於我從某世分也故可言自祖而別自父而別自曾祖而別斷不可言自族祖而別此義就已言就所稱者言俱無可通邵說殊謬又父之世母叔母卽父之從父昆弟之母也既釋曰父之世母叔母爲從祖祖母復曰父之從父昆弟之母爲族祖王母不應族祖王父反無釋又喪服從父昆弟姊妹皆大功親

從祖昆弟姊妹皆小功親亦不應止釋從父昆弟而於從父姊
妹從祖昆弟姊妹俱無釋此皆非始作卽然也今詳審經文父
之從祖昆弟之妻爲族祖母葢誤衍一祖字父之從父昆弟之
母爲從祖王母當是父之從祖昆弟之父爲族祖王父之誤古
本原與下族祖王母句對文也父之從祖姊妹爲族祖姑當原
是父之從祖姊妹爲族姑父之從祖姑爲族祖姑兩句傳寫上
句脫爲族姑下句脫父之從祖姑遂致斯誤兄之子弟之子相
謂爲從父昆弟不疑舊有其文子子爲從父姊妹從祖父之子
相謂爲從祖昆弟其女子子爲從祖姊妹三句乃於儀禮五服
內親無一遺闕是皆參互可見而自開成石經已同今本知其
譌脫在唐人已無知者矣珍以爾雅爲詁訓之宗釋親闕名教

之大而窮經家相沿不察致三從之稱晝然易明者往往心目
蒙昧如近日易疇程氏說禮名家而其文足徵記中親屬隆殺
述至以昆弟之曾孫與族曾孫爲二人以從父昆弟之孫爲族
昆弟之孫則此篇關係非淺匙也不揆無知竊爲補正庶幾明
積非備族從俾童幼讀爾雅者知與喪服一經一訓原無缺誤
云

今補正本

父爲考母爲妣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王父之考爲高祖王
曾祖王父之妣爲曾祖王母曾祖王父之考爲高祖王母父之世父叔父爲從祖祖父
父曾祖王父之妣爲高祖王母王父之世父叔父爲從祖祖父之世母叔母爲從祖祖母父之昆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

叔父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父之從父昆弟爲從父昆弟爲從祖父父之從祖昆弟爲族昆弟族昆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昆弟其女子子爲從父姊妹從祖父之子相謂爲從祖昆弟其女子子爲從祖姊妹子之子爲孫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元孫元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昆孫昆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王父之姊妹爲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爲曾祖王姑高祖王父之姊妹爲高祖王姑父之從父姊妹爲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族姑父之從祖姑爲族祖姑父之從祖昆弟之父爲族祖王父之從祖昆弟之父爲族祖王母父之兄妻爲世母父之弟妻爲叔母父之從父昆弟之妻爲從祖母父之從祖昆弟之妻爲族母父之從祖祖父爲族曾王母父之從祖祖母爲族曾王母祖王父也昆兄也　宗族

辨曰本國古文孝經孔氏傳之僞

考經一篇漢有今古文今文顏貞出之河間獻王上之長孫氏江翁等說之古文出自孔壁秘在內府至東漢許叔重鄭仲師始爲解說何有孔安國傳也隋劉炫始僞作孝經孔氏傳與今文鄭注並列學官五代之亂亡其傳惟本經存乾隆中歙人汪翼滄市日本攜彼國太宰純校刊古文孝經孔氏傳以歸付鮑廷博刻之其書遂徧布海內

四庫提要已斥其僞矣然止謂陋冗不類漢人釋經而不暇實

覈其僞當時精審若召弓盧氏且極序辨爲眞孔氏作贋書之
惑人若是余故爲列十證闢之如左

劉炫既撰孔氏注本別作古文稽疑一篇明之又作義疏三卷
書皆不傳要主孔氏駁鄭氏兩漢以來並謂孝經爲孔子與曾
子陳孝道獨炫謂孔子自作特假曾子之言以爲對揚之體並
非因曾子請業而對是所撰僞孔傳大端也今孔序乃云曾子
躬行匹夫之孝未達天子諸侯以下之事因侍坐諮問而夫子
告其義遂集錄之名曰孝經則與炫說不應其僞一

孝經漢止分章晉荀昶撰集諸說仍無章名至皇侃義疏始標
目各冠章首明皇御注因之然則標章非古也故宋司馬溫公
所見古文本經止二十二章而已今標目惟所多四章別立新

名餘皆同御注其僞二

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班固
藝文志序孝經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
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異不止二處班氏道其略桓氏總其數
也今經文止少桓氏九字猶云相傳脫誤至見班氏有此言乃
改續爲績改生之膝下作生毓之其餘除閨門章皆同今文未
見有字讀皆異異不過強加閒文語助百二十四字耳亦未見
四百餘字也其僞三

鄭氏注孝始於事親三句云父母生之是事親爲始四十強而
仕是事君爲中七十致仕是立身爲終劉炫駁之文具載邢疏
是必僞孔傳與鄭異義乃持以難鄭氏今傳解此三句正與鄭

義同其僞四

御注所用舊說疏必云依某注非者則否其天子章疏云一人天子也依孔傳慶善也書傳通十億曰兆古數爲然則惟一人天子也五字是孔傳餘皆非也又孝治章注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三句疏云此依孔傳且引劉炫義疏解之至制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也三句疏不云依某又自解之則非孔傳也又注容止威儀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四句又注上正身以率下一句疏皆云依孔傳至進退動靜也不越禮法則可則也及下順上而法之則德教成也數句皆明皇自撰故疏不云依某今一概認作孔傳入之是疏之體例尙未別白也其僞五

邢氏孝治章疏引孔安國曰亦以相統理感應章注禮君燕族

人與父兄齒也疏云此依孔傳今傳中無此二條可見空腹野夫創目前注疏猶未細檢宜其文俚俗至是其僞六

許沖上說文表稱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按史記自序云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其孔子世家稱孔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則安國卒在太初以前遠不及昭帝獻壁中諸古文皆死後其子孫所爲今孔序乃云魯三老孔子惠抱詣京師獻之其僞七

孔穎達云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及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則東漢末始就經爲注今孔序云發憤精思爲之訓傳悉載本文萬有餘言是漢儒訓詁體例且未知也其僞八

前漢藝文志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故古文尚書傳自安國始伏生所傳二十九篇今文耳非古文今孔序云昔吾逮從伏生論古文尚書誼是今古文尚書祖師亦且不辨其僞九

陸氏經典釋文其初本標經文用朱書標注文用墨書故序例云朱以發經墨以起傳本因摘字爲音經傳相間欲便覽者分別乃如此書之起發云者即標之謂也今孔序亦云朱以發經墨以起傳不知經何待發所起者又何傳也是直不解陸氏所謂徒見其例於古無有以爲甚奇異可以欺世也其僞十驗此十事知作是書者彼窮鳥僻窶一空腐之人見前籍稱引孔傳中土久無其書漫事粗据自詡絕學以耀其國富秘藏耳不知孔氏原未與孝經作傳就令唐人所見孔傳至今尚存亦是劉炫僞撰不足與漢儒注說並重矧不善作僞淺陋至於此極也而世儒尚恐人不之遽信巧爲推讓非好奇之心先入之即極醜態亦不復見歟慎者或反據以駁漢人舊說又至愚矣

禮記正義駁文

檀弓鄭氏目錄云名曰檀弓者以其記人善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正義謂檀弓在六國時以篇中載仲梁子是六國時人也按首節論舍孫立子事云檀弓趨問子服伯子又云子游問諸孔子注謂伯子蓋子服景伯景伯孔子同時人就令伯子未必是景伯故注加蓋字作疑詞而舍孫立子之非檀弓疑之子游問之孔子斷之則檀弓與游夏同時明矣正義以篇中載仲梁

子證是六國時人似是以目錄記人二字連讀謂此篇爲檀弓所記而忘鄭目錄於諸篇文例多云名曰某者以其記某此記人二字原不連讀因致誤解

曾子問康子拜稽顙于位有司弗辯也注辯猶正也若康子者君弔其臣之禮也正義云若康子者謂當時執事之有司畏季子之威不敢辯正若順也按注意若當作如字解言如康子此拜稽顙於位乃君弔其臣時主人之禮非鄰國之君弔鄰國之臣時有君爲主之禮也當時司禮者不能是正致君臣成二喪主若非順從之義

曾子問孔子曰祭哉正義云孔子既許其祭以無正文得祭故云祭哉哉者疑而量度之辭按哉字與論語沽之哉左傳畏君王哉與君王哉同是決詞非疑度詞也下文望墓爲壇以時祭及告墓祭於家皆孔子所據古義並非以意定禮故曰子游之徒用此禮祭順古義也何嘗無正文得祭乎

郊特牲鄉爲田燭正義云鄉郊內六鄉也六鄉之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按注云郊道之民爲之總釋氾埽反道田燭三事則鄉止是當郊道所過之鄉若各鄉不當郊道而皆以田燭照路其照路奚爲耶

喪服小記親親以三爲五節正義父爲子期兄弟之子但宜九月云云同堂兄弟之子服從伯叔無加則從伯叔亦正服五月族兄弟之子又疏故宜總此發子而旁殺也按族兄弟之子無服同堂兄弟即從父兄弟其子當小功則此當緦者宜云從祖

昆弟之子疏偶筆誤

大傳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注言不可也謂之婦與嫂者以其在己之列以名遠之耳復謂嫂爲母則令昭穆不明義本精晰正義乃云弟小於己妻必幼稚故可謂爲婦嫂雖是兄妻年必與己相類不甚懸絕何得謂之爲母意以婦嫂之名因其年之長幼於我而得此譏論也弟妻之年何必幼稚於己兄妻之年何必不甚懸絕且諸凡稱母者豈可以少長論苟當稱母雖已百歲而彼方笄猶將母之兄妻卽年長一二倍終無稱母之理孔或是仍六朝義疏未之刊正耳

少儀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正義汜廣也若遠路大賓來主人宜廣埽之外內俱埽謂之埽若近路小賓來則止埽席前但曰拚按拚埽日用之常何必賓來始爲之且遠路來者何必定是大賓近路來者何必定是小賓經意止是釋埽席前有拚之名非此則統曰埽耳

雜記上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按經文上言父在爲妻不杖與稽顙下言母在止不稽顙稽顙止施於贈拜於母邊見得母在仍爲妻杖於父邊見得其文極明緣漢後傳本父母在句衍一母字遂令解說支離正義云以父母同尊因父而連言母不杖屬父在不稽顙屬母在如所云則下母在不稽顙句爲重複且不稽顙屬母在則父在不仍稽顙乎范甯禮論以父母在有二義就母言則爲在側不知子爲妻拜賓之時母何以在側也

祭義有虞氏貴德而尚齒注舜時多仁聖有德後德則在小官正義云舜時仁聖者多人皆有德其德小先來者已居大官其德大後來者則在小官是小官而德尊者有虞氏貴之所以燕賜加於大官俗本後德多作小德者按此疏極無理卽德小者先來居大官既有大德後來獨不可易之乎官小德尊既可以加燕賜又不可以加爵位乎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何爲乎注後德二字當如俗本作小德者始合疏附會所據誤文通之失也

司徒旅歸四布

檀弓上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注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有餘其家臣司徒敬子稟承既具賻布有餘其家臣司徒敬子稟承主人之意使旅下士歸四方賻主人之泉布也皇氏以爲獻子有餘布歸之於君君令國之司徒歸賻於四方按春秋魯上卿季氏也仲孫蔑之卒季氏無謚曰敬子者皇氏之言非也熊氏以爲獻子家臣爲司徒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山井鼎考文稱古本足利本經作司徒敬子使旅歸四方布孫氏志祖阮氏元並然之謂正義中屢言敬子猶是皇侃熊安生舊說若經注並無敬子疏何爲反覆申辨余按司徒敬子見後文鄭注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若此經原作司徒敬子則彼是衞人此是魯人彼司徒是氏此司徒是官鄭必別白之使不混而此無注又經云旅歸四布文簡難明故鄭云司徒使旅下士歸四方之賻布特加使字四方字以通之若原作使旅歸四方布前已有賻布之餘此布字屬喪其爲賻布不待言則注止云旅下士也文義已通何待贅司徒句是知經注並與今同原無脫字據雜記上大夫之喪大宗人相節正義引皇氏曰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

來爲喪事如司徒旅歸四布是也知皇本亦與今同據本疏引
熊氏說以司徒爲獻子家臣然家臣容有司徒斷無家臣得謚
之理若經本是司徒敬子熊氏何從見敬子非謚而必認爲人
名與皇氏立異知熊本亦與今同卽孔氏據作正義本據少儀
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于司徒疏云司徒主國之事國有大喪
謂公卿之喪司徒皆率其屬掌之故司徒職云云又檀弓云孟
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是也知孔本亦與今同而疏中竟云
司徒敬子者蓋古人義疏皆不附經注而單行唐之五經正義
又非成於一人之手孔氏雖主刪定中間亦有一二失審勘者
此節正義必是修疏一人讀經不熟因後文有兩司徒敬子誤
記此與之同而因卽執所誤記思獻子時季氏無敬子遂主熊

氏駁皇氏夢中說夢成此疑會眞孔氏旣偶失量檢覆詳者亦遂
仍之皆因與後文兩司徒敬子易亂心目故也孔氏禮記正義
序云據皇氏爲本有不備則補以熊氏則以司徒爲公臣自是
正解此疏獨主家臣已與聽役司徒義不畫一又與後篇兩引
此經大異其爲絕非孔意出自荒經之手無疑然其誤止在疏
於經注無與也後來日本一孔之人見疏中有此罅隙遂緣以
改經誇其國傳本之古其巧僞幾無可破宜山井鼎爲所愚而
海內通儒亦共信之今抉其作僞之因卽疏說之誤亦明白矣

曾子問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

曾子問昏禮旣納幣至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此節禮意蓋男
女兩家旣定婚期而一家遭重喪必不能如期成禮則此家不

能不告於彼家彼家知遭重喪亦斷不能答曰我至其日必嫁必娶至免喪之後可以嫁娶矣而發自遭喪之家則嫌於喪畢忘哀故當娶者必女家請之當嫁者必男家請之請之而即許嫁許娶是又嫌於僞也故壻弗許而女氏嫁之猶曰彼本不嫁吾強之嫁也吾強之娶也女氏弗許而壻娶之猶曰彼本不嫁吾強之嫁也皆所以全孝也正解止是如此初無使別嫁別娶之說鄭注解致命謂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乃推明所以致命之意但曰某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其不敢使人失時之意已微喻矣此家既不敢使之失時彼家又敢使之廢喪哉故直許諾而弗敢嫁娶此盡情盡理之極所謂禮也自孔氏誤會鄭旨因云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氏弗許壻而後別娶

免喪後必須請者以彼既葬致命於己故請婚得有不許者亦以彼初葬訖致命於己故乃直以致命爲退婚諺極試思致命若卽是退婚已遭重喪於未婚之妻壻何與何以遂不爲婚耶士逾月葬若葬後巳不爲婚待免喪巳經兩年此兩年中男家女家何所疑畏而弗敢嫁娶必待彼免喪始別嫁別娶耶且免喪後男女究須嫁娶又何所嫌於原聘之妻壻而必別嫁別娶耶且喪家致命不爲兄弟彼家已許諾矣何以至免喪又使人請耶豈免喪而使人請者乃致命經兩年後尙未別嫁別娶者耶於情理都無一得孔氏誤之陳氏澔沿之害世教誣聖言甚矣充宗萬氏偶箋斥及孔說是也而並駁鄭注亦未深悉此章禮意之故至據儀禮宗子不親迎謂弗娶是彼不親迎者不知

此禮包凡常非專謂宗子說亦穿鑿

致命必於已葬者緣初喪經營殯葬爲重自不暇問及此事

葬後而不遣人致辭則非情也故孔子以已葬爲節亦就吉日在葬前自宜未葬卽致命禮意可

隅反也

儀禮曲字

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三篇承尊之豐元本經注皆當是曲字正義本誤作豐大射注曲以承尊也說者以爲若井鹿盧其爲字从豆曲聲近似豆大而卑矣疏其爲字从豆曲聲者此謂有故从豆爲形曲作豐本誤者上聲下形之字年和穀豆多之曲不用本字之曲而用豐年之豐故鄭還依豐字解之云其爲字从豆爲形推尋注意若井鹿盧其爲字从豆曲聲近似豆以曲爲聲也

大而卑十七字係他人之說故鄭分別言之若所注之經本作豐字則於大射注止云豐以承尊也義已明白其形似豆卑而大已見前燕禮注其字从豆曲聲誰不知者顧如此費辭乎因此經注推之儀禮古經既有曲不應許君不載知說文豐字下有兩古文一爲豐一爲豐乃最先象形字其後加豆後又省作豐豐本非形聲字注云从豆曲聲者稱他人之說當不以爲然也段氏注說文不審儀禮經注竝是曲字从豆曲聲之云原非鄭說僅據注云曲聲疑鄭時似有曲字而終以聲字爲賸文誤本之惑人甚矣賈氏所據作疏本經注已誤作豐因不憭从豆曲聲非鄭說附會强解既失鄭意又悖說文不足憑信也

聶氏三禮圖坫下云坫以致爵亦以承尊若施於燕射之禮則

曰曲音豐其豐字止作曲下又加音最得經注之舊

僞古文尚書誤採左傳

左氏宣十一年傳隨武子曰晉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襄十四年傳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三十年傳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據此三引知惟取亂侮亡句是虺誥本文其文或士會減字或荀偃子皮增字俱未可定要是兼弱攻昧爲士會語推亡固存爲荀偃子皮語甚明僞孔仲虺之誥牽綴作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以爲虺語又昭二十四年傳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

王子朝劉子謂萇宏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據此則同德度義句萇宏語也僞孔以作武王語上配同力度德一句又改亦有離德作離心離德以配下文同心同德是其採摭左傳不獨取莊八年德乃降以莊公語爲大禹謨如閻氏所摘矣心勞日拙可哂有如此者

姒娣

爾雅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同出謂同一父所出也其先生者男稱之爲姊女稱之爲姊後生者男稱之爲妹女稱之爲姊姊妹者男子於女子之專稱姒娣者女子於姊妹之專稱通之則女亦可同男稱衞

女之詩遂及伯姊是也男亦可同女稱列女傳魯子皮之姊號公乘姒子皮與之言皆稱曰姒是也推之則於諸父諸母所出亦同此稱從父姊妹從母姊妹之等是也惟女子謂姊妹爲姒娣故妯娌相稱即據其年之長少以姒娣呼之親之若姊妹也而繫以婦曰姒婦娣婦別其非同生也自孫叔然誤解同出爲俱嫁事一夫郭景純氏因之世皆奉爲定說姒娣爲女子於姊妹之專稱義遂昧矣孫郭之義蓋據左傳厲嬀之娣戴嬀戴己之娣聲己諸文爲說不知娣止是女子妹稱俱嫁一夫是娣各嫁一夫亦是娣公羊傳以姪娣從是女子在母家謂妹爲娣與謂兄弟子爲姪皆是定名不待嫁事一夫始名姪娣也苟以姒娣是同嫁一夫者妯娌何以稱姒婦娣婦如曰妯娌須繫以婦

穆姜謂聲伯之母子容之母謂叔向之妻何以止稱曰姒又如以姪娣從者娣自是後生然不無先生之姪既定名爲姪不應因嫁改稱姒而少於己者又不應升同己行改稱娣況女君與妾自是定名如女君稱妾長己者爲姒妾稱女君少己者爲娣亦決無是理也謂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同出文同義豈宜異郭注又云同出謂俱已嫁一篇之中前後歧解郝氏義疏因云姨有二義俱嫁一夫各嫁一夫皆謂之姨稽之於古稱妾爲姨殊無所出至鄭漁仲說未嫁不容相呼豈妻之姊妹在室者必不許姊妹之夫語及耶尤不情矣

說士昏禮夫婦之名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夫婦非名之大者乎今有夫婦於此

其牢而食未久也或問之則卽應曰是某也夫是某也婦言之正者名順故也未然者或言相及道相遇心固知其爲夫婦而口不可得名也强名之匪惟人哂之己必內恧焉此天下之同情也聖人緣情以制禮禮以定名名正而夫婦之道乃順而無苦矣壻之迎婦也女次而純衣已居然婦矣名婦可乎聖人曰未受夫之雁無從夫義則仍女也壻之迎婦歸也御車授綏揖入寢門已居然夫矣名夫可乎聖人曰未入室對筵坐無匹配義則仍壻也故士昏禮奠雁以前婦止稱女入室以前夫止稱壻至奠雁再拜稽首壻於女若曰吾已執摯授汝矣女於壻若曰吾受若摯則從汝矣經至是乃謹變女名婦曰婦從降自西階於是婦之名定而壻猶不與以夫之名者此其際聖人之慮深矣及壻入於寢室婦於夫若曰苟非吾夫者而焉入此室也夫於婦若曰吾非若夫者而焉有此室也經至是乃謹變壻名夫曰夫入於室卽席於是夫之名定聖人之於名其不稍苟假若此故夫婦之道順世之未婚守節於三代或未之有乎卽有之殆聖人之所難言乎雖然當世敎衰時一邑一州多得若人八九輩以恥紛紛之定名夫婦與居生子且老而朝曰乃暮卽在他奧者其羞惡之媿發視與之論周孔禮制或必有易入者乎孔子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一受其聘終身不改此於女子之道誠窮極不可爲常正聖人之敎夫婦亦斷不若是其難而人且若是其難則盡人可爲而且不爲者於夫婦之名何居也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史記據孟子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乃立太丁之弟外丙
卽位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卽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
子太甲趙岐注孟子因之二年四年爲在位年數世無異說至
唐孔氏僞伊訓疏言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始似無外丙仲壬二
帝者然觀他篇疏謂盤庚爲殷十九王武丁爲二十二王祖甲
爲二十四王知崩年改元之說在孔氏誠如蔡傳所譏妄意之
耳無確證也及宋邵子作經世書乃直削外丙仲壬謂以歷數
推之知無二帝年數又得程子之以歲爲年胡氏之四大可信
等說暢之卽朱子註孟亦云趙程二說未知孰是然蔡氏書傳
獨不主程邵而從史記亦可見語類說爲定論矣後人疑程邵

者或云不應湯將百歲生二子或云孟子不應兄弟倒置余謂
皆不足折之也今按春秋外傳姜氏告公子重耳曰商之享國
三十一王又大戴保傳篇云殷爲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以漢
前計商之世數實三十一世起成湯終武庚也謚
周古史考尙然譙本史記史記卽據國語大戴也少間篇孔子
告哀公云成湯卒崩二十三世乃有武丁卽位武丁卒崩九世
乃有末孫紂卽位據此可斷商之有二帝確然無疑若如程邵
之說則商止二十九王湯至武丁止二十世他書不足信孔子
之言猶不足信乎

孔子生卒

公羊穀梁兩傳於襄公二十一年並云庚子孔子生在經十月
庚辰至會於商任之下唐石經公羊傳及以後諸本並作十有
一月庚子孔子生與穀梁異陸氏公羊

音義庚子孔子生下云傳文上有十月庚辰則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是知公穀兩家所記本無不同當以陸氏所據爲定本俗人不計十一月無庚子妄增十有一月世惑遂生據經十月庚辰朔推之則庚子爲十月二十一日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是今八月二十一日孔子生日也左氏續春秋經於哀公十六年書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據前十四年經夏五月庚申朔推之則己丑爲四月十二日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是今二月十二日孔子卒日也自襄公二十一年數至哀公十六年孔子壽實七十四歲三傳公穀詳生左氏詳卒明白可據本無誤者自司馬遷作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於是孔子生年始誤壽數差減一年詳史公所以知孔子生卒捨三傳必他無所據卒既與左氏合不應生年與公穀不同必二十二年爲傳寫之誤後人據誤本推數兼改後文年七十四爲七十三耳小司馬索隱據公羊庚子上有十一月之俗本謂史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是亦强作解事者也及朱子作論語序說云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世皆信從不疑不知朱子捨師師相傳之兩經從相沿寫誤之一史又合以公羊俗本之日月則直誤之又誤按春秋襄二十三年書王二月癸酉朔由此年二月朔癸酉逆推至去年十一月中間臘正兩月無論大小建十一月並無庚子朱子當日徒會合史傳未經細審遂致言先師生年者不信兩經親炙之記而信朱子杜造之命矣至孔子卒之月日謂經誤自杜預始杜釋夏四月己丑云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

十二日日月必有誤蓋據所推長歷言之不知誤在長歷不在經也長歷之誤在於哀公十二年不從先儒再失閏之說以後少補一閏又不知秦以前置閏必在歲終而隨月安閏遂致推經不合卽謂經誤今詳攷之哀十二年十二月龠季孫問諸孔子孔子謂火猶西流司歷過也賈服諸儒皆以十二月實周之九月謂之再失閏見長歷杜氏獨以爲止失一閏十二月實周之十一月云若如諸儒所說則是三失非再失按孔子止云歷過再失閏本無明文賈服諸人所以知再失者蓋以襄二十七年經書十二月傳謂辰在申再失閏者例之火西流是七月則辰亦在申也而同爲十二月是其再失閏亦同杜氏於襄二十七年經謂若作十二月則是三失閏與傳言再失不合直以經爲

十一月之誤頓置兩閏以就其歷至是又守是三非再之說以難諸儒謂止失一閏夫以九月爲十二月則先卻三箇月明是三失閏而左氏止云再失漢魏左傳大師豈少精歷數者亦皆以襄哀兩事並因再失閏以九月爲十二月必是知其已先三月而止得爲再失之故杜作長歷自云不知春秋時歷本術但據經傳反覆求之安知左氏與諸儒止算再失者非卽其本術乎杜既擅改舊說謂正歷止當補一閏而又不知古歷閏在歲終見十三年經有十二月龠傳有七月辛丑十四年經有五月庚申朔十五年傳有閏月合而計之意以若十三年補閏必在十二月之前如是則龠在十一月經不合書十二月是補閏必不在十三年十五年既傳有閏月則必於十四年正歷補閏而

十四年五月朔既是庚申其前四箇月若無閏則十三年七月不得有辛丑故長歷於十四年閏二月以合前後經傳宜其推至孔子卒日不得有己丑而以經爲日月有一誤也今以舊說哀十二年再失閏推之據十五年傳出閏月知以前歷必補正矣而其補正要不出前三年若於十二年因孔子言卽正之補閏十二月則明年蠡卽是十一月以十三年仍書十二月蠡知此年誠如杜說不卽改矣十二年既無改理十五年又已見正閏則十三年十四年不並閏十二月此兩失閏於何補置乎古今授時之常一歲止十二月有閏則十三月卽一再失閏理不過多其閏年以消息之若如杜氏於襄二十七年頓置兩閏則一年有十四月行之民間豈不駭衆古亦未聞有是法也今攷

哀公十三年閏十二月十四年亦閏十二月以補前再失閏則由十三年七月初七日辛丑（據長歷）下推至十四年五月朔得庚申又由五月庚申朔下推至十六年三月並一補閏一正閏共得二十五月除去大小餘至四月朔得戊寅其十二日爲己丑經究何嘗誤乎杜氏止爲强異先儒少補一閏己丑因後一月若前兩年仍頓置兩閏必不謂此經誤也然如杜法隨時頓置兩閏雖得合此經其十三年之七月辛丑十四年之五月庚申要有一處不合必又謂爲其月所無定是經傳之誤噫杜氏必使人言先師卒之月日誤在史文不得謂誤在已推長歷其肌廢漢說之罪於斯爲大後儒皆不察而羣信之何也

禮記注脫簡

文王世子遠近間三席注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則是所謂函丈也正義云席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則函一丈音義出三寸云一本作廣三尺三寸三分是今諸本作三分者卽陸氏所指之一本陸孔所據注文元是三分寸之一惟一席零數尙有三分寸之一故三席合成一寸加九尺九寸得一丈若一席止三尺三寸三分則三席是九尺九寸九分尙不足一分知是淺人據俗間脫本刪正義本也

雜記上宰夫朝服卽喪屨注朝服告鄰國之禮也正義標注朝服告鄰國之禮疏之曰鄰國來弔不敢純凶待之而著朝服是以吉待鄰國之禮今以正義推之知注本作朝服以吉待鄰國之禮也諸本吉誤作告又上脫以字下脫待字遂不可解正義標注亦誤脫

月令四孟太史謁之天子於春夏注云謁告也於秋冬注云謁告一篇之中注謁四處甚複鄭氏無此例夏秋冬三處蓋俗增

康成弟子臨碩

賈公彥序周禮廢興云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未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鄭元偏覽羣經知周官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按林碩林孝存一人也名碩字孝存康成弟子後漢書孔融傳爲北海相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命配食縣社其姓作臨與鄭元傳同而魏志注引續漢書融爲北海相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融令配食縣社蓋傳本寫脫臨姓淺人不知別一人以存

字爲行之誤因改作孝行知名爲句也漢紀云使甄子然臨配食縣社臨下又脫孝存皆當據漢書補正其姓皆作臨也毛詩棫樸閟宮正義禮記王制目錄正義亦皆作臨碩惟禮記王制正義周禮女巫疏司馬序官疏及此廢興序並作林碩葢碩姓本臨字當以荀紀范書爲得其實改作林非也據伏滔青楚人物論云後漢時鄭康成周孟玉劉祖榮臨孝存侍其玄矩孫賓碩劉公山皆青士有才德者所舉康成賓碩六人皆是脩字知孝存亦是字合之賈序前云林孝存作十論七難後云答林碩之論難其爲名碩字孝存無疑也十論七難今不得詳孝經序注正義稱鄭志目錄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等書中有答臨孝存難禮一種其遺文見今注疏稱答臨碩者禮記王制內兩條毛詩內兩條周禮內三條惟女巫正義所引難答歌哭而請者首尾全具詩棫樸正義稱臨碩並引詩三處六師以難周禮鄭釋之云云者亦足見所難之一端閟宮序官三引皆是答此事王制兩引無難義以答詞求之當是持王制田祿難周禮耳餘與十論盡無從攷其厓略矣

孟子

寡人如就見者也如字之義趙氏朱子俱未及後人强爲通之於語意究不融貫按爾雅如謀也注云如所未詳余以爲釋詁正訓此如字如就見作謀就見解語豁然矣

糞其田而不足朱注無明文趙注凶年饑歲農人糞治其田尚無所得不足以食則作不足自食解於語意似不合通上下文

讀之不足謂不足供所貢之常數耳必云糞其田者卽下所謂終歲勤動明非有田不耕耕而不力之農而猶不足其下可知矣樂歲可多乎常數而必不多取凶年不足乎常數而必不少取語意對較自明惟其不足貢數故必稱貸益之而始足朱子注云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足字正對上文不足言可見朱子之意是以不足作不足貢數解近世講家乃謂不足以償糞田之費則於通節詞理俱不從順矣

知好色則慕少艾趙注艾美好也炳燭齋隨筆言古人呼男色爲艾引左傳艾豭晉語國君好艾戰國策乃與幼艾爲證閻氏釋地取之余謂狐突言艾指嬖臣魏牟言幼艾指建信君固皆男色若艾豭之艾訓老牝五十曰艾義同艾豭老牡豬也豈色之謂楚詞少司命擁幼艾亦謂女色又豈有人知好色專慕男色之理則男色爲艾非確義也今按爾雅艾歷覛胥相也相有相視相與形相三義此訓三義並列與台朕賚畀卜陽予也爲賜予予我二義並列同胥相與相視之相也歷覛相視之相也以形相解艾字正少艾幼艾之訓少艾猶云幼艾形相之相也

少姿相也薛綜注張衡東京賦沛艾爲作姿容貌似本於漢儒雅注至郭氏則不能詳矣姿相所以爲艾者翟氏灝攷異云古訓艾爲白而白含二義以髮蒼白言謂之老以面皙白言謂之美同取於艾之色也其說本通焦氏循乃不然之別生通乂通刈絕色之說轉支蔓矣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史記云孔子適

衛王子路妻兄顏濁鄒家索隱謂所云妻兄與孟子說不同謝
山全氏答問從孫疏以讎由卽濁鄒而引孔叢子讎由善事親
其後有非罪之執子路裒金以贖之或疑其私於所昵謂史云
妻兄亦有證闇氏釋地云讎由爲子路妻兄則亦彌子瑕妻兄
也余按史公以顏濁鄒爲子路妻兄正據孟子此文而言非別
采自他書古蓋讀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爲一句言讎
由爲二妻之兄弟也觀索隱云知後世誤讀彌子之妻句與
子路之妻句兄弟也句白唐已然至孫疏云彌子之妻與子路
之妻是兄弟也始明晃讀法後人相承此讀如閻全且習慣俗
句推揣求合不知孟子卽史公藍本也

王豹趙氏注衛之善謳者朱子因之云豹衛人其實無所本止
因淇水在衛而云處淇卽謂是衛人耳余按左氏哀六年傳齊
公子陽生之立殺王甲拘江說四王豹於句瀆之邱杜氏注三
子景公嬖臣荼之黨知淖于髡所稱卽此王豹想是因善謳爲
景公所嬖悼公立而僅囚之知終未見殺後遂奔衛處淇則豹
實齊人也髡此段語皆是誇本國之人能變國俗者如緜駒華
周杞梁皆齊人不應雜一衛人且所稱舉亦必不下及編戶無
名位者如華杞皆齊大夫知豹是景公嬖大夫惟緜駒不可攷
或高唐之邑大夫歟

並耕章聖人有憂之牛山章有梏亡之矣二有字當讀作又爲
又更義葢古無又更專字借步又左右本字及有無字爲之後以左佐佑本字爲步又而又遂爲又更專字經中凡借有無字者皆改

作又惟尚書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二十有八載惟十有三祀等未改孟子書改之未盡者尚餘此二字今試即兩處上下文讀之洪水汜濫五穀不登聖人憂之乃治水教稼然後民得飽煖既飽煖而逸居無教聖人又憂其近於禽獸乃勞來匡直使之自得然後民知人倫聖人又憂之與上堯獨憂之語脉蓋相承也牛山之木既伐非無萌蘖之生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成其濯濯人之良心既放非無平旦之好惡旦晝所爲又梏亡之是以成其禽獸又梏亡之與上又從而牧之語意蓋相對也若作有無字解是憂之乃別有所憂非憂其近於禽獸也梏亡亦別有梏亡之者非梏亡於旦晝所爲也於詞理俱失矣

爾雅

釋詁賡揚續也注揚未詳按虞書颺言史記夏本紀作揚言史公從孔安國問故所載多古文說知作揚者乃古文漢碑揚舉字多作颺則颺言及時而颺之作颺者蓋今文通用也此訓正釋皋陶謨賡揚義揚言謂續帝勑命時幾之言賡歌謂續帝喜起之歌也僞孔傳云大言而疾曰颺似其本亦原是揚字故依傅鄭箋毛詩不吳不揚云不讙譁不大聲者以爲義不知吳揚並言自宜就高舉意訓揚爲大聲虞廷君臣雍容歌詠拜手稽首皐陶此時敬愼至矣而忽大聲疾呼有是理耶雅訓誠古說也

釋言辟歷也注云未詳按辟古霹字歷古靂字謂震雷也辟說文震下作劈則辟言其擊物破析也歷言其雷刺轢轢也單言

則曰辟曰歷合言則曰辟歷前漢天文志辟歷夜明劉向傳靁
重辟歷皆含言也後世俗書並從雨郭氏按文求之此訓遂無
從解說邵郝二家疏並執辟法以通歷字一云歷律之通一云
歷秣之借俱未確

釋文懋懋慔慔勉也音義慔亦作慕邢疏因云慔與慕同按說
文慔勉也从莫在旁慕習也从莫在土形義俱別淺人不知爲
兩字移旁心作慕非也詩楚茨君婦莫莫傳莫莫清靜而敬至
也靜敬卽勉身無怠之意所以爲豆孔庶也此正訓詩義慔正
莫省

釋山山積無所通谿注所謂窮瀆者雖無所通與水注川同名
按此注本李巡見左傳隱三年正義說恐未確釋水水注川曰谿同是谿
名不應一爲注川之谿一爲無所通之谿竊謂此爲釋山之文
自圭山言山積無所通謂深山古澗非通達道路之經由者是
名曰谿易曰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此無所通卽不通之謂而其
水仍注川也釋亚窮瀆汜卽俗謂死水潭李郭牽合窮字與此
無所通爲一似誤也

釋水水草交爲湄左傳僖八年正義引李巡注水中有草木交
會曰湄水經濟水注引舍人注水中有草木交合也據此知舍
人李巡本是水草木交爲湄多一木字若如今本是水與草交
非草木交也

釋鳥亢鳥嚨釋文引舍人云亢鳥高飛也嚨嚨才可見也樊光
云亢星鳥也嚨嚨亢鳥之頸也是舍人樊光本作亢鳥嚨嚨陸

氏不及孫炎知孫與郭同今本也但如今本亢烏嚨其粻嗉文義爲指喉嚨烏嗉甚明舍人以亢爲高亢義則是亢烏連讀謂高飛之烏也樊光亦亢烏連讀謂是亢星二家之本皆似無其粻嗉句若有則嚨嗉連文卽不應如是解以知釋獸已有烏曰嗉之文此其粻嗉句是郭氏以前人所增舍人樊本並無也然若樊義亢星旣非星烏且此是釋烏何與天星釋文必有誤字

釋畜角一俛一仰觭說文觭一俛一仰也觭角皆踊觭說文觭一俛一仰也易其牛觭音義云子夏作埒傳云一角仰也虞翻云牛角一低一仰故稱觭按爾雅文別觭觭之異甚明韓嬰許君說觭是一角仰則有一角不仰仍是一俛一仰觭也兩家云一角必是二角寫誤音義又云觭荀作觭據虞氏義其本亦必作觭與荀同故以角一低一仰解之稱觭者觭之譌也

孔疏尚書古今文經字之異

堯典正義云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馬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爲優賢揚今本誤作憂腎陽割頭庶剝是鄭注不同也按此疏載古今文經字異處嵎夷昧谷心腹腎腸劓刖劉剝是古文嵎鐵柳谷優賢揚贇宮劓割頭庶剝是今文自百詩閻氏誤會疏語古今互易近江艮庭王西莊孫淵如等注尚書都沿閻說以孔謂今文者爲古文若膺段氏撰異辨證甚詳余以爲疏文本自易混卽讀作夏侯等書某

字鄭爲某字亦無不可若段氏引夏紀索隱稱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禹鐵書釋文稱考靈曜及史記作禹鍊尚書大傳及鄭注八月西巡守言柳穀周禮縫人注稱書曰度西日柳穀裴松之管甯傳注稱今文尚書優賢揚歷諸處證嵎鐵等爲今文確矣而執閻氏說者必將謂諸書據古文稱今文者是寫誤則猶未易折之也竊思得確不可易一證漢成陽令唐扶頌是閻葵斑光和六年立頌後載斑之子襲治歐陽尚書廉冶小夏侯尚書則其文必出於父子之手而頌中云優賢颺歷漢碑揚字今文讀歷上屬其爲用所受歐陽夏侯之經無疑定此優賢揚歷是今文則與禹鐵等並爲孔氏所稱夏侯等經字決無移易矣又漢國三老袁良碑云優畎之寵畎古賢字其碑良孫衞尉滂立洪文惠謂滂爲九卿在靈帝之初此時鄭書注未成而碑已用優賢字亦足爲三家經字之一驗

棊毋邃孟子注

隋書經籍志注梁有孟子九卷棊毋邃撰今亡七錄作孟子注此省注字舊唐志作七卷棊毋複姓毋讀無詳廣韻毋字注隋志注作母寫誤也仲林余氏經解鉤沈目錄列邃於時代無攷中耕彥周氏考孟子古注亦云邃世次行事無攷余按通典九十五言晉哀帝興甯中哀靖皇后有章太后之喪尚書奏至尊總麻三月皇后齊衰周棊毋邃駁云云刻本邃誤作遂則邃是晉穆哀時人故隋志載邃列女傳七卷次皇甫謐後宋裴駰史記集解注趙世家顏若苕之榮得引邃列女傳注也隋志注云梁有者據七錄謂梁

有其書與後言邃注二京賦三都賦及誠林並梁有今亡同非
謂卽是梁人孟子正義誤會志注因云在梁時又有綦毋邃注
九卷非也邃注僅存者經義考蒐得李善文選注引秋陽以暴
之注周之秋於夏爲盛陽也驅蛇龍而放之菹注澤生草曰葅
二條選注引菹作葅下又云沮與葅同明作葅是邃本朱氏作菹誤周氏復蒐得選注夫子當
路於齊注當路當仕路也伯夷隘節注隘謂疾惡太甚無所容
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爲褊隘不爲不恭二條合之
凡存四條耳可惜也

考定喪服大功章大夫之妾二條鄭氏經注原本

按今本儀禮喪服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至謂妾自服
其私親也世儒言喪服者多從舊讀合女子子八字上屬爲妾

服君黨下云世父等爲妾自服私親而以鄭改讀爲非經誣傳
大違服例斷不可憑余嘗疑若按今經傳讀之以合通篇服例
爲庶子及女子子未嫁者當期大夫之妾從女君以尊降故大
功女子子嫁者以出降當大功大夫之女若適士又以尊降當
小功此嫁大夫者尊同得服親服大夫之妾從女君以尊同不
降故大功妾不得體君得各遂其私親之服故爲世父母叔父
母姑姊妹俱以出降服大功經傳明白晝一毫無疑竇卽云當
言其而不言其既可以文爛在下又焉知字無脫落改讀誠屬
多事且改讀必義勝前人卽不勝亦須各伸一義今以改讀按
之服例女子子之嫁者於本宗旁期以出降服大功此女子子
是嫁於大夫者若世叔父仍是大夫姑姊妹仍是大夫妻自應

尊同不降仍依出降大功若世叔父是士姑姊妹是士妻又當以尊降服小功經不言世叔父是大夫姑姊妹是嫁於大夫自主士言則此嫁大夫之女爲服小功明矣至女子子未嫁者於世父等並與男子服期亦不得大功是改讀之義轉大謬不通矣以康成於喪服微曲悉到此條既非隱互難明之服又有明白可據之傳何以定須改讀又不通如此康成宜不其然反覆推攷乃知後世所據以駁康成之傳且非賈氏所見之傳而賈氏所見之傳注又非康成原本今一一疏證之此經之當從鄭讀斷斷然矣

鄭氏經注原本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　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謂此也妾爲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爲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期

按注以子夏傳此者錯置後條下當移歸此後條本無傳也其傳曰十八字乃舉後條下全文非抽出言之之辭於本經下舉正舊簡之錯在他經者自應全標簡字與玉藻而素帶諸節樂記愛者宜歌商節注即在錯簡下止云宜承某某自明者不同故知鄭所注經本傳曰二字之下即連何以大功注舉十八字是其全文若後條注複舉何以大功三句即隨便言傳所云更可見矣欲明此經鄭讀此其鍵鑰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

之服也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依疏作以見今本作以明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明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注舊讀至未嫁者述馬融輩讀法言大夫之妾至私親也述舊讀者合上下作一條解義此不辭至文爛在下爾乃自下所以破舊讀之意此不辭及經與此同之此皆指此經爛在下之下指此經下言此經不是謂妾服私親之辭篇中謂妾服私親之辭例言其字此經若實爲妾服私親當言其如不杖期章爲其子爲其父母以見是妾服私親今此經無其字而齊衰三月章言女子子服曾祖一經辭正與此同足明此經與彼經同爲女子子本親之服傳所云何以大功三句乃上一經之傳因簡爛誤置在此經下耳舊解者惟不知傳實誤置見傳發妾服之義於此經下自然謂上下皆是妾服不能不讀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上屬合庶子爲妾服君黨下爲世父等爲妾服私親其如此經之辭與篇中必言其者不類而與言女子服者正類則不能不改讀矣

鄭改讀必據經不言其者蓋通計全篇經例於爲人後者爲人妾者女子子適人者三等人之服私親辭必言其以見非所後及夫家之親大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眾昆弟獨不言

其者以姪叔無服不嫌無其字故也則此爲世父等若實是妾服私親經決無不言其今既不言其知非妾服私親決矣解經必先守經康成據通篇文例斷之已非若舊讀之憑私牽合況此條經旨闢女子服例匪細必如舊讀亂文例猶可失一服例可乎

注言女子子成人有出道降旁親六朝儒者謂之逆降見梁朱异問李業興語不始賈疏也而此義明後學者羣大訾之余謂此聖人經例鄭特明之非肊撰也若言女子子成人未嫁者於諸親之服皆同男子則不杖期章祖父母條內已兼有未嫁女孫服之矣何以下又言女子子爲祖父母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條內亦兼有未嫁曾孫女服之矣何以下又言女子子未嫁者爲曾祖父母觀彼兩經決知聖人於女子年已笄醴者謂雖未卽嫁而早晚有嫁道若值喪服必一概滿其月數則當婚姻愆期女道外成得歸爲重遂服爲輕惟正尊之服是不敢降若旁親則皆可從降使無失嘉會之時此一經正著有出道者降旁親之專例其餘經皆不出從可知也惟祖父母曾祖父母是正尊不在此例故別出言之鄭注女子子爲祖父母條云經似在室傳似已嫁明雖有出道猶不降注女子子爲曾祖條云此著不降明有所降正康成善於讀經無隱不盡之處若如舊讀則此例專在此條者先致晦盲而爲祖爲曾祖二條之別出言者經意無從知矣

朱子初以舊讀爲得傳意以鄭改傳爲牽强後與余正甫書

始云女子子適人者爲世父等之服獨見此經當從鄭注無疑愚以謂經出此條本非明嫁者爲世父等之常例特以見未嫁者有出降旁親之專例何也女子子爲世父等其但以出降者自可由爲眾昆弟及爲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推知其餘更以尊降者又可由大夫之妻爲姑姊妹嫁於大夫者推知其餘本宗出降之服經不見者尚多何必定見爲世父等若未嫁降旁親不出此條則此例遂無從見此經意也朱子特以鄭氏講禮之宗終不肯違其說故從爲之辭耳

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女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

今本傳曰下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四句賈疏中已述之余玩注說知馬鄭本並無也葢魏晉後從馬王之學者以經言嫁者未嫁者未主名嫁從於大夫其未嫁者妾自從女君以尊降大功義無可破其嫁者若是適士則既以出降又以尊降卽不得爲大功終是破壞因取齊衰三月章嫁者未嫁者之傳以爲此經之傳謂經同傳同師說乃堅耳鄭固未之見也若鄭見傳文已如此豈不計以已讀合傳文則此女子子是大夫之妻此條下明云大夫之妻爲姑姊妹嫁於大夫者傳曰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是爲姑姊妹尊不同者當小功此條上明云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爲士者傳曰尊不同是其妻自爲世叔父母尊不同者以出降大功更以尊降小功此經既不云爲世叔父母之爲大夫者姑姊妹之嫁於大夫者則皆不得爲大功明矣而經是爲

大功如傳云者固不得大功依傳義則舊讀斷不可改改舊讀則傳義斷不可通而必改從新讀鄭何至荒忽如是今即新讀與傳義全背之故而確以上注之標舉錯次全文者證之即本注推本經決知鄭所見之本此經下止有傳曰十八字並無嫁者其嫁於四句也惟其目中胸中絕無嫁於大夫之說其傳曰十八字已定當歸上經則此經直無傳文按經讀之嫁者自主適士言其爲世父母等自從出降一等常例所以不更注說止解未嫁者一層而舊讀以適士之女大夫妻應以出降尊降服小功者乃謂妾從之服大功康成且不啻駁其誤矣

今本傳得與女君同下有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二句賈疏云下言二字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九字總十一字既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讀者自安是誰置之也今以義必是鄭君置之鄭君欲分別舊讀者如此意趣然後以注破之按此則下言二句賈原謂是注文當連上節注末句同爲鄭君分別舊讀者意趣之語不當割置傳下分一注爲兩截傳本久經如是不便輒改而古人經注連寫不似後世明標注疏字樣易爲區畫賈恐讀者見注文鶻突或認爲子夏所著或認爲舊讀所安故預破此兩惑意謂何以大功三句既當在上爲君之庶子下矣則此經原傳止有嫁者其嫁於四句如連下言二句並爲傳詞即不成文理若謂是馬融輩所安馬融喪服經傳注具在得與女君同

下並無是語此斷爲鄭注無疑止須連上節讀耳其下言兩句凡二十一字賈氏不計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十字者以十字是鄭述經文故止計鄭於十字上下所加之十一字朱子謂中包爲世至姊妹十字是也東原戴氏校儀禮集釋退此二十一字上接前注下連本注合作一條以還鄭君之舊合賈氏矣而又譏賈氏以爲世父母十字爲傳以下言十一字爲鄭加亦未全明疏意賈何曾以十字爲傳乎

二十一字之非傳不獨賈疏可憑考賈以前人及賈疏後百年間亦皆不以爲傳其直以爲傳者自開成石經始也杜氏通典大功九月議載此經下稱晉孫略議以爲伯叔父母姑姊妹皆夫家也妻體夫尊降其夫伯叔父母姑姊妹小功妾賤不敢降也張祖高難以爲妻爲夫之黨服降夫一等夫之姑姊妹宜小功妾服君之黨得與女君同豈以貴賤之故而異之按孫略云妾賤不可以恩輕從略故宜在大功今按孫議張難不從舊讀亦不從鄭義並守傳文妾服君黨立說孫謂妾賤不敢同女君小功義雖與傳相違仍與本經爲大功合張之難義以與女君同小功則直不顧本經是大功章矣要可見晉世諸人並不知下言兩句是傳文故於馬鄭外各明已說若見傳已有妾爲私親明文肯作此夢寐耶杜氏在賈疏行百餘年後而主孫恩輕從略之說不以傳言私親正之又可見君卿以前亦並不知下言兩句是傳文也此必唐中葉以後民間不明賈學之徒見此經一注兩截即以二十

一字混作傳文連得與女君同讀之亦自理順詞明因而更
相傳習及鄭覃等校刊石經粗淺無識遵用不疑遂成今本
此石立數十年明儒不窺故知非特字乖師法也然則今本
此傳一經賈氏以前人取齊衰三月章文入之再經賈氏以
後人取注文入之然後扈湊成一理順詞明之傳不有賈疏
何由尋其踪跡哉

芸臺阮氏校勘此經謂下言兩句原連上下注爲注文其說
實本東原戴氏而云唐以前寫校者因注言爛下遂疑下言
二十一字爲文爛在下以故誤爲傳文此則肊揣無理賈疏
具在何唐以前也至云注自舊讀起當次傳文女君同之下
亦本戴氏按篇題疏云若傳不釋經者則注在傳上以釋經
若傳義難明者則在傳下以釋傳此注例也今鄭既以女子
條下之傳當屬上條又原無嫁者其嫁於四句則女子條下
鄭意本無傳矣必無注本條於他條下之理故知注必並在
經下阮說亦非程易疇初見與阮氏同及作足徵記意在處
處力攻鄭氏憑空拈此不辭三字以鄭氏爲斥傳文謂可斷
傳文實有此二十一字程非不知二十一字依賈疏確是注
文而必以誣傳者以不誣傳則不能誣鄭耳其說經之私殆
不可問矣

循注文止是謂舊讀者不知傳文爲錯次因而誤解兩條皆
大夫之妾服耳並不謂傳者說誤至敖繼公即扈湊之本立
論於是累及傳者謂傳者失於分句不審承爲嫁者大功之

說不得故强生嫁於大夫之義以自傳會而爲世父以下文無所屬又以爲亦大夫之妾爲之直是以子夏文學專科反不如一年入學者尙能離經句讀也至謂傳文始蓋在未嫁者下今在此者鄭氏移之更可勿論矣

或曰鄭據齊衰三月章女子子爲曾祖條經與此同以明此亦女子服本親而彼傳固言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此經卽如子言鄭所見之傳本無嫁者四句而以彼經例之辭同義自同則嫁者仍是大夫妻況鄭注子嫁反云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經旣云嫁者卽無前傳亦知是嫁於大夫者也鄭義不仍非乎曰子嫁反之注蓋釋嫁字之義非以明經例也若以經言嫁者必是嫁於大夫則卽子嫁反在室爲父三年者鄭豈以爲非大夫妻仍止服期乎又如繼母嫁從爲之服者鄭豈以爲非嫁大夫子卽不爲服乎知必不然矣且此經主明女子得降之親出者固降卽有出道者亦降彼經主明女子不得降之親出與將出固不降卽出而貴者猶不得降傳者恐人以此經例彼經謂彼嫁者止指士妻故云嫁者其嫁於大夫者而大夫妻以上以下無貴賤皆不敢降正尊止得降旁親之義以明經辭雖同義各有在鄭據以證改讀者止是明經無其字爲爲本親非以經意是一也

或曰子欲伸逆降之說至不惜刪經以就注恐無信者必且得罪曰余固知必爲世罪然世之病鄭者爲不用明順可據之傳文特立新說耳而康成舉所謂錯次之傳之全文具在

注中賈氏計康成明舊讀意趣者之下言十一字具在疏中
後世所見明順可據之傳鄭氏未之先見斯罪矣余奚罪至
經別出女子子爲祖父母爲曾祖父母以著不降則有所降
之專條非此爲世父等而何也鄭氏不先知後人止信經之
出降尊降厭降決不信更有逆降而必苦明經意斯罪矣余
又奚罪
前六年讀此經反覆尋繹得卽本注推本經定康成所據經
傳古本原無嫁者其嫁於四句然後改讀之確可得而明其
說幾備今日重復思之更得卽上條明下條卽記文明經文
益見世儒以改讀病康成者先自病讀書粗心也葢經例凡
爲子女服同者皆子女子並言惟妾爲君之子女例止統
言庶子此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與後殤小功章大夫之
妾爲庶子之長殤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經凡三
條文例是一則此上言庶子已包女子在內下女子嫁者未
嫁者非屬爲世父等爲別言女子之服而何記云凡妾爲私
兄弟如邦人私親大功以下服備此一語而卽此一語可決
知經中不著妾爲其私旁親之服故記特補所不備若如舊
讀是經已見世父等旁親服例餘不出者皆可知矣何待記
補之乎記以經已有爲其父母一條則爲其祖曾亦以不得
體君得遂可知故不及私親正尊而止著兄弟服卽其不及
正尊而兄弟服之爲經所不著益見以上條明下條以記文
明經文改讀豈猶有微罅乎鄭學誠未可以粗心輕議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四十三終

仁和邵順纘
善化劉鉅校

禹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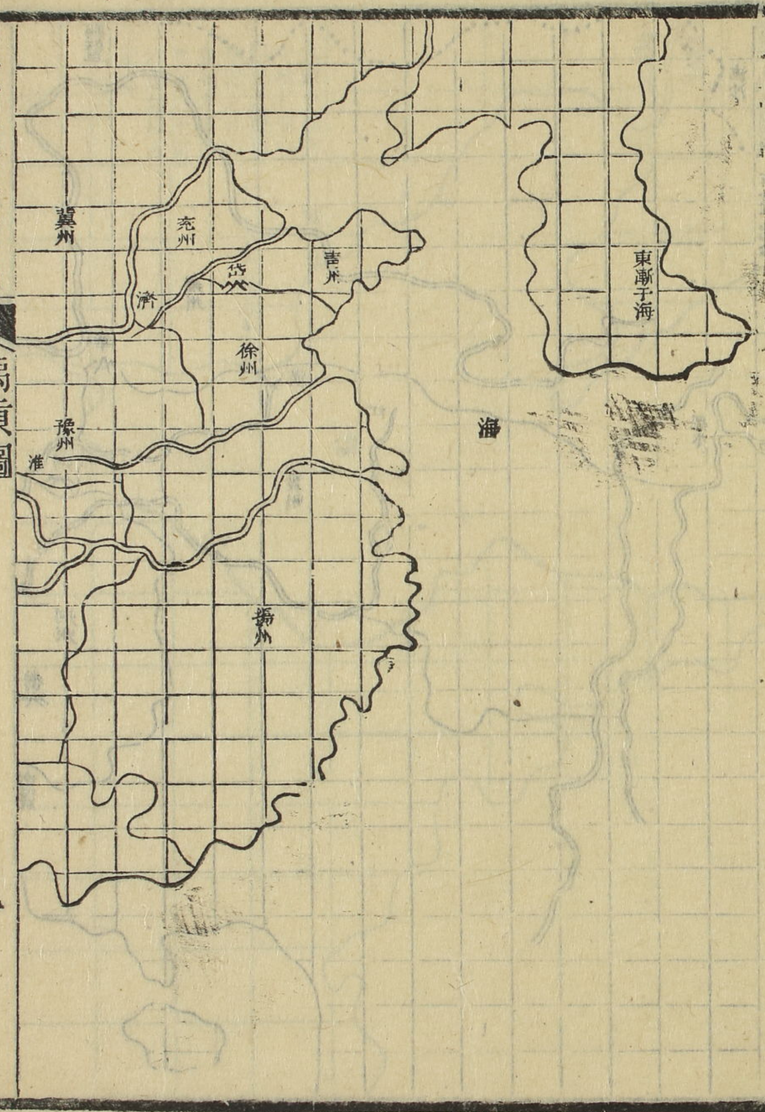
番禺陳澧蘭甫著

凡胡氏圖所繪地域山川未確者以康熙乾隆　內府地圖正之　內府圖用橫綫斜綫陽湖李氏刻本增以直綫今用橫綫直綫以便觀覽

凡禹貢地名山名及水源皆據胡氏所考書今地名以識之水道湮變者據胡氏所考故道皆書今地名識之

凡諸州以水爲界者不必書今地名其無水爲界者據胡氏所考分界處皆書今地名識之

凡胡氏說與鄭注及漢書地理志不合者如九江大別之類今仍之其嶓冢三江黑水之類則不從也



九州圖 旬方二百里

凡胡氏說可疑者如冀州青州以大遼水爲界之類無可考證今亦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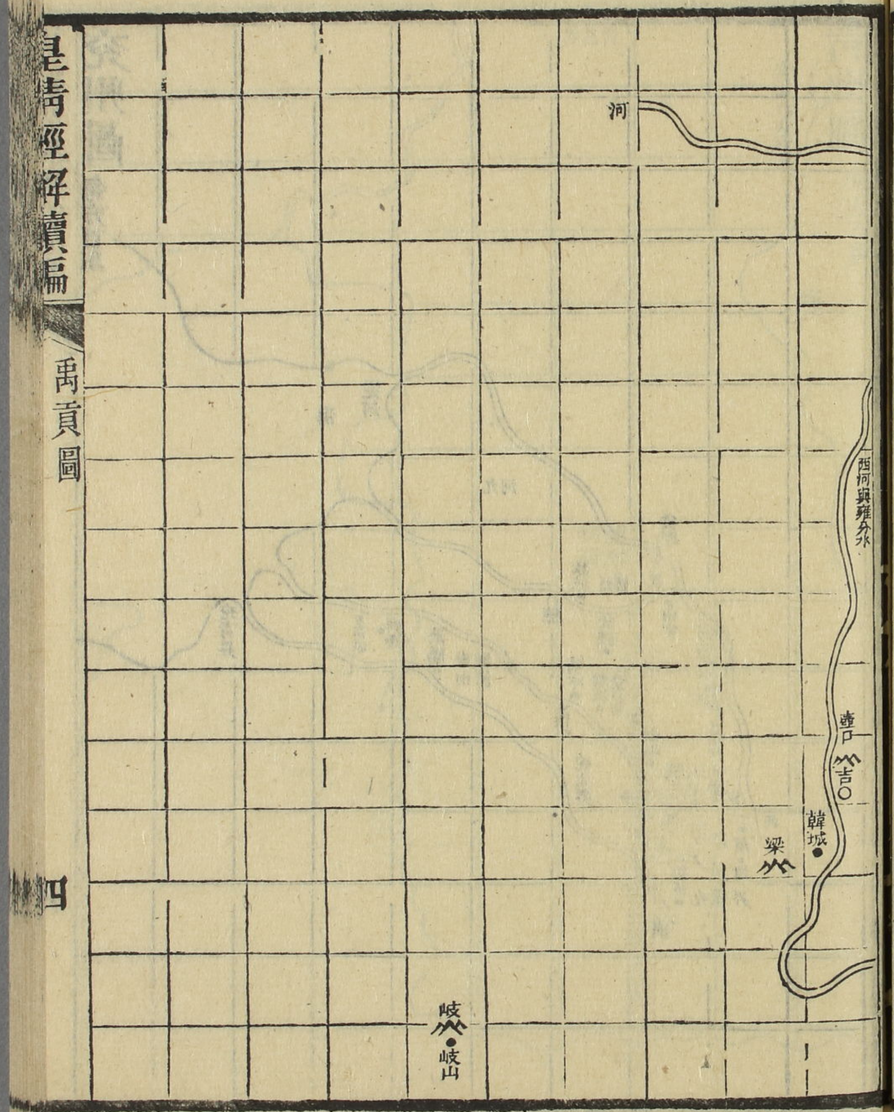
凡胡氏所繪職方爾雅及漢以後諸圖今不繪島夷西戎之類亦不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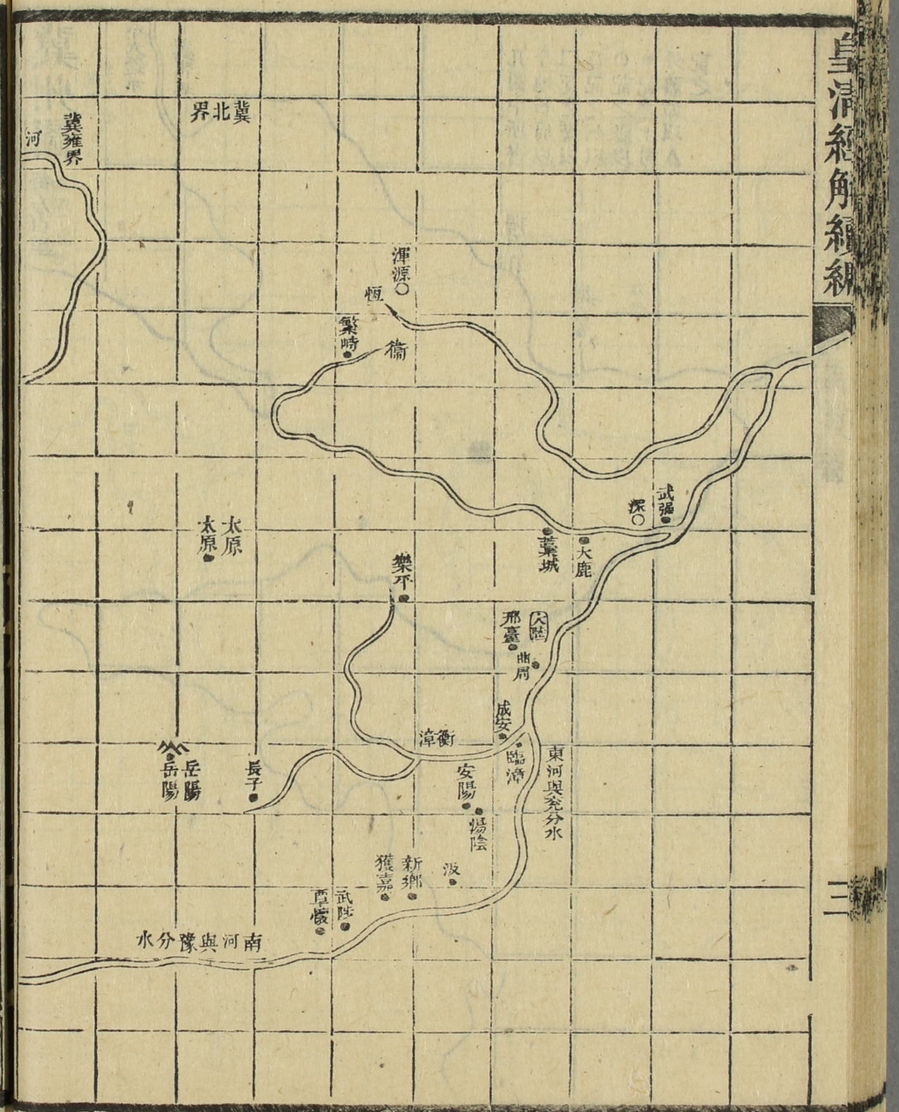
冀州圖　每方百里

凡圖中所書
今地名府以□記之縣以
□記之州以
○記之縣以
●記之土司
外藩蒲以△
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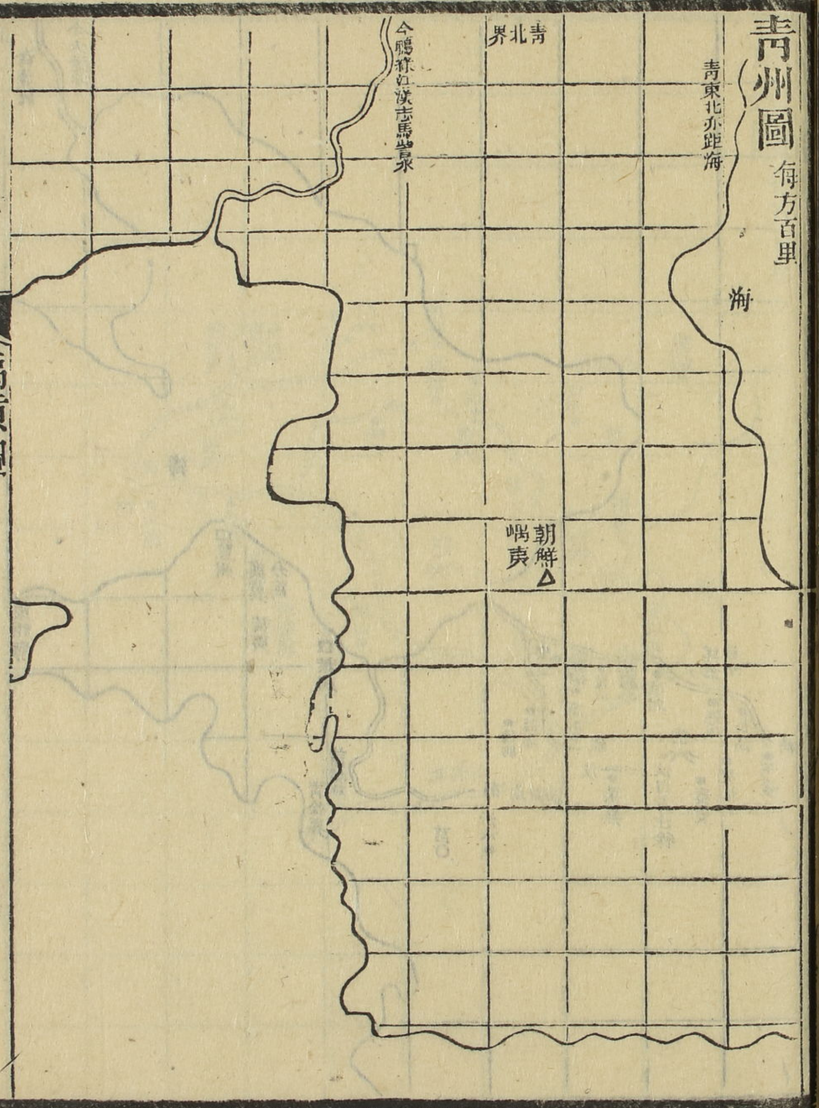
今大遼水
冀青界
碣石
樂亭

朔暨
流沙
西破于流沙
雍州
河
華
漢
江
黑水
梁州
荊
荊州
衡
南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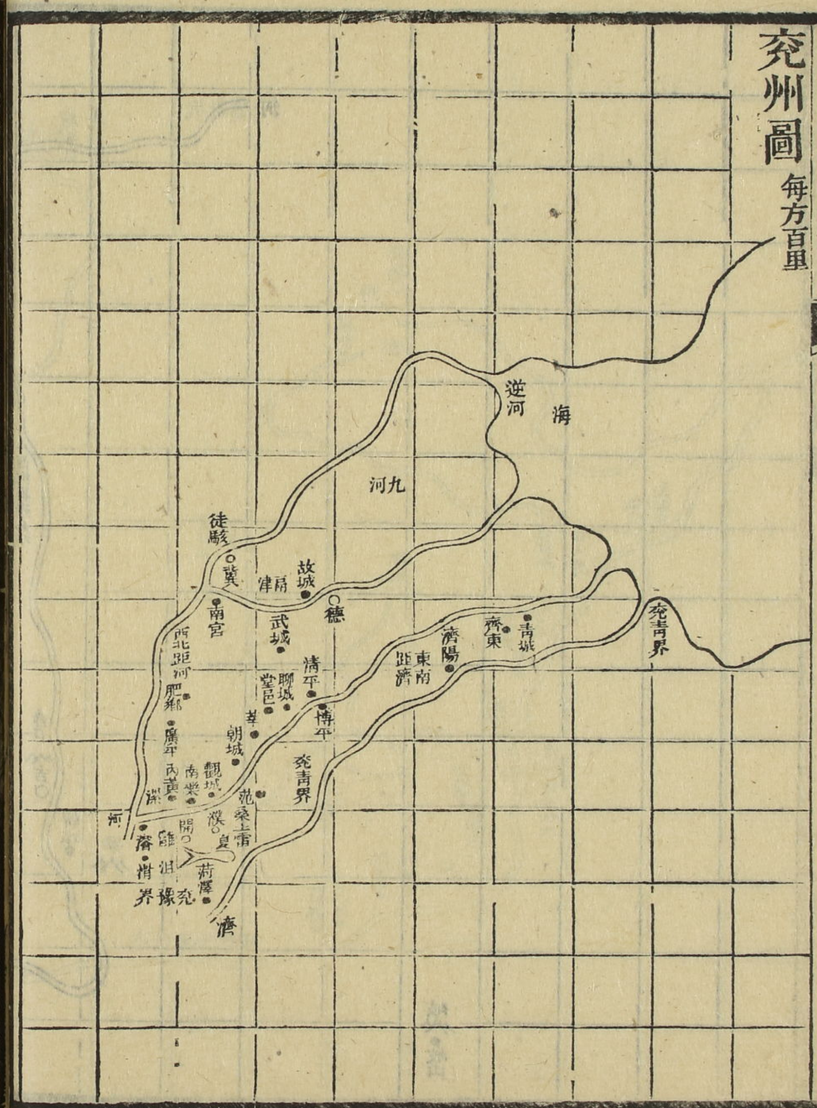

河
西河與雍分水
壺口
吉
韓城
梁
岐
岐山


冀雍界
河
冀北界
渾源
恒
繁時
衡
武強
深
大鹿
冀城
太原
太原
樂平
大陸
邢臺
曲周
成安
臨漳
衡
漳
岳陽
岳陽
長子
安陽
湯陰
新鄉
獲嘉
汲
武陟
覃懷
東河與兗分水
南河與豫分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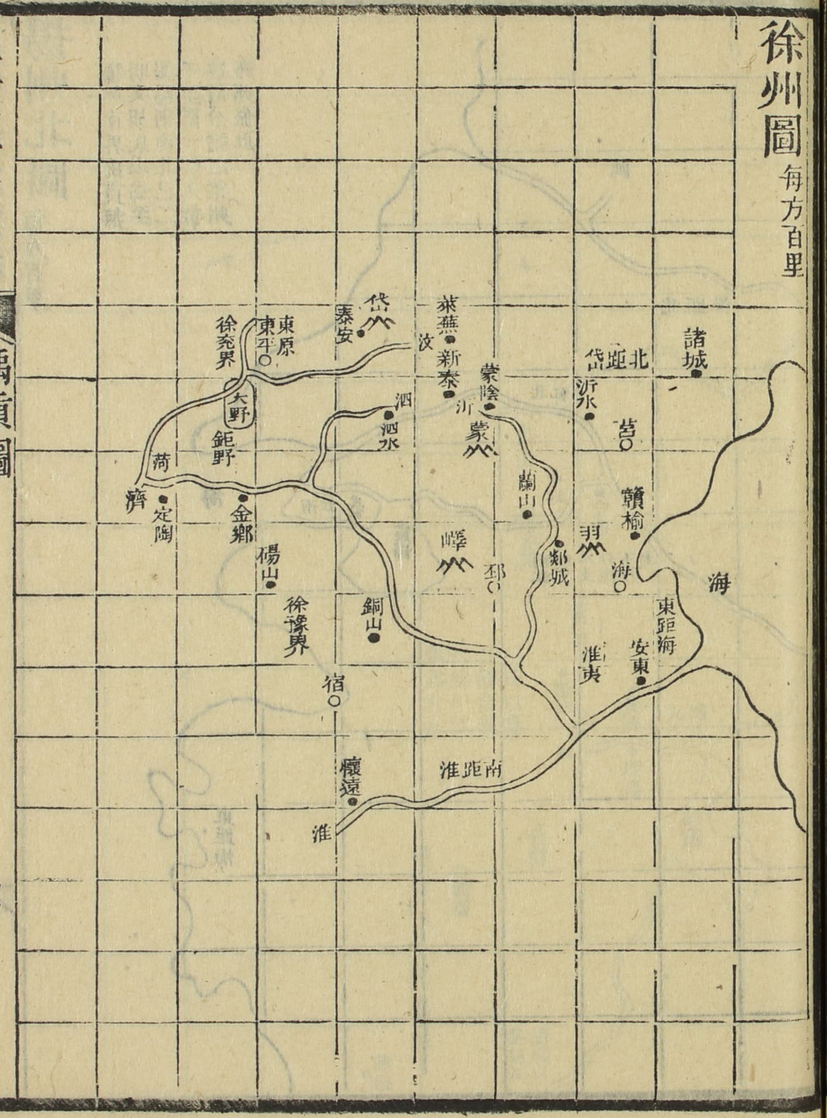
青州圖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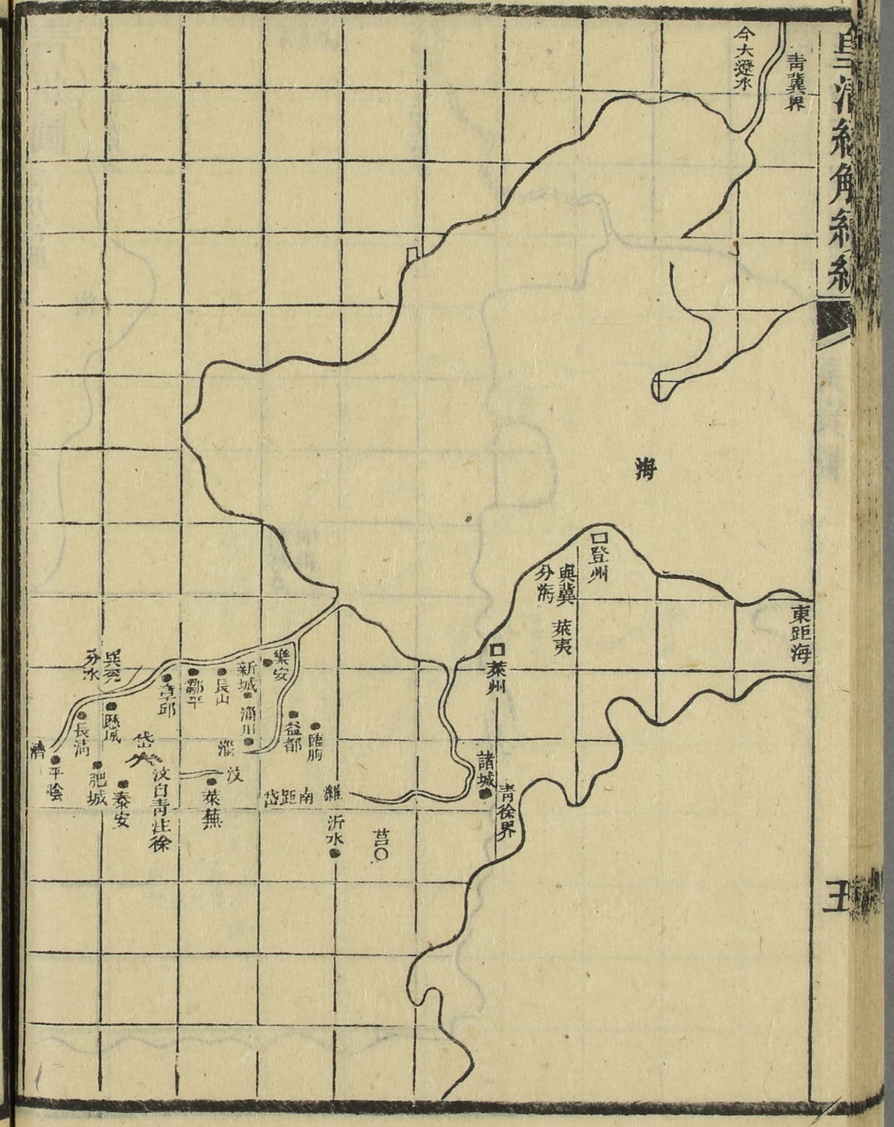


兗州圖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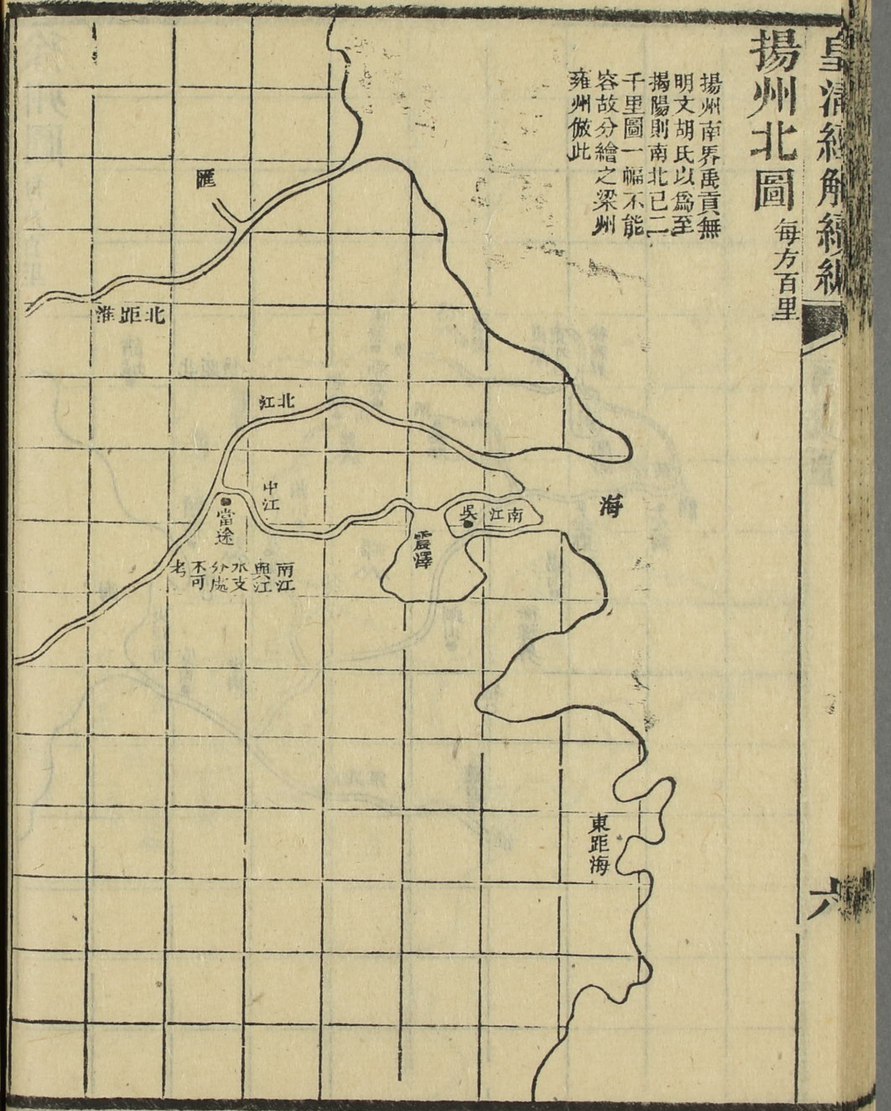
徐州圖　每方百里


泰安
東原
東平
徐兗界
大野
鉅野
荷
濟
定陶
金鄉
陽山
徐豫界
銅山
宿
懷遠
淮
泗
泗水
汶
萊蕪
新泰
蒙陰
蒙山
嶧山
邳
郯城
羽山
海
東距海
淮夷
南距淮
諸城
北距岱
沂水
岱
贛榆
安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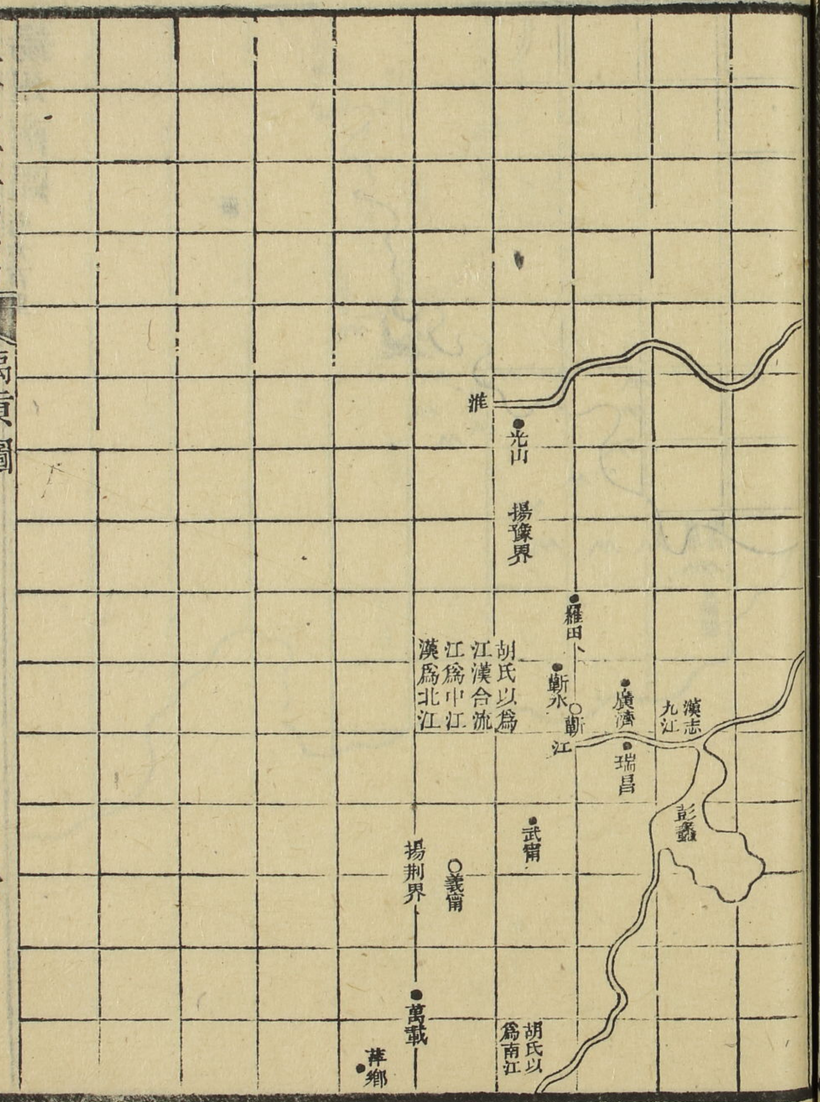

青冀界
今大淸水
海
東距海
登州
萊夷
兗冀分疆
萊州
青徐界
諸城
岱
沂水
南距岱
維
樂安
新城
濰川
長山
高苑
博興
臨朐
益都
壽光
汶
萊蕪
汶自青注徐
岱
泰安
肥城
長淸
平陰
濟

揚州北圖 每方百里

揚州南界禹貢無明文胡氏以爲至揚陽則南北已二千里圖一幅不能容故分繪之梁州雍州倣此



禹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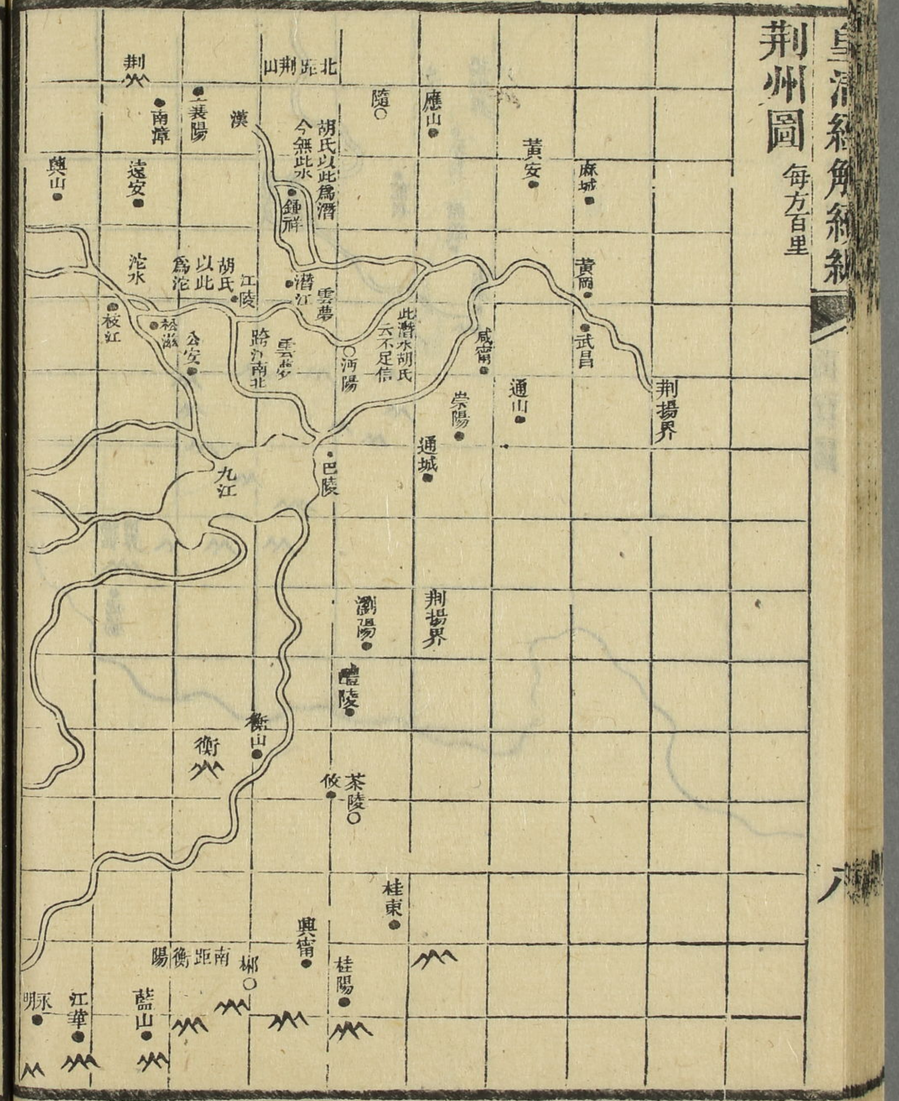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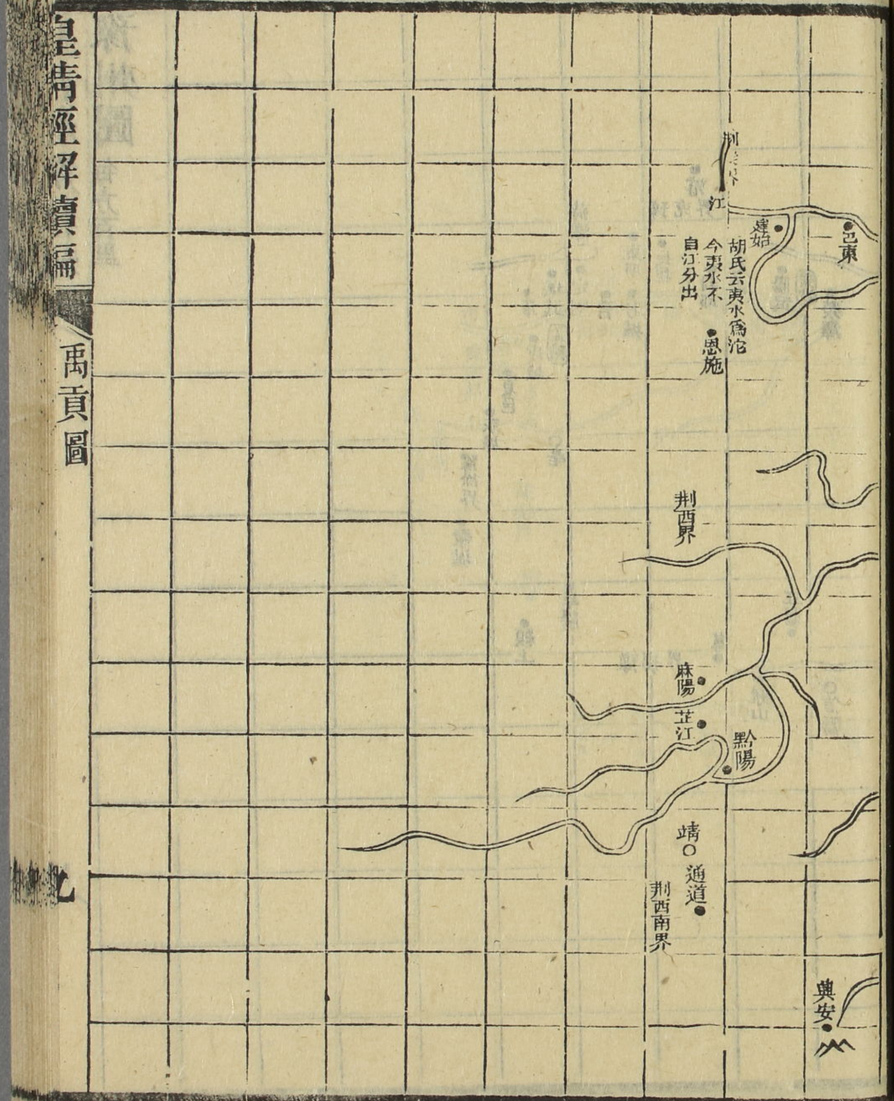
永新
揚荆界
永寧
龍泉
崇義
大庾
胡氏以爲南江
揚西南界
揭陽

揚州南圖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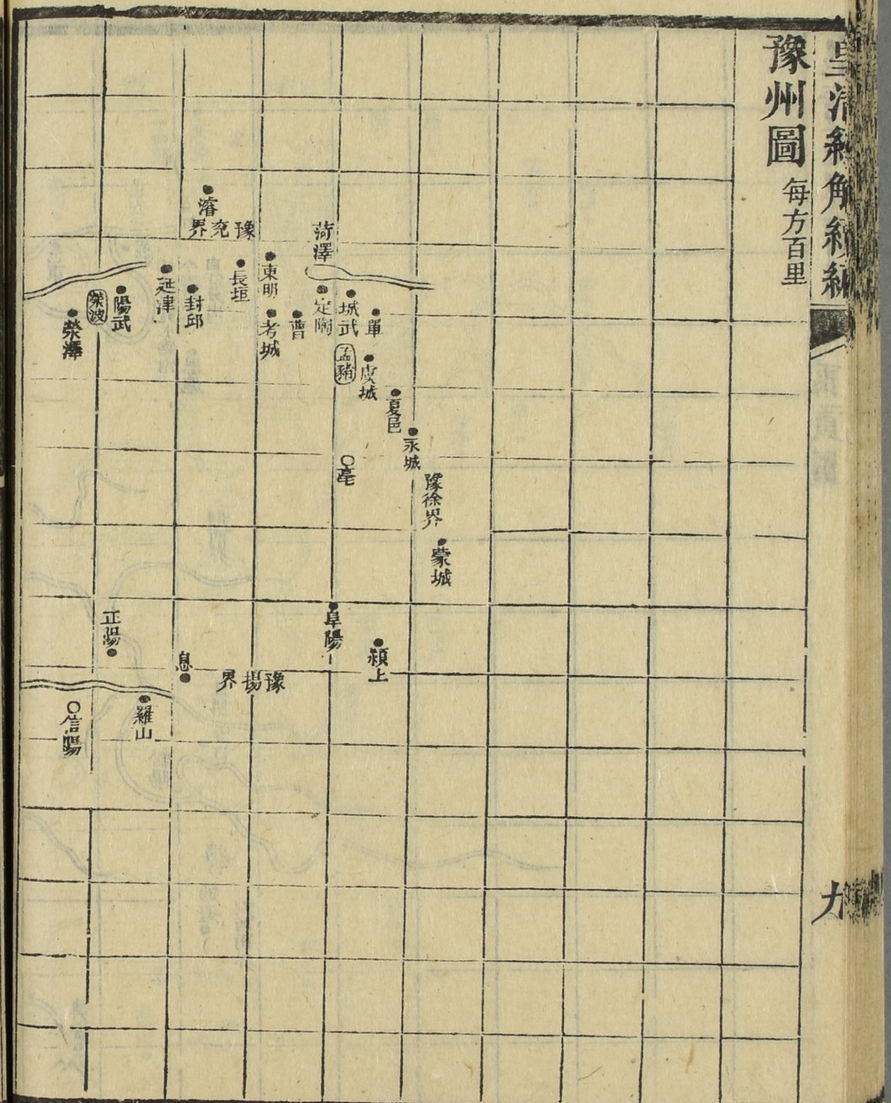
東距海
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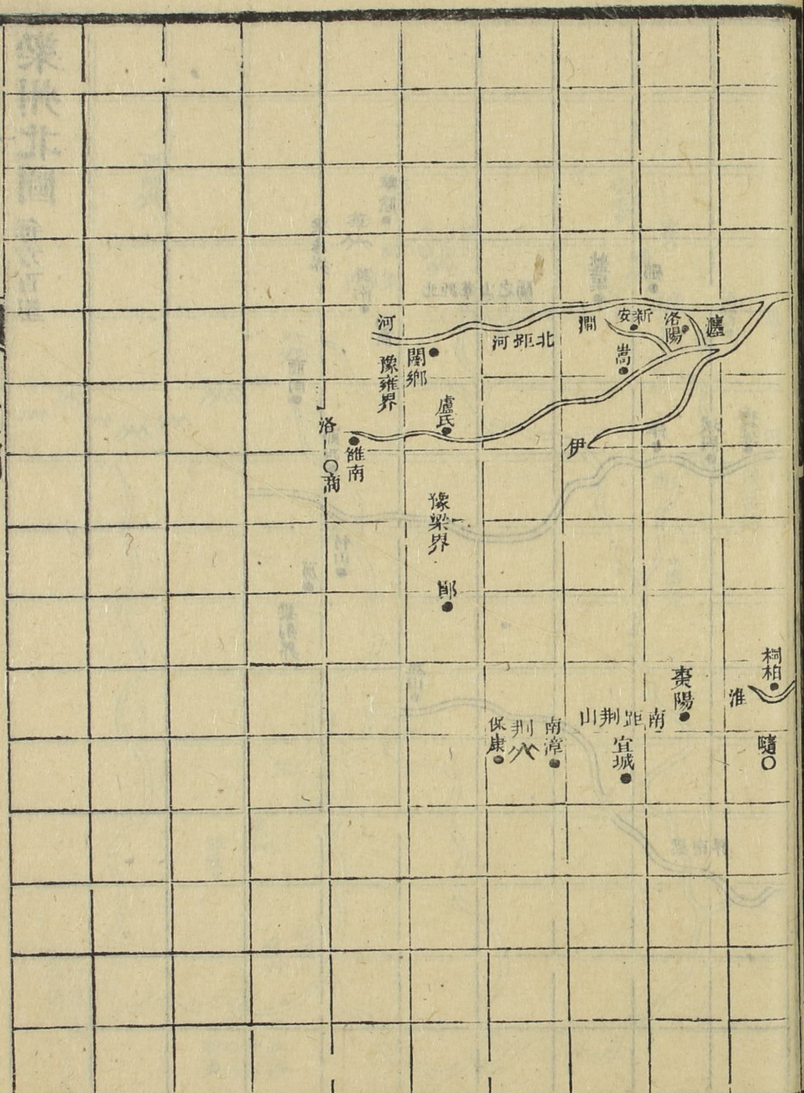
荊州圖 每方百里


北
荊山
荊州
南漳
遠安
鄖山
漢
襄陽
胡氏以此爲潛今無此水
鍾祥
隨
應山
黃安
麻城
黃岡
武昌
荊揚界
通山
咸寧
崇陽
通城
巴陵
九江
瀏陽
醴陵
衡山
衡
茶陵
攸
桂東
興寧
桂陽
南
距
衡陽
郴
藍山
江華
永明
沱水
枝江
江陵
胡氏以此爲沱
潛江
雲夢
此潛水胡氏云不足信
河陽
松滋
公安
跨江南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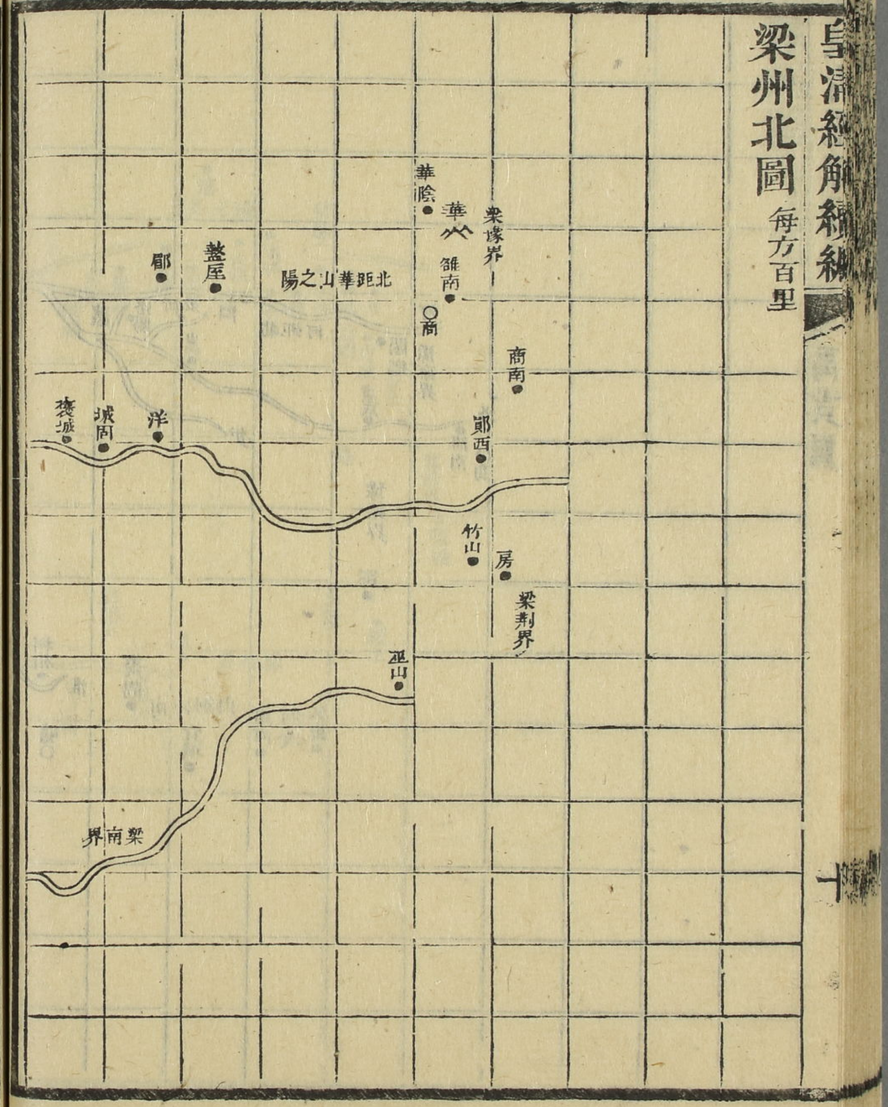

江
卑東
卓始
胡氏云夷水爲沱今夷水不自沔分出
恩施
荊西界
麻陽
芷江
黔陽
靖
通道
荊西南界
興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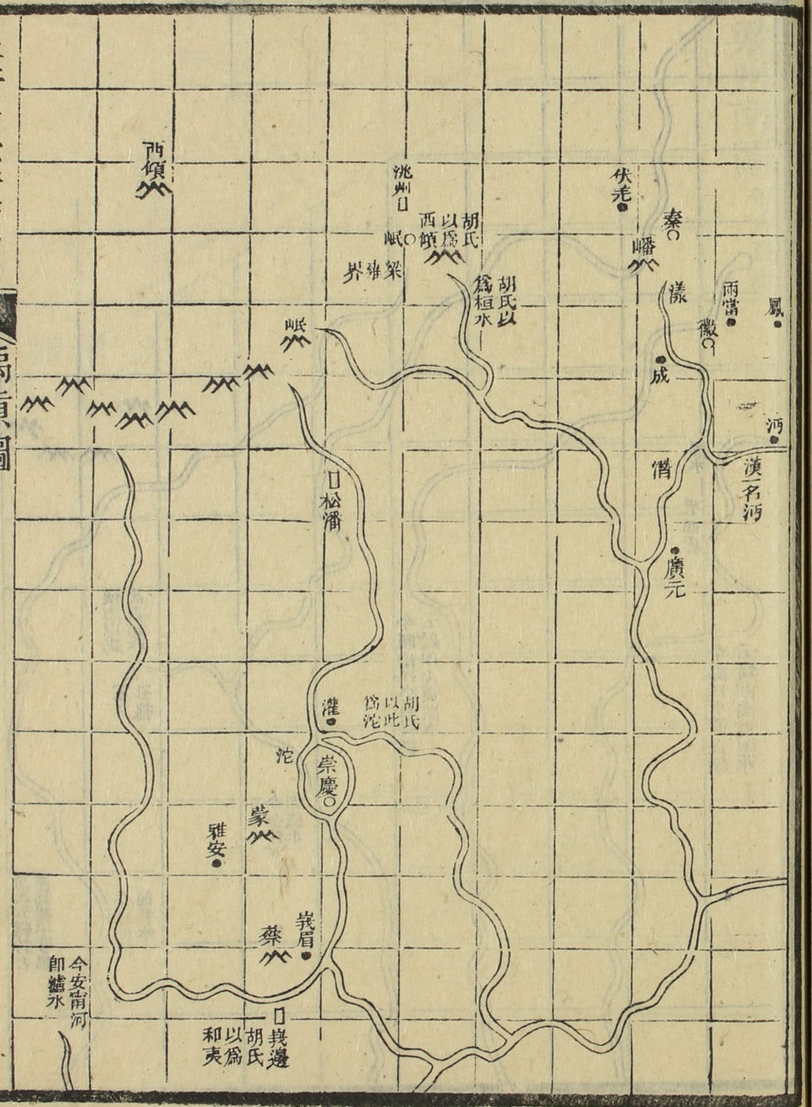
豫州圖　每方百里


荷澤
定陶
濟陽界
陳
長垣
東明
考城
曹
單
城武
成武
虞城
夏邑
永城
豫徐界
蒙城
陽武
滎波
滎澤
封邱
延津
亳
阜陽
頴上
正陽
息
豫揚界
羅山
固始


河
北
河
新安
洛陽
澗
瀍
闋鄉
豫雍界
虞氏
伊
崇
洛
維南
滿
豫梁界
鄭
桐柏
淮
瞪
褒陽
南
荊山
距
宜城
南漳
保康

梁州北圖 每方百里


梁豫界
華陰
華
雒南
北距華山之陽
商
鄠
盩厔
商南
鄖西
褒城
城固
洋
竹山
房
梁荆界
巫山
梁南界


西傾
沔州口
岷
嶓冢
胡氏以爲西傾
胡氏以爲桓水
伏羌
秦
嶓
漾
兩當
徽
鳳
成
河
漢一名沔
漾
松潘
廣元
灌
胡氏以此爲沱
沱
崇慶
蒙
雅安
峨眉
蔡
今安甯河即繡水
胡氏以爲和夷

梁州南圖　每方百里

今安南河即潘水

胡氏以此爲梁南界

今越南國界

黑水　梁西界

今瀾滄江水道提綱云疑即禹貢黑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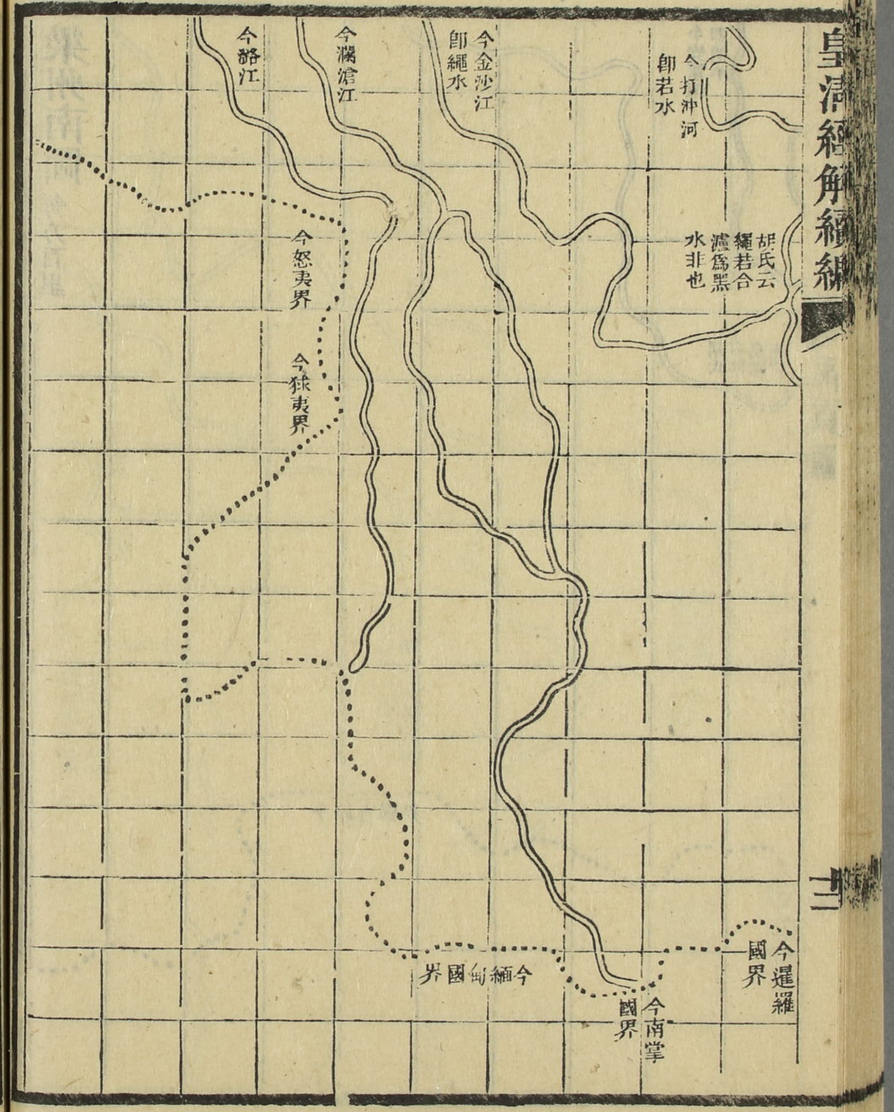
今潞江水道提綱云疑即禹貢黑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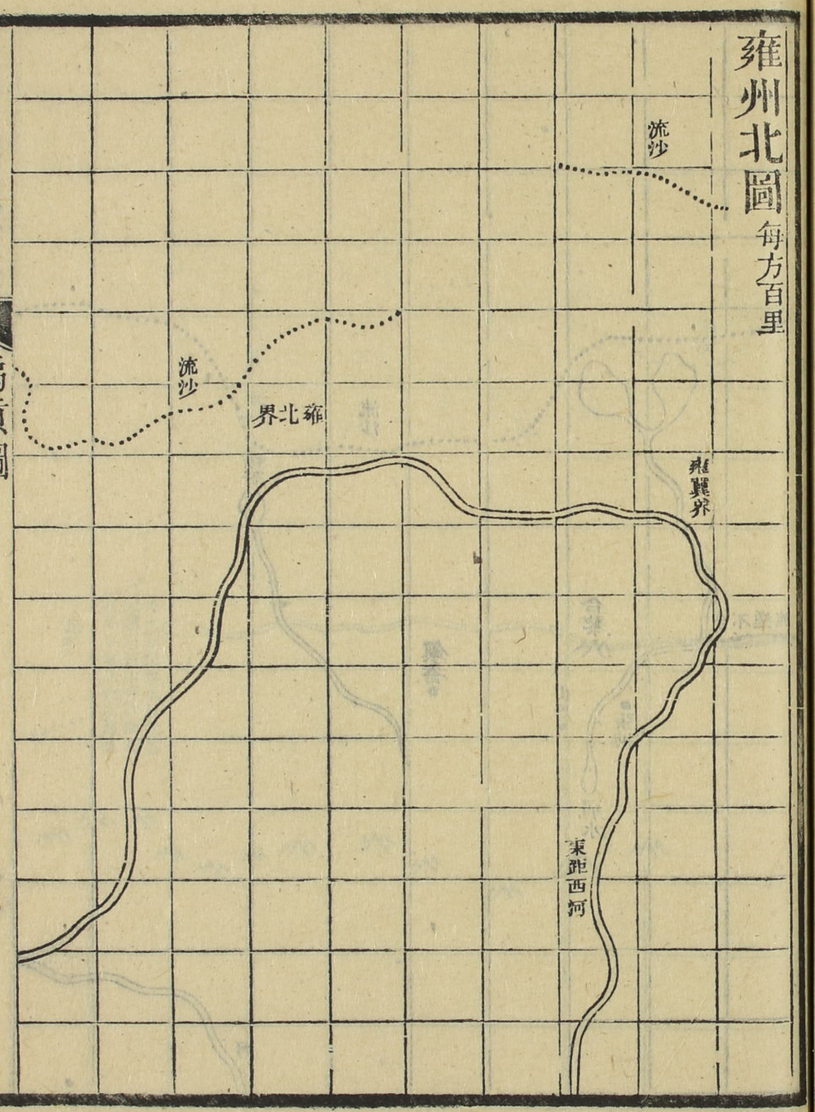
漢志以爲禹貢桓水　△霍耳孔撒

今金沙江即繩水

今打冲河即若水

胡氏云繩若合濾爲黑水非也


今路江
今滿倉江
今金沙江
即繩水
今打沖河
即若水
胡氏云繩若合瀘爲黑水非也
今怒夷界
今狄夷界
今緬甸國界
今南掌國界
今暹羅國界


雍州北圖 每方百里
流沙
流沙
雍北界
雍冀界
東距西河

流沙

流沙

流沙

胡氏圖繪黑水於此然
北處南有山脊西接兩
弱水無入海之路也

流沙

豬野

今不通流

合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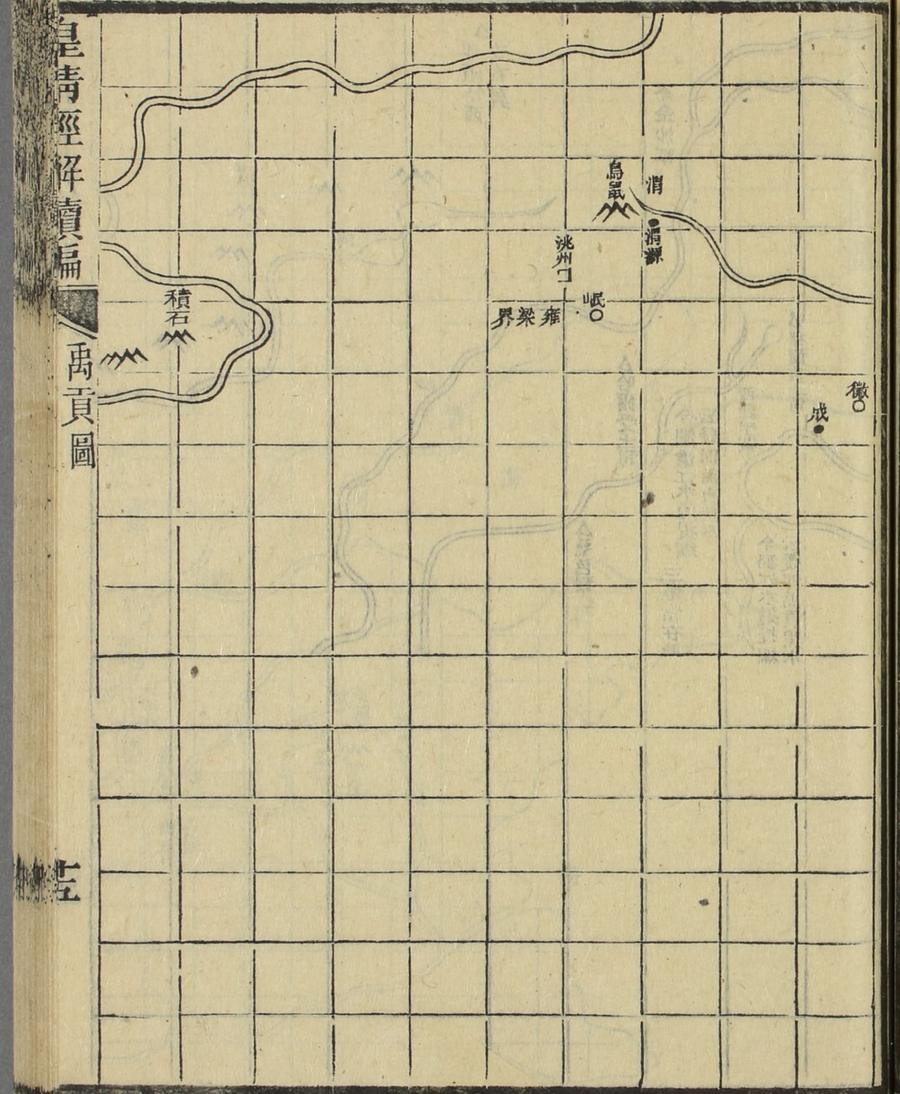
張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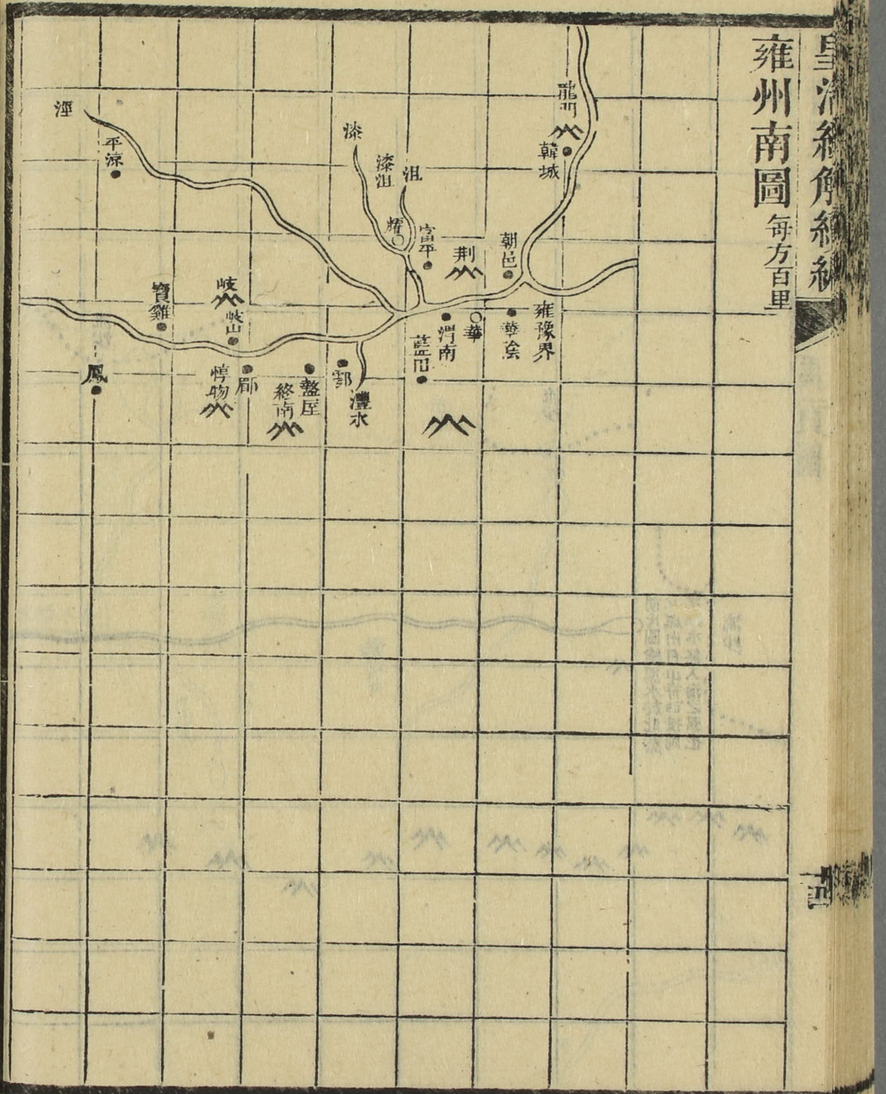
山丹

弱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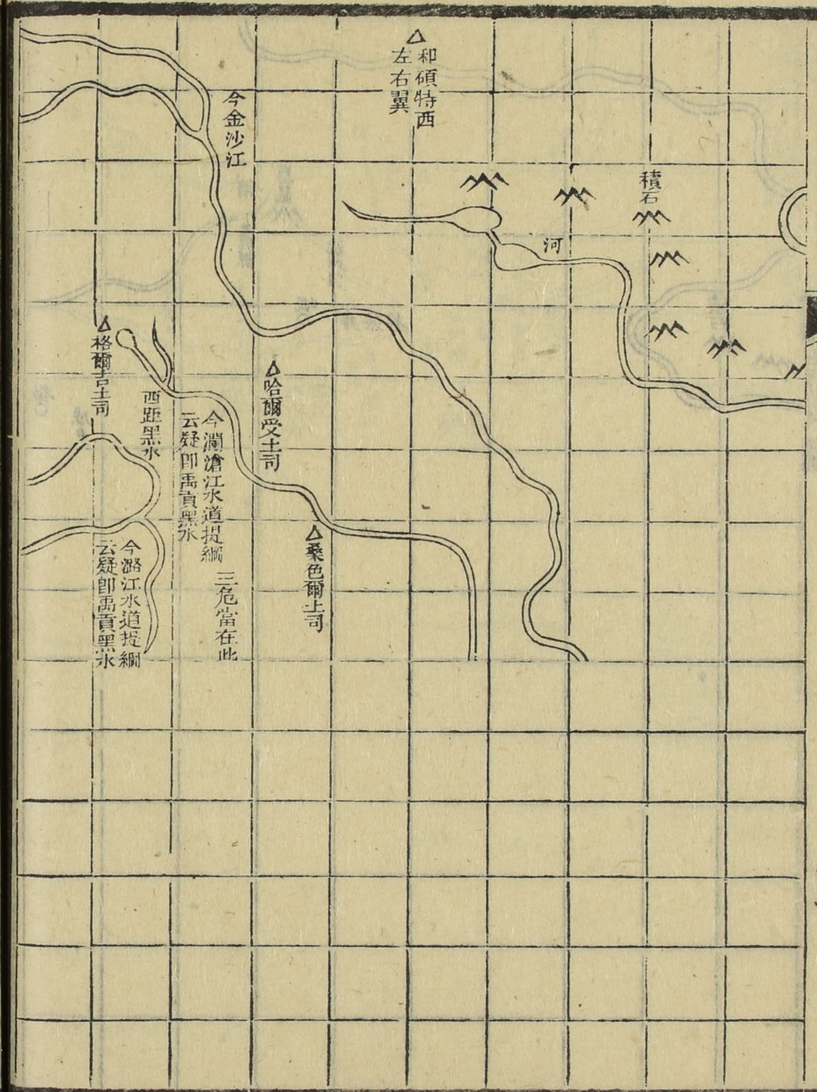
鎮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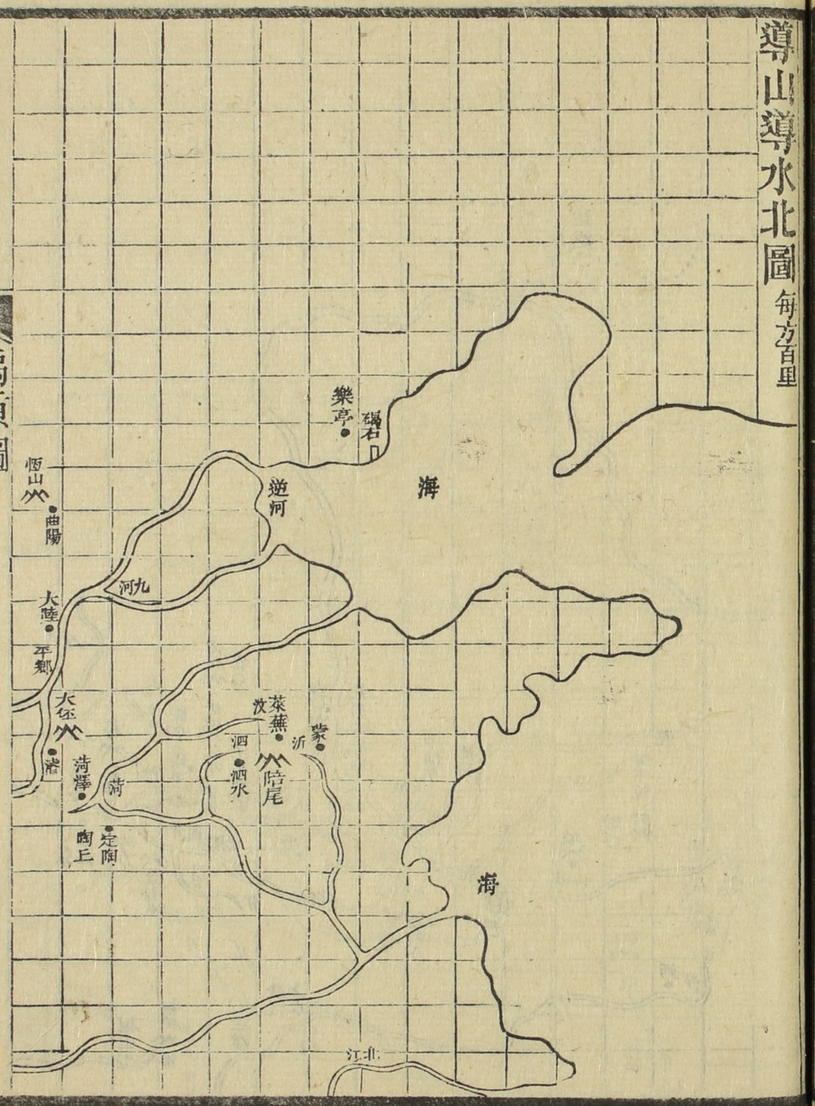
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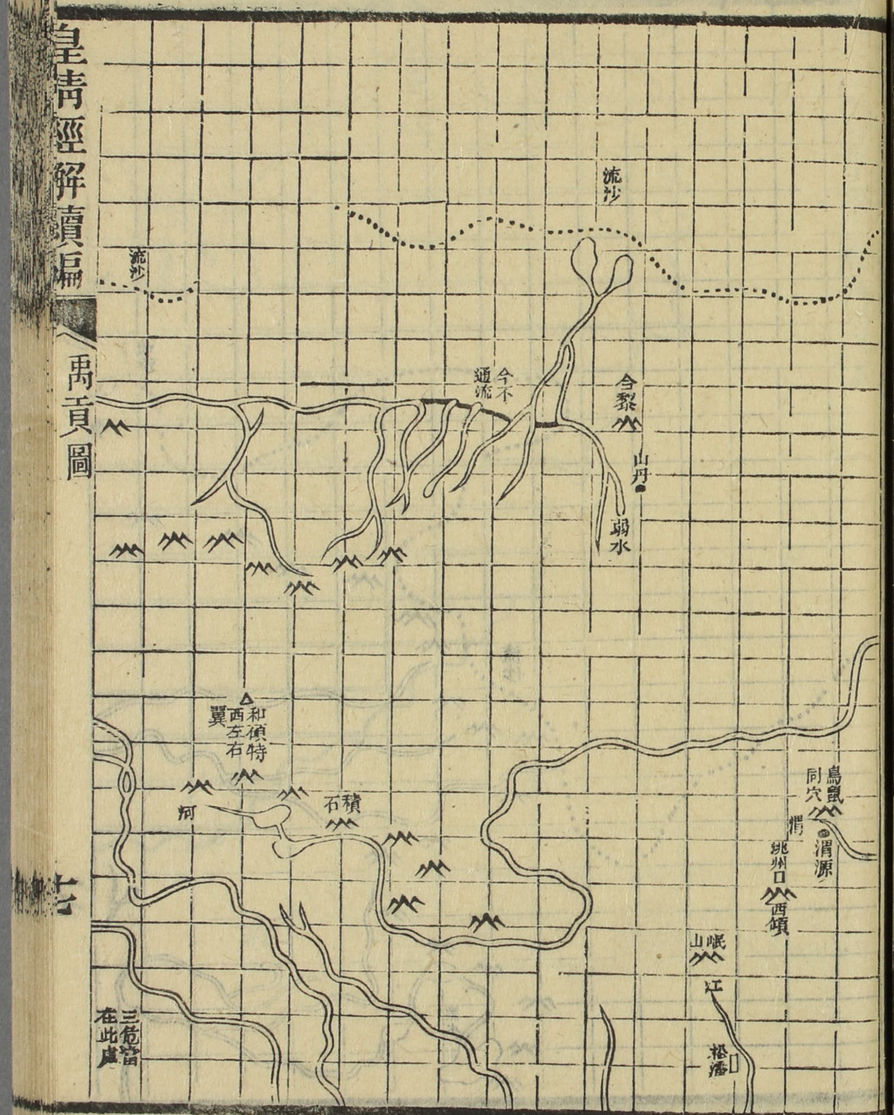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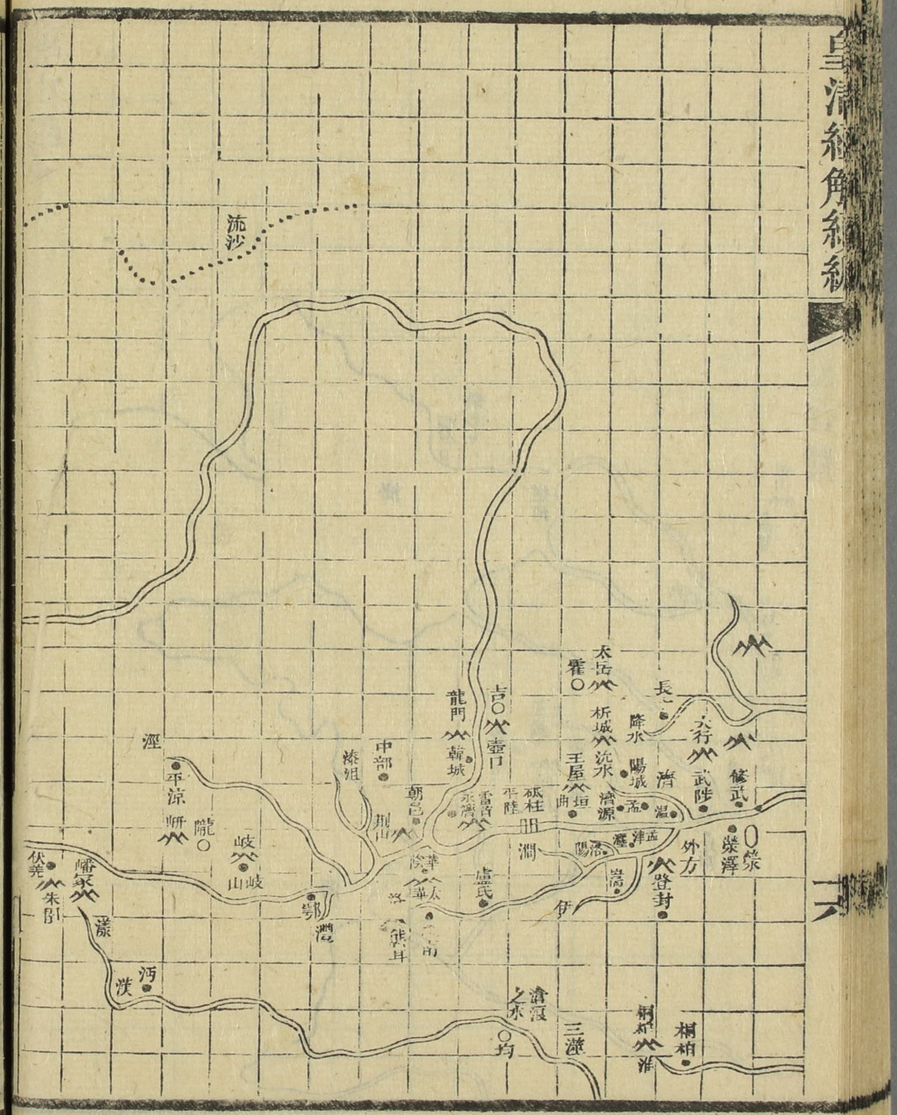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續編
雍州南圖 每方百里


和碩特西左右翼
今金沙江
積石
河
格爾吉土司
西距黑水
今瀾滄江水道提綱云疑即禹貢黑水
哈咽受土司
桑色御土司
三危當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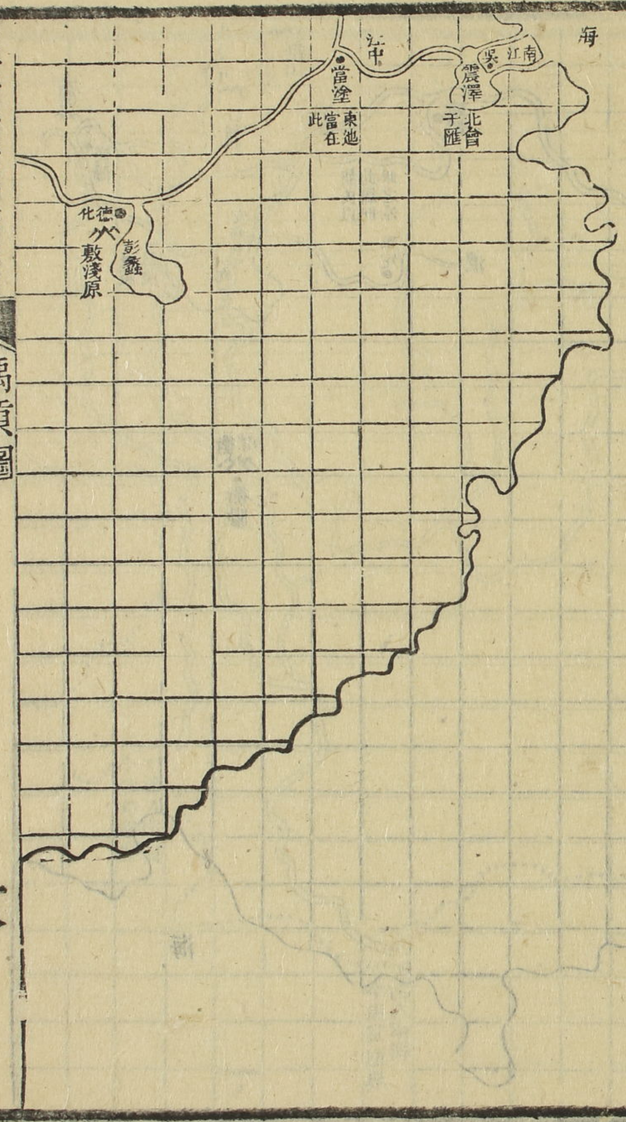

海
碣石
樂亭
逆河
恆山
曲陽
河
九河
大陸
平鄉
大伾
滎
菏
澤
定陶
陶丘
菜蕪
沇
泗
泗水
蒙
陪尾
海
江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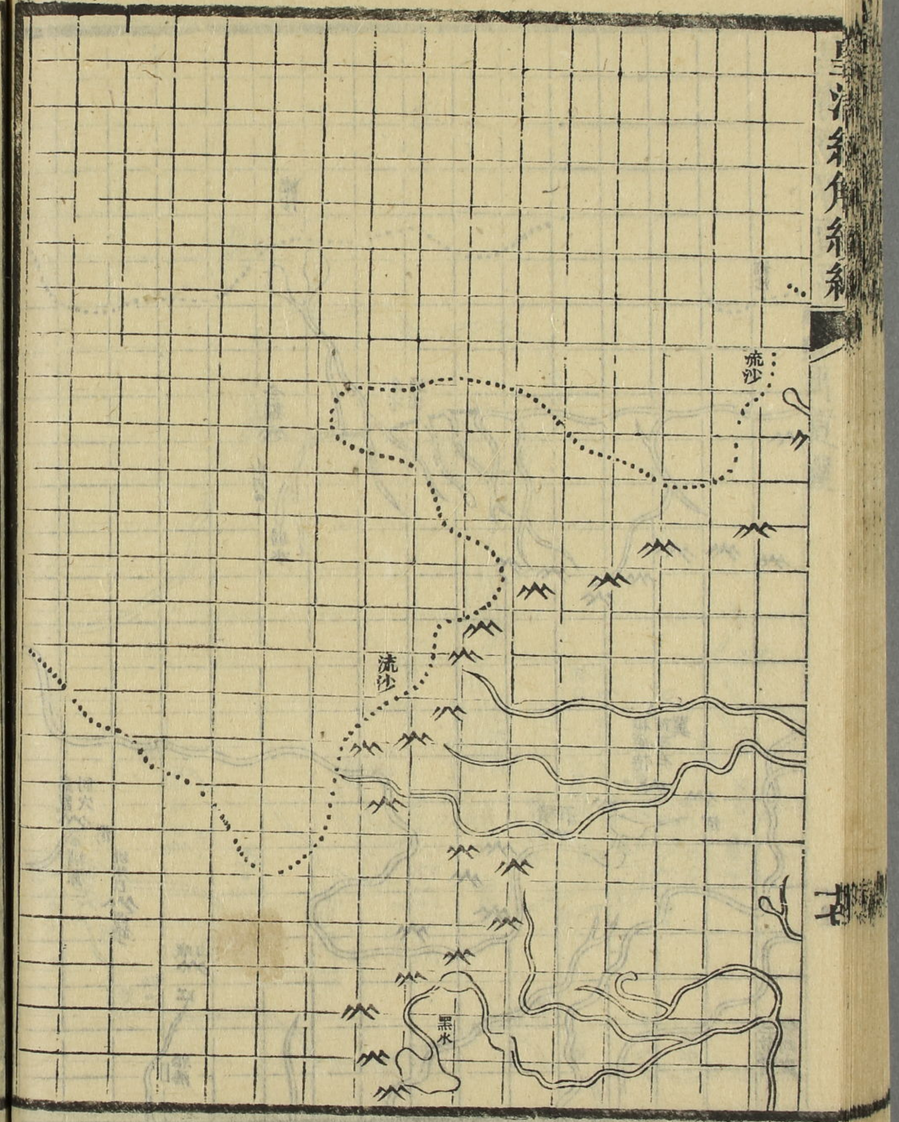

流沙
流沙
今不通流
今黎山
山丹
弱水
和須特
西左右
翼
河
積石
鳥鼠
同穴
渭
渭源
鄠州口
西傾
崏山
江
三危當在此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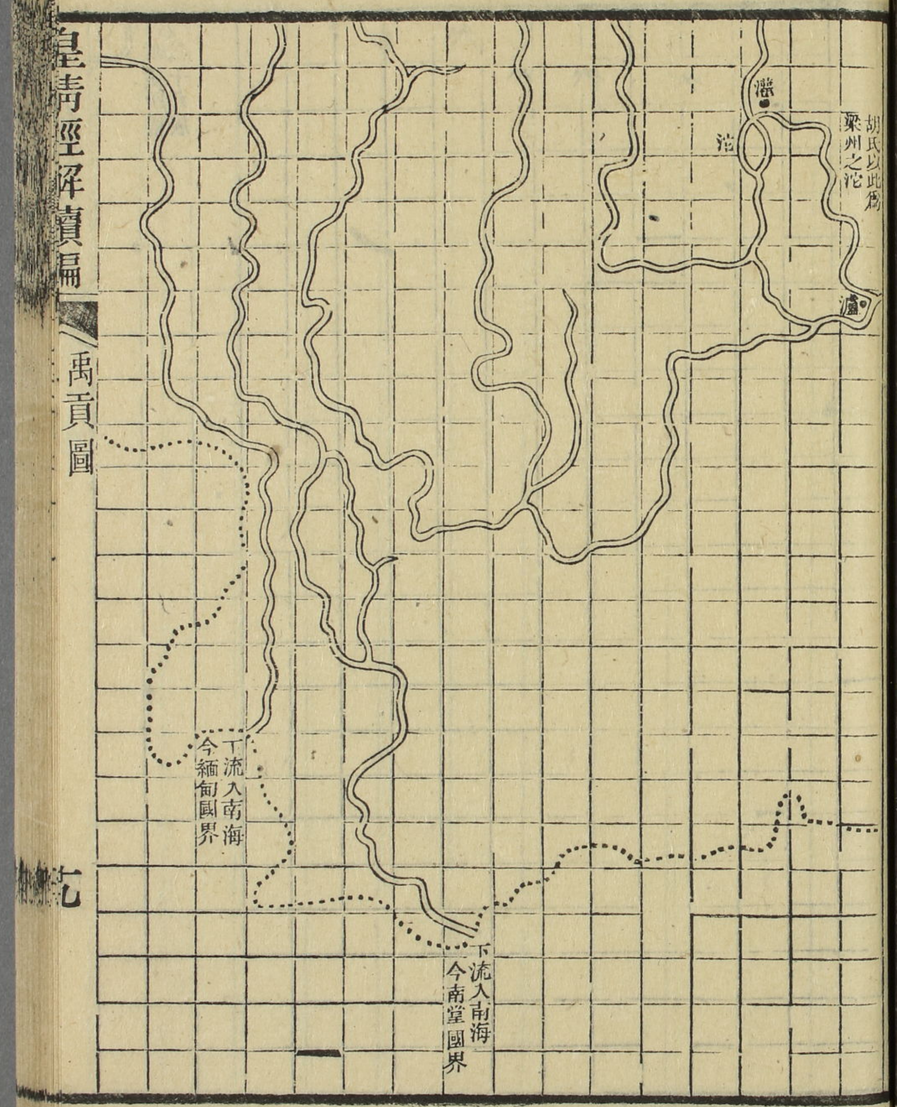

流沙
太岳
霍
析城
沁水
王屋
垣曲
長子
降水
陽城
濟源
孟津
溫
洛陽
六府
武陟
修武
榮澤
外方
登封
伊
瀍
澗
祇洹
平陸
盧氏
龍門
韓城
壺口
中部
梁山
朝邑
華陰
華山
南
熊耳
鄠
灃
涇
平涼
崆峒
岐山
岐
伏羌
朱圉
嶓冢
漾
沔
洪
滑汭之水
均
三澨
桐柏
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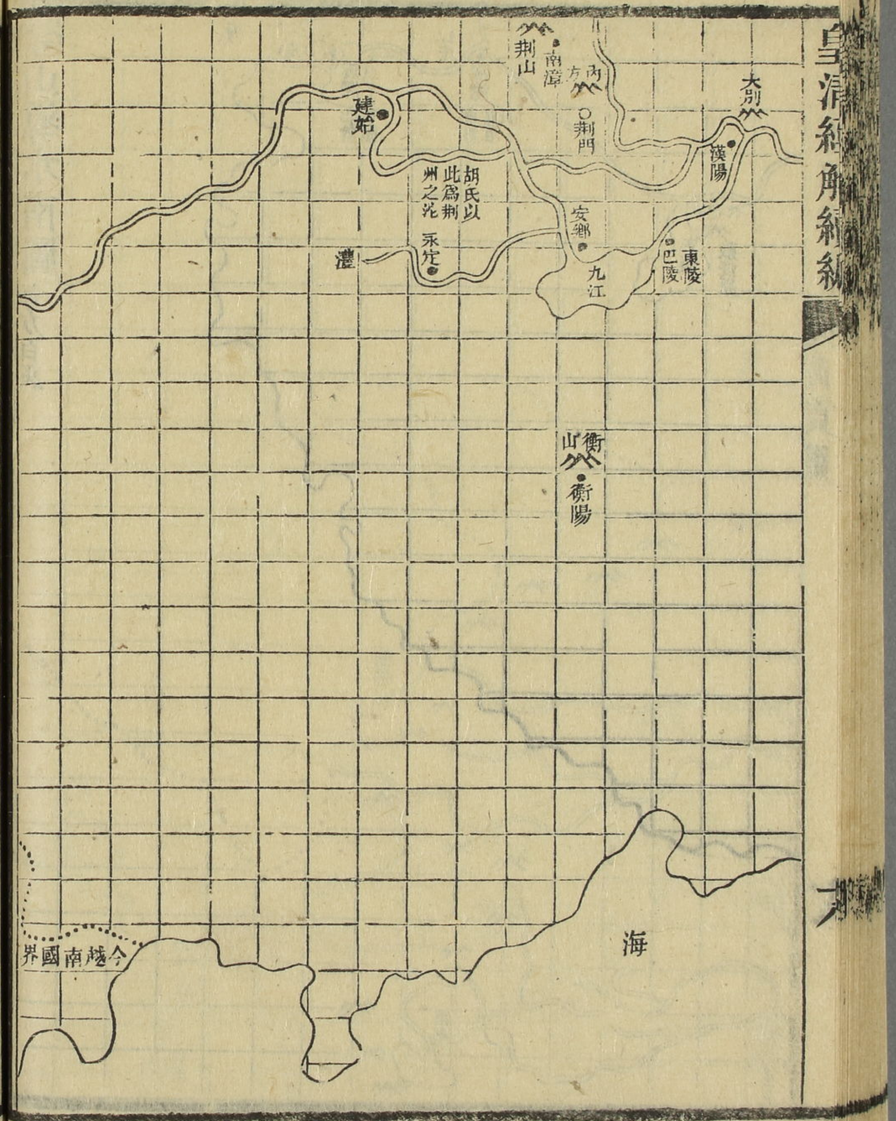
禹貢圖

導山導水南圖 每方百里






潛
沱
胡氏以此爲梁州之沱
漾
下流入南海今緬甸國界
下流入南海今南掌國界


荆山
南漳
內方
荆門
大別
漢陽
建始
胡氏以此爲荆州之沱
永定
澧
安鄉
九江
東陵
巴陵
衡山
衡陽
今越南國界
海

西藏所屬
三十九族

東塾讀書記一

孝經

南菁書院

番禺陳澧蘭甫著

鄭康成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孝經序正義引隋書經籍志亦有此數語其下云明其枝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此二句或亦六藝論之語澧案六藝論已佚而幸存此數言學者得以知孝經爲道之根源六藝之總會此微言未絕大義未乖者矣

說文卷末載許叔重遺子沖上說文書並上孝經孔氏古文說澧謂孔子教弟子孝弟學文許君以二書並上蓋亦此意惜孝經孔氏古文說竟不傳也

長沙王 先謙 善化劉 鐸 校

荀慈明對策云漢制使天下誦孝經後漢書本傳 澧案續漢書百官志司隸校尉假佐二十五人孝經師主監試經諸州與司隸同此東漢之制也咸豐中有

旨令歲科試增孝經論正合東漢之制若督學及府廳州縣官試士以此爲重則天下皆誦孝經如東漢時矣

司馬溫公云嚮若使之盡通詩書禮樂則中材以下或有所不及今但使之習孝經論語儻能盡期年之功則無不精熟矣此乃業之易習者也然孝經論語其文雖不多而立身治國之道盡在其中就使學者不能踐履亦知天下有周公孔子仁義禮樂其爲益也豈可與一首律詩爲比哉再乞資蔭人試經義劄子 溫公書儀云子年十五已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

朱子甲寅上封事云臣所讀者不過孝經語孟之書知南康時示俗文云孝經云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朱子本注云謂依節用本注云謹身謂不作非違不犯刑憲節用謂省使儉用不妄耗費事則身安力足有以奉養其父母使其父母安穩快樂以養父母本注云人能順踈是父母不存亦須如此方能保守父母產業不至破壞乃爲孝順若父母生存不能奉養父母亡歿不能保守便是不孝之人天所不容地所不載幽爲鬼神所責明爲官法所誅不可不深戒也此庶人之孝也本注云能行此上四句之事方是孝以上孝經庶人章正文五句係先聖至聖文宣王所說奉勸民間逐日持誦依此經解說早晚思惟常切遵守不須更念佛號佛經無益於身枉費力也朱子上告君下教民皆以孝經學者勿以朱子有刊誤之作而謂朱子不尊信孝經也

朱子孝經刊誤以仲尼居至未之有也爲一節云夫子曾子問

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澧謂如朱子之言則第一節猶大學章句所謂經一章其下釋經文者猶大學章句所謂傳也雜引傳記者猶中庸章句所謂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也朱子所疑者章首子曰二字及章末之引詩書與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云云乃左傳子太叔述子產之言又疑嚴父莫大於配天非所以爲天下之通訓（語類亦屢有此說）然中庸亦有章首用子曰二字者孟子每章之末引詩書者尤多左傳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曰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此論語孔子告顏淵仲弓者而皆見於左傳則孝經有左傳語不必疑也嚴父莫大於配天與孟子所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文義正同尤不必疑矣

孟子七篇中多與孝經相發明者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亦以服言行三者並言之孝經天子章曰刑於四海諸侯章曰保其社稷卿大夫章曰守其宗廟庶人章曰謹身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亦似本於孝經也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云云正與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相反亦可以爲孝經之反證也（司馬溫公家範引孝經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其下亦引孟子所言五不孝　孟子外書四篇其一卿題辭雖以外篇爲後世依託然亦必出於孟氏之徒也）

陶淵明有五孝傳或疑後人依託澧謂不必疑也蓋陶公於家庭鄉里以孝經爲教稱引故實以證之故其庶人孝傳贊云嗟爾眾庶鑒茲前式司馬溫公家範錄孝經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句每句各引經史以證之蓋孝經一篇皆論以孝順天下之大道惟此五句爲孝之條目故加以引證亦所謂鑒茲前式也困學紀聞云彭忠肅公以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嚴集格言爲五致錄司馬溫公家範亦以五致類事忠肅之書本此澧案朱子孝經刊誤卷末云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明孝經之旨者別爲外傳黃直卿亦輯錄諸經傳言孝者爲孝經本旨二十四卷見直齋書錄解題卷三孝經大義在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保其天下國家其祖考基緒不絕其子孫爵祿不替庶人謹身節用爲下不亂如此則天下世世太平安樂而惟孝之一字可以臻此亡友桂星垣嘗與

澧論此云論語第二章言孝弟則不犯上作亂即孝經所謂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斯言得之矣星垣名文耀南海人官江南淮海道

四庫全書總目謂孝經與禮記爲近又以魏文侯有孝經傳則孝經爲七十子之遺書此考據最確無疑義矣仲尼居曾子侍與孔子閒居子夏侍仲尼燕居子張子夏言游侍文法正同大戴禮主言篇孔子閒居曾子侍文法亦同其書言孝道乃天下之大本中庸立天下之大本鄭注大本孝經也故自爲一經此經是孔子之言其筆之於書者但可謂之述不可謂之作故鄭君以爲孔子作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則云曾子作黃東發日鈔以孝經爲首而論語孟子次之以讀經者當先讀此經也王儉七志以孝經居首見經典釋文序錄

經解云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此引孝經也喪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四十六

東塾讀書記二

南菁書院

番禺陳澧蘭甫著

論語

論語二十篇以學而時習之五字爲首趙邠卿云聖人之道學而時習（孟子章指）得其意矣陸氏釋文云以學爲首者明人必須學也亦至精之語

陸象山云論語中多有無頭柄底說話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語錄）此象山妄說黃氏日鈔已駁之矣陸清獻云子曰學而時時習之開口說一箇學字要討箇著實所學者何事如何樣去學注只云學之爲言效也未言如何效又云所以明善而復其初亦未言善是如何初是如何若不討著實則皆可爲異

服四制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大戴禮本命同）皆孝經之語

孝經鄭注諸書所引者雖多然無以定爲康成注惟郊特牲正義引王肅難鄭云孝經注云社后土也（此依校勘記所稱惠棟校宋本）句龍爲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鄭以社爲五土之神句龍配之）故王肅以爲自相違反也此王肅所難是康成注明矣劉光伯謂肅無攻擊孝經鄭注者殆未詳考耶（劉說見孝經序疏）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四十五終

善化劉鐸長沙王賓校

學所借須將大學八條目細細體認然大學八條目亦何嘗不可借如象山陽明輩皆是借大學條目作自己宗旨又須將朱子章句或問體認然後此學字有著落大抵學也者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是也所學者人倫事物之理本於天命之性是也（松陽講義卷四）澧謂清獻欲求學字著實誠是也然求之朱注求之大學求之章句或問何如求之論語乎論語言學者學而章爲首次則弟子章曰則以學文又次則賢賢易色章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然則所學者文也賢賢以下四事也又次則君子不重章曰學則不固又次則君子食無求飽章曰可謂好學然則學之當重而固也當不求安飽敏事愼言就正有道也論語二十篇學字甚多皆同此學字也如此求之則著實矣此澧之管見安得起清獻而質之

學者何讀書也朱子云昔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而夫子惡之然則仕本於學而學必讀書固孔門之遺法也（盡心堂記）澧謂子夏言賢賢易色四事而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二學字亦必以讀書解之乃通猶云如此之人雖曰未讀書吾必謂之讀書也朱子又云書只貴讀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語類卷十）此解學字爲讀字尤明白矣

朱注云學之爲言效也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澧案學訓效見尚書大傳及廣雅釋詁角弓詩云爾之教矣民胥傚矣鄭箋云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學之此亦可證學之爲言效也　毛西河四書改錯云學字注作效字從來字學並無此訓西河之妄如此蓋惟上古聖人

生而知之至於後世則衆人必效聖人後聖亦必效先聖後王亦必效先王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此衆人之效聖人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此後聖之效先聖也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此後王之效先王也後覺效先覺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顏氏家訓云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矍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忘己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茶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彊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懾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勉學篇此所謂學之爲言效也昔吾友侯子琴云學之爲言效也如學書者云學歐學褚是效歐效褚也學詩者云學杜學韓是效杜效韓也學梓匠輪輿亦效其師之爲梓匠輪輿也此說最明切子琴名度番禺舉人廣西試用知縣

時習者何也求之古傳記之書則學記云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孔疏云言教學之道當以時習之然則孔沖遠解論語時習爲每日有正業也魯語云士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此蓋所謂時習也求之後世之書則司馬溫公云范文正公掌府學課諸生

讀書寢食皆有時刻（溧水紀聞卷十）王伯厚云凡作工夫須立定課程日日有常不可間斷縱使出入及賓客之類亦須量作少許風雨不移（辭學指南）此蓋所謂時習也蓋讀書必立定課程朝讀此書則朝朝讀此書而不移於夕夕習此業則夕夕習此業而不移於朝有一定之時刻有一定之功課今塾師教童子猶如此蓋聖人之學千古未變者也

論語最重仁字編論語者以孝弟爲仁之本爲言仁之第一章巧言令色鮮矣仁爲言仁之第二章他如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皆遠在其後且孝弟巧言二章以有子之言在前孔子之言在後尤必有故矣蓋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賓惟顏淵仲弓乃能請事斯語若爲人孝弟不巧言令色則智愚賢否皆必由此道而孝弟尤爲至要此其編次先後之意也此二章之後則弟子章曰汎愛衆而親仁孔子於子路冉有公西華皆曰不知其仁於令尹子文陳文子皆曰焉得仁（此與焉得儉焉得知焉得剛何法同上文未知二字爲句知去聲見漢書古今人表序及皇疏引李充說）而教弟子則曰親仁弟子安所得仁者而親之乎惟先有孝弟巧言二章在前則親仁之仁不煩言而解蓋卽孝弟不巧令之人耳此則十室之邑有之矣以此見論語之言仁至平至實而深歎其編次之善也（三省章在前千乘章在後治身先於治國也弟子賢賢二章皆言學弟子謂年幼者賢賢易色事君致身則壯有室強而仕矣編次先後亦似有意也弟子謂年幼者劉端臨論語駢枝之說賢賢易色主夫婦而言陳亦韓經咫之說）

巧言令色四字孔子引尚書也鮮矣仁三字孔子說尚書也孔子述大禹之言以講仁字經義之最大者也（黃石齋榕壇問業云某初讀論語問

先生云頭一葉書孔子只教人讀書有子如何教人孝弟孔子只教人省事聞者大笑某今老來所見第一件猶是讀書第二件猶是老實澧未見榕壇問業之書見明儒學案卷五十六載此條嘗與鄭小谷論之小谷云老實二字解巧言令色章甚精

朱子云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語類卷十二又云若每章翻來覆去看得分明若看得十章敢道便有長進卷二十一澧案爲人孝弟賢賢易色事君致身朋友有信五倫之事備矣賢賢易色主時習學文格物致知也忠信不巧言令色誠意正心也三省修身也孝弟齊家也道國治國也犯上者鮮作亂者未之有天下平也大學八條目備矣此皆在學而篇前十章者也朱子教人讀一篇再則教人看十章可謂善誘學者如欲長進則盍遵朱子之教乎

宋儒好講一貫惟朱子之說平實語類云嘗譬之一便如一條索那貫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須是積得這許多散錢了卻將那一條索來一串穿這便是一貫若陸氏之學只是要尋這一條索卻不知道都無可得穿卷二十七今人錢也不識是甚麼錢有幾箇孔門久曰公沒一文錢只有一條索子同上

困學紀聞云孔門受道唯顏曾子貢自注云子貢聞一以貫之之傳與曾子同卷七澧謂必以一貫爲受道論語二十篇中無夫子告顏子一貫之語也何以顏子亦受道乎顏子自言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爲受道無疑矣此卽一貫無疑矣然第六篇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第十二篇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邢疏云弟子各記

所聞故重載之然則顏子所受博文約禮之道諸弟子所共聞豈單傳密授哉容齋隨筆云或謂一以貫之非餘人所得聞是不然顏氏之子冉氏之孫豈不足以語此卷十三

顧亭林說予一以貫之云三百之詩至汎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日知錄卷七此說最明白詩三百者多學也博也一言以蔽之者一貫也約也思無邪者忠恕也禮也

與點之語後儒尤喜言之集解周曰善點獨知時此漢儒之說本平實也獨知時者知衰亂之時志在隱逸故夫子喟然而歎也皇疏采李充云彼三子者之云誠可各言其志矣然此諸賢既已漸染風流滄服道化親仰聖師誨之無倦先生之門豈執政之所先乎嗚呼遽不能一忘鄙願而暫同于雅好哉諒知情從中來不可假已惟會生超然獨對揚德音起予風儀其辭清而遠其指高而適亹亹乎固盛德之所同也三子之談於茲陋矣此則晉人之清談非聖門之學其文華妙亦非說經之體也皇疏所采華妙之語如此類者甚多晉人說經風氣如此此類

朱注云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又采程子云子路等所見者小孔子不取王氏復禮四書集注補云夫子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三子以抱負對正遵師命豈可云規規於事爲之末乎孔子既言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而乃云所見者小明與聖經相反此則程朱之說亦有未安王氏辯之是也

朱子語類云安卿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如何曰某平生便是不愛人說此話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不成只說了與點便將許多都掉了卷一百十七又云昨廖子

晦亦說與點及鬼神反覆問難轉見支離沒合殺了同上又云如論語二十篇只揀那曾點底意思來涵泳都要蓋了單單說箇風乎舞雩詠而歸只做箇四時景致論語何用說許多事同上此則可以箴砭說與點之習氣矣

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聖人之學也惟聖人能兼備之諸賢則各爲一科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也惟諸賢各爲一科故合之而聖人之學乃全後世或講道學或擅辭章或優幹濟或通經史卽四科之學也然而後世各立門戶相詆惟欲人之同乎己而不知性各有所近豈能同出於一途徒費筆舌而已若果同出一途則四科有其一而亡其三矣豈聖人之教乎朱子名臣言行錄黃東發日鈔皆載胡安定教授湖州敦尙行實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邊防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太學有好尙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節義者使各以類羣居講習澧謂此乃四科之遺意學記云敎人不盡其材如胡安定之敎可謂盡其材者也子路由有公西華所言有勇敎得此意元史吳澄傳云爲國子監司業爲敎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尤合於四科之法知方足民小相亦惟安定之世說新語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門隋崔頤撰八代四科志三十卷見隋書崔廓傳後益爲八代人作傳而分爲四科也自古以來可傳之人無出於四科之外者也

元魏高崇云仲尼四科德行爲首人能立身約己不忘典訓斯足矣劉獻之云人之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人能立身約己不忘典訓斯

爲首（並見魏書本傳）皆篤論也朱子云學不可以一事名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學也今專以德行爲學誤矣（答潘文叔書）此則論四科之不可偏廢且專以德行爲學朱子猶以爲誤則專以言語政事文學爲學尤誤可知矣專學一科不誤也專以己所學之一科乃謂之學而以己所未學之三科不得謂之學則誤也

皇疏云范甯曰文學謂善先王典文侃案文學指博學古文司馬溫公云古之所謂文者乃詩書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絃歌雅頌之聲非今之所謂文也今之所謂文者古之辭也（答孔文仲書）新唐書文藝傳序云夫子之門以文學爲下科澧案此誤以後世之文辭爲孔門之文學又見文學在四科之末故云下科耳德行言語政事皆載在先王典文詩書禮樂之內故以文學承三科之後非下也

四科之學非但不可相詆抑且不可妄談講道學者談辭章辦政事者論經學皆多乖謬辭章經學兩家亦然幸而其說不行但爲識者所嗤而已不幸而其說行則更誤人矣凡非己之所長者不必置喙也

范文正公云王者采人豈無其要孔子之辨門人標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學以四科辨之思過半矣（推委臣下論）司馬文正公云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優於德而嗇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是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乞以十科舉士劄子）二公論人才皆以四科可見四科者王者所以治天下也不可缺一也（續漢書百官志注引應劭漢官儀曰世祖詔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

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後漢書和帝紀注引此云建初八年詔建初乃建武之誤也黃瓊傳云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禮案世祖之詔黃瓊之奏所謂四科大略皆卽論語四科三國志杜恕傳云上疏曰州郡考士必由四科又吳主傳注引江表傳云孫權詔曰自今選三署皆依四科通典云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卷十五此皆不言四科之目南齊書百官志云太始六年初置總明觀元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各十人此四科乃經史子集四部之學後世亦可倣而行之惟不用元學而以宋儒理學代之可也朱子語類云呂與叔欲奏立四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經曰政事曰文學卷一百九此則不知論語之文學乃經學而別爲明經一科其所謂文學乃辭章之學也

聖門重詩教子夏言詩固爲文學之科然思無邪則德行之事也達於政而能言則政事言語之材也是詩教兼四科也然此非易事但能無失小子之業而免於面牆之誚斯可矣欲興經學宜以詩爲先也

詩者樂章也樂則其鏗鏘鼓舞也然興於詩成於樂分言之者毛詩傳云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子衿傳誦之者學詩也歌之絃之舞之者學樂也後世則無成於樂之學矣漢時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猶頗能紀其鏗鏘鼓舞漢書藝文志鹿鳴騶虞文王伐檀四曲至魏時尚存左延年改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晉荀勖並除鹿鳴舊歌詳見宋書晉書樂志古樂之亡此二人之罪也

論語言禮者凡四十餘章自視聽言動與凡事親教子事君使臣使民爲國莫不以禮其所以爲禮者曰敬曰讓曰約曰節之曰文之其本在儉其用在和而先之以仁之守義之質學之博

先進後進不同則從先進禮雖廢而猶愛之夏殷禮不足徵而猶能言之射不主皮之語則述儀禮之文也鄉黨一篇則皆禮記之類也論語之言禮至博至精探索之而靡盡也

論語所言皆禮也以其小者觀之如趨過者子見父之禮沐浴者臣朝君之禮行束脩者弟子初見師之禮非公事不至者士人見官長之禮三愆者侍坐之失禮居於位與先生並行者童子之失禮小者如此大者可知也謝上蔡語錄胡籍溪跋及伊洛淵源錄皆載朱子發見上蔡云與賢說一部論語舉子見齊衰者及師冕見二章曰一部論語只恁地看此雖上蔡好爲奇談然可見相瞽者亦有禮天下無一事無禮者也

論語說易書者少春秋則更未論及然有恆無大過思不出其位易之精義也孝友施於有政書之精義也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數章及堯曰咨一章論堯舜禹湯文武尚書百篇此提其要矣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及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祿之去公室五世矣二章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尤提其要矣陳恆弑君孔子請討卽在西狩獲麟之年此尤春秋之所以作也孟子云臣弑其君孔子懼作春秋經學之要皆在論語中故曰論語者五經之鎔鑑也此趙邠卿孟子題辭語

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朱注云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澧謂文不在茲乎承文王而言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非謙辭也天之未喪斯文夫子以爲己任蓋謂刪述五經垂教萬世此卽所謂夫子之文章也皇疏云文章者六籍也匡謬正俗云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蓋言夫子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卷一四教以文爲首蓋亦指五經之文故聖教以此爲先

顏淵曰夫子博我以文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是顏曾之學皆以文非獨子游子夏也夫子之文章子貢在當時固得而聞之矣至於今二千餘年人人皆得五經而讀之卽人人皆得聞夫子之文章至萬世無窮極也

朱子語類云問五十知天命何謂天命先生不答又問先生厲聲曰某未到知天命處如何知得天命（卷二十三）問叔器看文字如何曰兩日方思量顏子樂處先生疾言曰不用思量你而今只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今却去索之於杳冥無朕之際你去何處討（卷二十一）問顏淵喟然歎曰一段曰吾人未到他地位畢竟未識說箇甚麼（卷三十六）讀論語者當守朱子之戒勿好爲高論也曾子之學大學一篇朱子章句備矣立事本孝之等十篇阮文達公爲之注釋矣至論語所記曾子之語如可以託六尺之孤章朱子云曾子恁地剛有孟子氣象又云見得曾子直是峻厲（語類三十五）士不可以不宏毅章朱子云曾子之學大抵如孟子之勇若不勇如何主張得聖道住（同上）澧謂讀孟子述曾子大勇之語愈可證明朱子之說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讀之似甚淺近然二者實學問之定法也於稽其類則知新者知也溫故者無忘也知及之者知也仁能守之者無忘也擇善者知也固執者無忘也深造者知也自得之者無忘也知斯二者知也弗去者無忘也平旦之氣者知也操則存者無忘也四書之理皆如此（顧亭林著書名曰日知錄甚有意）

論語有絶奇處師旅因以饑饉而子路能爲之哀公什二不足而有若勸以盍徹足食足兵民信子貢問三者去一二者去一讀之皆使人瞿然而驚以此知聖門諸賢才識謀慮超越尋常萬萬也有若對哀公語似近於迂然魯自開國以來何以什一而足至什二之後何以反不足乎復於什一則不能不節用而用自足矣此乃毅力也非迂也

子張篇記諸賢之語猶後世之學案也澧嘗分而錄之其餘十九篇所記諸賢問答亦分而錄之附以禮記左傳及諸古書所不錄讀之而知諸賢之性情學問雖同在聖門而各有不同所謂載諸賢之言之事其荒唐者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此聖門所以爲大也太史公爲仲尼弟子列傳其自序云孔子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夫既咸爲師傅則其所傳者廣矣惜多湮沒不彰耳朱竹垞孔子門人考所考甚詳惟誤以弟子之弟子爲門人澧嘗辨之文在東塾集

論語記聖人之言有但記其要語其餘則刪節之者如孟子云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據此則論語所記節去上三句也以此推之如君子不器有教無類四字而爲一章何太簡乎必有節去之語矣所以然者書之於竹簡故也故竹簡謂之簡文字少亦謂之簡字義之相因大率類此

論語記門人之問有兩體如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張問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凡問者蓋皆如此必有所問之語也簡而記之則但曰問政問仁問孝耳且諸賢之問固有所問之語尤有所問之意如子貢問何如斯可謂之士豈子貢身爲

士而竟不知士之謂乎此乃求夫子論古今士品之高下故問
及今之從政者凡讀論語者當知此意也

何平叔集解敘云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
易名曰論語集解邢疏云示無劭說又云杜氏注春秋左氏傳
謂之集解者謂聚集經傳爲之作解也此乃聚集諸家義理以
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澧謂何平叔集解眞所謂無劭說者杜
氏之集解取賈服注而不記姓名體例不及何氏遠矣不止言
同而意異也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集解上句采鄭注下句采
馬注君子懷德孔曰懷安也小人懷土孔曰重遷君子懷刑孔
曰安於法小人懷惠包曰惠恩惠三句采孔注一句采包注克
己復禮爲仁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
六字而采二家之注古之狂也肆包曰肆極意敢言今之狂也
蕩孔曰蕩無所據古之矜也廉馬曰有廉隅肆蕩廉三字而采
三家之注觀此則知何平叔之簡擇翦裁殊費心力也

包咸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一篤字
一深字簡而精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包咸云
言其公且方公字方字亦簡而精古人經注如此不易及也

何注有太簡處晏平仲一章只注晏平仲三字君子有三戒一
章只注得字孔曰得貪得生而知之者上也一章只注困字孔曰困謂有所不通十室之邑一章葉公問政一章唯女子與小人一章皆無注
何注始有元虛之語如子曰志於道注云道不可體故志之而

已回也其庶乎屢空注云一曰空猶虛中也自是以後元談競
起六十而耳順孫綽云耳順者廢聽之理也朗然自元悟不復
役而後爲子畏於匡孫綽云兵事險阻常情所畏聖人無心故
以物畏爲畏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李充云聖人無想何夢
之有蓋傷周德之日衰故寄慨於不夢吾不試故藝繆協云兼
愛以忘仁游藝以去藝顏淵死子哭之慟繆協云聖人體無哀
樂而能以哀樂爲體不失過也郭象云人哭亦哭人慟亦慟蓋
無情者與物化也脩己以安百姓郭象云以不治治之乃得其
極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江熙云聖人體是極於沖虛是以忘
其神武遺其靈智其尤甚者回也其庶乎屢空顧歡云夫無欲
於無欲者聖人之常也有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分也二欲同無

故全空以目聖一有一無故每虛以稱賢太史叔明申之云按
其遺仁義忘禮樂隳支體黜聰明坐忘大通此忘有之義也忘
有頓盡非空而何若以聖人驗之聖人忘忘大賢不能忘忘不
能忘忘心復爲未盡一未一空故屢名生也焉此皆皇侃疏所
采而皇氏元虛之說尤多甚至謂原壤爲方外聖人孔子爲方
內聖人邢疏本於皇疏而於此等謬說皆刪棄之有廓清之功
矣子曰志於道邢疏云道者虛通無擁自然之謂也又云寂然
至無則謂之道此亦入於元虛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皇
疏云此章明孔子隱聖同凡邢疏亦襲其語此刪棄之未盡者
也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說苑辯物篇云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
知也孔子曰死徐自知之風俗通怪神篇略同皇疏云外教無三世之義周孔之教唯說現在不明過去未
來此用佛氏語說經殊乖說經之體且謂周孔爲外教尤非儒

者之語矣宋書天竺迦毗黎國傳云盧山沙門慧琳著均善論
弗及來生之化不逮西域之深也皇疏說正與此同魏書李瑒傳云于時民多絕戶而爲
沙門瑒上言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爲備矣安有
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使李瑒見皇侃之書必斥之爲從鬼
教矣皇侃謂周孔爲外教固謬矣而其言則實能分別周孔之
教異於佛教者程易田云人生有三大分既生之後未死
之前一分也未生之前一分也既死之後一分也其一分實而
有者也其二分虛而無者也聖聖相傳之學在實有之一分至
於虛無之二分聖人非不知之也既虛無矣烏從而致力焉所以大異於吾儒之學也子曰未
聞哉於是二氏起而致力焉所以大異於吾儒之學也子曰未
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物此志也論學小記目錄
後洪撝記此程氏說分別儒教與佛教尤明其云聖人非不知
之者易繫辭傳云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是聖人固明言知
之也皇氏謂周孔爲外教顏氏家訓歸心篇更謂佛非堯舜
周孔能及乎否乎而況學堯舜周孔所不及者乎
皇疏最精確者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集解采王肅云君子固窮

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者也皇疏云呼子路語之云夫
知德之人難得故爲少也如注意則孔子此語爲問絕糧而譏
發之澧案王肅說非是故皇疏不從之也夫子告子路言知德
之人鮮猶言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彼言能者鮮
此言知者鮮其意一也班孟堅西都賦云溫故知新已難而
知德者鮮矣此解爲知德之人少也皇
疏解知德者爲知德之人文義最明若如王肅說則者字何所
指乎朱注從王肅說蓋未見皇疏且云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
時之言或問云史記以此連上章爲一時之語此朱子誤
讀史記也史記孔子世家子路慍見下云子貢色作孔子曰賜
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以此章與上章爲一時之語也
且即以爲一時之語本當謂知德之人少故君子固窮猶言天
下孰能宗予也豈謂子路不知德哉遂初堂書目有皇侃論
語疏朱子與尤延之
友善蓋未借閱歟

宰我問三年之喪一章皇疏引繆播云爾時禮壞樂崩而三年

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
謂啟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又采李充說大意亦同其
餘若季氏富於周公季氏將伐顓臾子羔爲費宰宰予
晝寢樊遲請學稼子華使於齊各章及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
與云云皇疏所引舊說皆爲諸賢回護其意甚善然多紆曲難
通矣

皇疏所載又一通者甚多可見當時說論語者競爲別解然有
甚不通者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皇疏采又一家
云孔子言我道之不行如乘小桴入於巨海終無濟理也凡門
徒從我者道皆不行亦並由我故也子路聞我道由便謂由是
其名故便喜也不通至此而皇氏采之何哉其不至於不通而
淺拙粗俚者則更

今世所傳皇疏不盡眞也子行三軍則誰與釋文云誰與皇音
餘今本皇疏云若行三軍必當與己已有勇故也故問則誰與
之此則讀與字上聲不合於釋文益皇疏殘闕而足利人妄補
之也門人王峻之云此條孫頤谷讀書脞錄已疑之又子溫而厲釋文云皇本亦作子今皇本亦作子孫氏亦疑之

皇侃深於禮學而論語疏乃略於禮制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
吾不欲觀之矣孔安國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也皇疏云五年
之中別作二大祭一名禘一名祫而先儒論之不同今不具說
子曰射不主皮馬融曰射有五善一曰和志二曰和容三曰主
皮四曰和頌五曰興武皇疏云馬注與鄉射五物少異亦可會
也不須委曲細通也有若對曰盍徹乎皇疏云以周禮載師論

之則畿內用夏之貢法其中有輕重輕重不同自各有意此不復具言也不知眞皇疏略而不具言歟抑非眞皇疏歟

殷因於夏禮八佾舞於庭禘自既灌而往者射不主皮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君召使擯執圭君子不以紺緅飾盍徹乎邢疏皆頗詳明似孔賈疏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集解孔曰文質禮變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何注云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皇疏本此注作馬融曰邢疏云子張問於孔子夫國家文質禮變設若相承至於十世世數既遠可得知其禮乎殷承夏后因用夏禮其事易曉故曰可知也周代殷立而因用殷禮及所損益事事亦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者言非但順知既往兼亦預知將來澧謂順知既往之說是預知將來之說非也十世者言其極遠也後世欲知前世近則易知遠則難知故極之十世之遠若前世欲知後世則一世與十世其不可知等耳何必問至十世乎孔子言夏殷禮杞宋不足徵一二世已如此至十世則恐不可知故子張問之觀孔子之答但言禮則子張之問爲問禮明矣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者謂此後百世尚可知夏殷以來之禮也至今周禮尚存夏殷禮亦有可考者百世可知信矣邢疏之說本不誤而又云非但順知既往兼亦預知將來不敢破何注之說是其無定識也漢書禮樂志云今幸有前聖遺經紀可因緣而存著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大漢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制之威儀誠可法象而補備之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嘆也此班孟堅以爲繼周者可知前聖遺制也史

記孔子世家云觀夏殷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則似預知將來之說矣續漢書輿服志云孔子曰其或繼周者行夏之正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亦似預知之說論衡實知篇云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論損益言可知後生難處損益易明也此則以爲預知矣宋書禮志引詩推度災曰如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可知以前檢後文質相因法度相改此讖緯之書固宜以爲預知耳

朱注云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此乃朱注之大義也仁者愛之理者謂仁非必指愛之事若論事則顏子閉戶安能與禹稷同道乎心之德者謂心之德主乎仁猶目之德明耳之德聰也說見語類卷六此二語明白無疑義也然論語言仁者五十八章有不可以愛解之者且有不可以心德解之者如子張未仁難與並爲仁不可解爲子張未有心德且不可解爲子張難與相愛也若欲解五十八章之仁字皆密合求之聖門之書之言仁者惟中庸云肫肫其仁鄭注云肫肫懇誠貌朱注云懇至貌此語最善形容仁字可據以增成愛之理心之德之說愛是肫懇心德亦是肫懇子張尊賢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是能相愛也但未肫懇耳朱注云子張少誠實惻怛之意誠實惻怛即肫懇也同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顏子常有肫懇之心其餘則不能常肫懇也雍也仁而不佞仲弓肫懇而不佞也凡論語仁字以愛解之以心德解之而稍覺未密合者以肫懇之意增成之則無不合者矣上蔡語錄云呂晉伯初理說仁只管著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却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宿門說禪一般澄案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著愛字乃孔子之教上蔡云怎生見得仁何其偏也力行近乎仁即是肫懇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亦是肫懇此甚明白何必與尊宿門說禪一般乎

克己復禮朱子解爲勝私欲爲仁由己朱子解爲在我兩己字不同解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駁之朱注引程子曰須是克盡己私朱子解己爲私欲本於程子也邢疏引劉炫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戰使禮義勝其嗜慾禮案朱子解克爲勝蓋本於此劉炫之說則見於左傳昭公十八年孔疏邢疏轉引之耳楊子雲法言問神篇云勝己之私之謂克則又劉炫之所本也　禮謂朱注實有未安不如馬注解克己爲約身也馬氏之意蓋以克己復禮卽約我以禮故解克己爲約身也　或疑如此則論語無勝私欲全天理之說斯不然也勝私欲之說論語二十篇中固多有之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處者勝之也原憲問克伐怨欲不行焉不行者勝之也夫子雖曰仁則吾不知然固曰可以爲難矣　椐也慾焉得剛慾者多嗜欲剛者能勝之也又有不明言欲者君子有三戒戒色戒得色與得者欲也戒者勝之也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皆欲也明其爲損則當勝之也論語雖無理字然其意以理欲對言者甚多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義卽理也利卽欲也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懷德懷刑卽理也懷土懷惠卽欲也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上達卽理也下達卽欲也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固窮卽理也　易下繫困德之辯也鄭注云君子固窮小人窮則濫德於是別此解爲固守其窮也濫卽欲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謀道憂道卽理也謀食憂貧卽欲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仁卽理也求生卽欲也喻義喻利二語尤爲包括故朱子請陸象山爲白鹿洞學者講之至於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則勝私欲全天理至矣極矣蔑以加矣

朱子集注多本於何氏集解然不稱某氏曰者多所刪改故也

唐元宗孝經注多本於先儒元行沖爲疏一一著明之曰此某
某義也朱注無人作疏而世俗讀朱注者皆不讀集解遂不知
朱注所自出矣父在觀其志孔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朱注不嗣
改巧言令色包曰好其言語善其顏色朱注好
其言善其色嗣包氏二字愼終追遠孔曰愼終者喪盡其哀追
遠者祭盡其敬朱注愼終者喪盡其誠改孔
氏二字色難包曰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爲難朱注引之但云舊
說惟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朱注云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此明引
馬氏以下有愚按云云故也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集
解孔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
識其義理朱注於此二說從後一說是也然章末采游氏說曰
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此游氏從前一說解學則
不固爲不固蔽朱子采之前後不相應此其稍未精細處也
由也果包曰果謂果敢決斷賜也達孔曰達謂通於物理求也
藝孔曰藝謂多才藝朱注云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克
伐怨欲馬曰克好勝人伐自伐其功怨忌小怨欲貪欲也朱注
云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如此之類皆本於集解而整
齊之
朱注善爲駢偶之文如志於道一章注云蓋學莫先於立志志
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
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
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
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此
一段駢偶平仄精工諧協日光玉潔之文也此可見朱注修辭
之功矣
孔子答諸賢之問朱注多以爲因其失而告之此未可悉信也
昔人駁難者多矣澧謂非禮勿視四語若以告他人則亦可謂

其人視聽言動多非禮故夫子戒之矣夫子以此告顏淵可見
告諸賢者非必因其有失也朱注所言諸賢之失多出於前人
者或損其眞
此之謂也
之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論云毀

道千乘之國章朱注采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
亦足以治其國矣此於聖人之言頗有不滿之意似不必采之
下文云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
堯舜之治亦不過此朱注若但采此數語則無病矣 陳成子
弒簡公章朱注采胡氏曰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
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澧謂如此則胡氏聖於孔子矣孔子
作春秋乃不知春秋之法而待胡氏教之乎孔子可先發魯國
之兵而後告哀公乎荒謬至此而朱子采之竊所不解也
有何注皇疏邢疏朱注皆非者子張問善人之道章謂善人不

能入室然則何謂道乎閻百詩四書釋地三續已疑之崔晴江云善人生質雖
美不由實踐則亦不能造乎深奧若以答辭作如是解庶於道
字貼合四書考異陳厚甫先生云此言善人之道當踐迹乃能入聖
人之室如不踐迹亦不能入室言質美未可恃也澧謂此章必
如此解乃通先生掌教粵秀書院時每說四書新義不諸生如
此條是也又
逸民謂士
尤精確 王無功答陳道士書云君子相期於事外豈可以言
語詰之哉仲尼曰善人之道不踐迹老子曰夫無爲者無不爲
也釋迦曰三災彌綸行業湛然此誤解不踐迹三字遂混於老
釋之說故說經不可不慎

論語有難解者如子見南子章集解孔曰行道既非婦人之事
而弟子不說與之呪誓義可疑焉邢疏云安國以爲先儒舊說

不近人情故疑其義也澧謂此章眞可疑安國既疑之而不復爲之說是其篤實也凡讀書當闕所疑所謂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若子華使於齊章皇疏云舊說疑之子華之母爲當定乏不仁若不乏而冉求與之則爲不智誰爲得失澧謂子華之富爲當定不乏若實乏而子華肥輕則爲不孝孔子不多與是爲夫子明言之此無可疑者冉子之意蓋酬其勞耳不必疑而疑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將論語諸弟子尤當以爲戒也

伊川語錄云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將論語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 二程遺書卷二十二 朱子云昔有人見龜山先生請教先生令讀論語其人復問論語中要切是何語先生云皆要切

且熟讀可也此語甚有味 答江隱君書 又云以論語爲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須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復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近年與朋友商量亦多以此告之然未見有看得徹尾者人情喜新厭常乃如此甚可歎 答王欽之書 又云大學諸生看者多無入處不如看論語者漸見次第 答黃直卿書 又云語錄散漫亦難看卒無入頭處不如且就論語做工夫 答魏元履書

黃東發云晦庵先生終身常讀論語某嘗竊謂人之初生知有父母而已及其少長遊戲徵逐往往至於忘返與父母漸疏終身慕父母者古今一大舜而已人之初學知有論語而已及其既長博習討論往往至於忘返遂與論語日疏終身讀論語者

古今一晦庵而已 撫州辛未冬至講義

善化劉 鐸 校
長沙王 賓

南菁書院

番禺陳澧蘭甫著

東塾讀書記三

孟子

孟子所謂性善者謂人人之性皆有善也非謂人人之性皆純乎善也其言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父母之心人皆有之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人皆有所不忍人皆有所不爲孟子言人性皆有善明白如此又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其言人性無無善者又明白如此公

都子曰或曰有性不善以堯爲君而有象孟子答之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此因有性不善之說而解其惑謂彼性雖不善而仍有善何以見之以其情可以爲善可知其性仍有善是乃我所謂性善也乃若者因其說而轉之之詞朱注云乃若發語詞非也如象之性誠惡矣乃若見舜而忸怩則其情可以爲善可見象之性仍有善是乃孟子所謂性善也若論堯之性豈得但云可以爲善而已乎蓋聖人之性純乎善常人之性皆有善惡人之性仍有善而不純乎惡所謂性善者如此所謂人無有不善者如此後儒疑孟子者未明孟子之說耳程易疇論學小記云乃若者轉語也從下文若夫爲不善生根人皆有之者下愚亦有也其說近是但不敢謂性不純善故云下愚且謂乃若二字生於下文文法尤不順耳

人無有不善趙氏注云人皆有善性孟子道性善注云人生皆有善性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注云人仁義之性少而皆有之公都子章章指云天之生人皆有善性趙邠卿善讀孟子深明乎皆有之說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僞孫疏云然則人人皆有善矣此語亦明白直截不可以其僞而忽之也

荀楊韓各自立說以異於孟子而荀子之說最不可通其言曰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性惡篇若吾家駿之云如果性惡安有欲爲善之心乎宋元學案卷一荀子又云塗之人可以爲禹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在塗之人其可以爲禹明矣性惡篇戴東原云此於性善之說不惟不相悖而且若相發明孟子字義疏證澧謂塗之人可以爲禹卽孟子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但改堯舜爲禹耳如此則

何必自立一說乎漢書藝文志儒家虞卿說一篇注云難荀卿也今不得見其所難者何如如黃戴二說雖荀子復生亦無辭以對也楊子雲但云人之性也善惡混修身篇更無一語伸明之試問之曰聖人之性亦善惡混乎亦將無辭以對也韓昌黎云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下焉者惡而已矣又云下之性畏威而寡罪原性篇夫畏威而寡罪猶得謂之惡乎孟子曰其情可以爲善畏威寡罪即可以爲善之情也不能異於孟子也

荀楊韓之外疑孟子之說者尤多春秋繁露云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善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爲故曰性已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善故謂性未善深察名號篇又曰性有善質而未能爲善也實性篇澧謂董子言性有善端性有善質正合孟子之旨善端即孟子所謂四端也何疑於孟子乎何必以聖人之善乃謂之善乎且又云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王英篇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玉杯篇則尤與孟子之說無異矣

論衡云周人世碩以爲性有善有惡在所養焉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未爲實也本性篇又云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楊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又云盜跖非人之竊也莊蹻刺人之濫也同上澧案世碩等但言人性有善有惡非謂人性無善也此不可執以難孟子也盜跖非人之竊莊蹻刺人之

濫則惡人之性皆有善明矣愈可見孟子之言性爲實矣其言中人以上以下則韓昌黎性三品之說與之暗合也昌黎所言叔魚楊食我越椒其惡猶未若勃蹊之甚之誅謂臧質曰覆載所不容丈人何爲見哭唐柳璨臨刑自詈曰負國賊死其宜矣由是觀之勃之爲子璨之爲臣未嘗不明於父子君臣之道也叔魚楊食我越椒其惡猶未若勃蹊之甚望溪之論可以釋昌黎之疑矣荀子勸學篇云其善者少不善者多築絓盜跖也尤可證盜跖之性有善也皇甫持正云孟子荀子皆一偏之論孟子合經而多益孟子言性荀子言性論杜牧之云荀言人之性惡比於二子荀得多矣三子言性辨案二子謂孟子楊雄孟荀皆一偏何以孟子獨能合經乎謂荀子得多則不必與辯也或感憤之語歟

劉原父云永叔問曰人之性必善然則孔子所謂上智與下愚可乎劉子曰可智愚非善惡之也公是先生弟子記智愚與善惡判然不同而永叔不能分宜爲原父所折也愚與明對善與惡對下愚之明非極惡無善也不移是其極昏暗不能使

司馬溫公云孟子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曰所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性無不善乎疑孟又云孟子以爲仁義禮智皆出乎性者也然不知暴慢貪惑亦出乎性也性辨王介甫云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謂人之性無不仁如其說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人之性無不善而人果無之乎原性蘇子由云有惻隱之心而已乎羞亦有無恥之心矣有忍人之心矣有羞惡之心而已乎羞亦有無恥之心矣有辭讓之心而已乎羞亦有爭奪之心矣有是非之心而已乎羞亦有蔽惑之心矣今孟子則別之曰此四者性也彼四者非性

也以告於人而欲其信之難矣孟子解 此諸說之意略同總之疑
孟子人無有不善之語然孟子此語答告子人性無分於善不
善之語也告子言無分故孟子分之謂有善無不善所以謂無
不善者又細分之雖有不善而皆有善乃所謂人無有不善也
即詩所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人無有不好懿德者也聖人無
暴慢貪惑之性無怨毒忿戾之性無忍人無恥爭奪蔽惑之性
暴慢貪惑之人怨毒忿戾之人忍人無恥爭奪蔽惑之人則皆
有仁義禮智之性乃所謂人無有不善也司馬公又云桀紂亦
知禹湯之爲聖也盜跖亦知顏閔之爲賢也人之情莫不好善
而惡惡慕是而羞非致知在格物論 又云凡人爲不善能欺天下之人
不能欺其心雖忍而行之於其心不能無蒂芥中和論 又云盜跖

莊蹻諱聞其惡有羞惡也潛虛宜之初 此則純乎人無有不善之說
矣又何疑乎

荘子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
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二程遺書卷一 又云論性
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卷六 朱子云孟子之論盡是說性
善至有不善說陷溺是說其初無不善後來方有不善耳若如
此却似論性不論氣有些不備却得程氏出來說出氣質來接
一接便接得有首尾一齊圓備了語類卷四 又云孟子不論氣之病
集注言之詳矣答林德久書 澧謂程子說出氣質誠圓備矣然孟子
所謂性善者謂性皆有善本無不圓備之病且論語性相近也
朱注云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孔子言性兼氣質孟子言

性豈必不兼氣質乎性中有仁義禮智又有氣質氣質善者純乎善氣質不善者皆有仁義禮智乃所謂善豈不圓備乎程子言孟子只是說繼之者善則與蘇子瞻之說同蘇氏易傳云昔者孟子以爲性善以爲至矣讀易而後知其未至也孟子之於性蓋見其繼者而已澧謂此皆欲高出於孟子之上然易言繼善在成性之前孟子說至此已極高矣而猶欲更高乎朱子雜學辨已辨蘇說今不必更辨程說矣

黃東發云謂性爲皆善則自己而人自古而今自聖賢而衆庶皆不能不少殊推禹湯文武之聖亦未見其盡與堯舜爲一日鈔

卷二 澧案孟子但言性善未嘗以爲盡與堯舜爲一也東發誤解聖人與我同類之語耳同類非爲一也

胡康侯云孟子道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也不與惡對其子仁仲作知言引其說而申之云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言之今本知言無此條其卷首有朱子所作知言疑義則有之澧謂康侯之說文義不通仁仲之說亦欲高出於孟子之上不必與辯

說文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此許叔重恪守孟子性善之說而不惑於荀楊者也且言性善不言情惡亦恪守孟子其情可以爲善之說故但云有欲欲亦有善有惡非盡惡也周書蘇綽傳六條詔書云性則爲善情則爲惡疏則可見許叔重之精審矣角弓詩鄭箋云人之心皆有仁義亦恪守孟子皆有之說尚書皋陶謨孔疏云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但人性有多少耳禮記中庸孔疏云降聖以下愚人以上所稟或

多或少此所謂多少允可以發明皆有之說袁彦伯云夫仁義者人心之所有也濃薄不同故有至與不至焉（後漢紀二十五）濃薄卽多少也彦伯之說亦精細可參置之鄭孔之間也

黃百家云楊晉庵東明曰氣質之外無性盈宇宙只是渾淪元氣生人物萬殊都是此氣爲之此氣自有條理便謂之理得氣清者理自昭著得氣濁者理自昏暗蓋氣分陰陽中含五行不得不雜糅不得不偏勝此人性所以不皆善也然雖雜糅而本質自在縱偏勝而善根自存此人所以無不善也先遺獻謂晉庵之言一洗理氣爲二之謬而其間有未瑩者則以不皆善者之認爲性也（宋元學案十七）澧謂楊氏此說深明孟子性善之旨梨洲未瑩耳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此卽性善之確證其泚也卽其情可以爲善者也若云人之性惡其善者僞豈可云人之性必委親於壑其泚者僞乎

性善之說與性相近習相遠正相發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性善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性相近也富歲子弟多賴（阮文達公云賴猶嬾也）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習相遠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性善也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性相近也賢者能勿喪耳習相遠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性善也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性相近也梏之反覆則其

違禽獸不遠矣習相遠也孔孟之言若合符節也朱子答宋深之書云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澧案朱子以爲孔孟之說有異似不然也孔子言性相近者正指性之理而言之性之理聖人與我同類故相近也同類者非人人皆聖人也如有若所謂聖人之於民亦類耳故不曰同而曰近也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此答公都子所述性可以爲不善之說也爲不善非才之罪而況性乎朱注云才猶材質人之能也是也譬如金或用爲鼎彝或用爲矛戟殺人非金之材質之罪也可爲鼎彝者碎之而爲釘則不能盡其材質者也材質之義引伸之則材質美者謂之才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焉者以爲未嘗有美材質也才也養不才材質美者養材質不美者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此言與生俱來者也卽孟子所謂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其解性字本不誤其誤在以仁義爲非固有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夫但知固有者爲性而不知仁義爲固有則性中固有者惟食色而已如此則人之性眞猶犬牛之性矣故孟子必指出仁義禮智爲固有固有卽良知也孟子言良知亦必指出愛親敬長也

孟子道性善又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不忍人之心卽性善也先王之政皆從此出也由性善而擴充之爲堯舜之徒達則行先王之政窮則守先王之道七篇之大旨如是而根本在性善故性善之說不可不明也孟子外書四篇一曰性善辯見趙氏題辭此必傳孟子之學者所爲也宋史文苑傳章望之字民表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楊雄韓愈李翺之說著救性七篇救性

之名雖太過然其文不傳亦可惜也
焦里堂有性善解五篇文多不錄
朱子云某以爲告子篇諸段讀之可以興發人善心故勸人讀之（語類一百十八）陸象山亦云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嘗美矣以下可常讀之（與邵中孚書）朱陸之說皆如此其必當讀無疑矣（告子篇曰弗思耳矣又曰弗思甚也三言弗思如呼寐者而使覺也人有雞犬放今有無名之指二章尤淺近而痛切）
朱子云近看孟子見人卽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又引成髑顱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此外更無別法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答梁文叔書）孟子此章至爲切要得朱子此說而愈明矣
孟子道性善又言擴充（趙邠卿云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性善者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擴充者人皆可以爲堯舜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此三言充卽擴充之充也充實之謂美亦卽擴充之充也此外擴充之義觸處皆是親親敬長達之天下擴充也推恩保四海擴充也集義養氣盡心知性知天擴充也博學詳說增益不能皆擴充也取譬言之則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也原泉混混不舍晝夜也若鄉原自以爲是則不擴充者也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不擴充則牿亡之也枉尺直尋牿亡之端壟斷墉閒梏亡之極也
未能擴充先求有諸己操則存有諸己也欲其自得之有諸己也仁在乎熟有諸己也既知擴充又必勿助長進銳退速助長

也所惡於智者爲其鑿助長也朱子答李晦叔書云罷却許多操則存一句是如何亦不可重疊更下注解閒安排除却許多閒言語只看

滕文公未嘗學問孟子告以性善可見學問以知性善爲先也

又引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云云此則必待學問而後能知之矣可見既知性善又不可無學問也學問者擴充也

孟子道性善而必引舜何人也之言必引文王我師也之語非但性善而不學古人也論語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極言忠孝之重能忠孝則雖未學亦可不苛求之耳大學云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此極言當誠求耳既曰不中不遠則固未必卽中也

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如恥之莫若師文王乃所願則學孔子也皆所謂學之爲言效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此則不學不效者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若不學不效則竭目力可矣不必以規矩矣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孟子之學也如說約而不博學則其說何所以乎既博學詳說則當進於說約不然則博學詳說者將何以乎

仁義禮智樂皆有實而其實則在事親從兄此至約之說也鄭康成六藝論謂孝經爲道之根源六藝之總會卽此意也

盡心章亦至精至約下數章亦然盡其心者盡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也知其性者知仁義禮智之性也此僞孫疏之說甚明確不可以其僞而忽之也

仁義禮智皆由於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知性則知天也所謂知天者如此無高妙之說也

史記孟子列傳云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題辭云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澧案孟子引詩者三十經始靈臺刑于寡妻畏天之威王赫斯怒帝矣富人乃積乃倉古公亶父自西自東迨天之未陰雨永言配命兩引書爾于茅爾我公田周雖舊邦出於幽谷戎狄是膺兩引不愆不忘天之方蹶殷鑒不遠商之孫子誰能執熱其何能淑周餘黎民永言孝思周道如砥天生蒸民既醉以酒憂心悄悄肆不殄厥愠畜君何尤不在三百篇內論詩者四普天之下小弁凱風不素餐兮齊宣王引他人有心王良引不失其馳萬章引娶妻如之何孟子無論辨之語引書者十八湯誓曰時日害喪書曰天降下民書曰若藥不瞑眩書曰葛伯仇餉湯征自我民后兩引太甲曰天作孽兩引書泰誓曰我武惟揚書曰丕顯哉文王謨烈典曰二十有八載書曰祇載見瞽瞍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康誥曰殺越人于貨書曰亨多儀論書者一武成又有似引書而不言書曰者如放勳曰勞之來之有攸不爲臣之類所謂尤長於詩書者於此可以窺見矣其引蒸民之詩以證性善性理之學也引雨我公田以證周用助法考據之學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此由讀經而推求性理尤理學之圭臬也蓋性理之學政治之學皆出於詩書是乃孟子之學也

孟子說春秋者雖不多其云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此明春秋之所以作也春秋無義戰亦春秋之大義故孟子亦惡戰也其事其文其義三者不獨深明春秋凡後世史學亦包括無遺矣

孟子說禮有明言禮者如禮曰諸侯耕助云云禮朝廷不慝位而相與言云云是也諸侯失國云云在上文云子未學禮乎三年之喪云云禮也丈夫之冠也父命之云云皆曰嘗聞君薨聽於冢宰引孔子曰天子適諸侯云云兩見一引晏子曰有不明言禮者古者棺槨無度云云

夏后氏五十而貢云云夏曰校云云鄉以下必有圭田云云歲十一月徙杠成云云天子之地方千里云云以皮冠云云招虞人以旌云云犧牲既成云云有布縷之征云云有與人論禮者景丑曰禮曰父召無諾云云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齊宣王曰禮爲舊君有服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云云與內則畧同其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蓋禮文繁博間或有未學者故趙氏不以爲尤長耳列女傳孟母謂孟子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又曰婦人之禮精五飭羣酒漿養舅姑縫衣裳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觀此則孟子通五經蓋由於母教但七篇中偶無引易之語耳李榕村語錄云孟子竟是不會見易平生深於詩書春秋禮經便不熟卷五此語太輕率矣朱子集注卷首引尹氏曰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近有四書隨見錄采南昌姜氏樟圖經解云趙氏言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尹氏減去通五經三字並一尤字加而已二字必加減其辭天下無不可議之人矣

孟子引孔子之言凡二十九其載於論語者八日知錄詳考之矣其不明引孔子曰者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子引曾子曰亦見論語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亦本於論語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原泉混混不舍晝夜亦本於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蓋孟子之言本於孔子者多矣在下位一章全見於中庸

孟子稱述曾子者最多曾子曰戒之戒之曾子曰晉楚之富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曾子曰脅肩諂笑曾子謂子襄曾子居武城曾子養曾晳曾子不忍食羊棗子夏子張子游欲事有若曾子曰不可凡九條孟子傳曾子之學即此可見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是曾子子夏皆不動心此孟子不動心之學所自出曾子述夫子自反而縮數語即孟子所謂浩然之氣也又觀或問曾西一節即孟子所謂不爲管仲也即仲尼之徒無道桓

文之事之證也 又因此見曾西之賢而有大才故或人以子路
以想見且可見子路高出於管仲遠甚也或
人問管仲在子路之後此人亦非庸俗人也
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
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孟子告滕文
公云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
庶人孟子所聞蓋出於曾申所述曾子之語也
公明儀曾子弟子 見祭義鄭注檀弓
孔疏云子張弟子 孟子述其言曰文王我師
也周公豈欺我哉孟子所謂師文王蓋本於此也又述其言曰
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又
以此數語告齊宣王論逢蒙殺羿亦引其語蓋最敬其人也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

無禁罪人不孥鰥寡孤獨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
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此孟子所述古書可作一部周禮讀之且
在周公制禮之前矣孟子以井田世祿告滕文公 朱注云孟子
嘗言文王治
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又言市廛而不征關譏而不征耕者助而
不稅皆本於此戴盈之因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亦必孟
子以此二事勸之也以此知孟子所言王政皆文王之政所謂
師文王者在此也
五畝之宅云云凡三見一對梁惠王一對齊宣王一言西伯善
養老此亦古書之文而孟子述之也西伯善養老亦兩見一言
文王之政一言五畝之宅云云然則五畝之宅云云必古書所
記文王之政也 下文云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
之謂也云此之謂則爲古語明矣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孟子不但述其事且能言其年數可知所據古書記事甚詳也舜之飯糗茹草舜之居深山之中皆古書所記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此則孟子平日撰定之語故兩言之而略同

趙邠卿云孟子反覆差次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數章陳之蓋其留意者也萬章章句下澧案此亦古書之文而孟子述之也蓋天下風俗之壞總不出頑懦鄙薄四者惟廉立寬敦可以救之夷惠實百世之師其曰君子不由者師其清不由其隘師其和不由其不恭耳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此豈君子所不由乎孟子不與右師言即不與惡人言也然則孟子由伯夷矣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閔損不食汚君之祿則閔子亦由伯夷也不以三公易其介柳下惠之清也一介不取伊尹之清也故曰聖人之行不同歸潔其身而已矣顧亭林云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與友人論學書澧謂伊尹放太甲霍光徐羨之等效之其後皆及於禍若廢而復立則更無能效之者矣惟其祿之以天下弗顧故太甲被放而不疑其篡葢其才略贍氣固亙萬世而無兩而所以不及於禍者祿之以天下弗顧也此亭林所謂本也柳下惠之和其本亦在介不然則同乎流俗合乎汚世矣何謂和乎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

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孟子述伊尹之言樂堯舜之道者如此夫取與即人心也道義即道心也辨其非義非道即精也弗顧弗視不與不取即一也伊尹之言可以包荀子所引道經之說也儒者尊信孟子誦法伊尹可也

困學紀聞云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亦是聖人之任澧謂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與伊尹言非其道一介不以取諸人若合符節也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然則非道非義千駟弗視陳仲子亦能之所異於伊尹者彼無所謂以斯道覺斯民者也此山林枯槁之徒所以異於聖賢也 陳仲子之辟兄離母許行之並耕白圭之二十取一皆欲自表異以驚世駭俗此亦戰國時風氣也

陳後山云治始於伏羲更虞夏商至周而大備行始於伊尹更夷叔柳下惠至孔子而大成 徐州學記 澧謂古今賢哲之行大約不外清和任三者後山論行而舉伊尹夷惠是其卓識也求之三代以後則陶淵明伯夷也梁昭明太子云有能讀陶淵明之文者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 陶淵明集序 陳太丘柳下惠也范蔚宗云太丘奧廣模我彝倫會是淵軌薄夫以淳 後漢書陳寔傳贊 諸葛武侯伊尹也杜子美詩云伯仲之間見伊呂 三國志諸葛亮傳注采蜀記晉劉宏觀亮故宅立碣李興爲文有匪則伊之語杜詩或本於此 惠非朝隱者與 楊子雲自比柳下惠法言淵騫篇云或問柳下伯夷伊尹與孔子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士何事曰尚志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

取之非義也士之尙志卽與伯夷伊尹孔子同士可不勉乎
史記孟子列傳先述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云云然後云孟子
鄒人也此於列傳爲變體蓋以梁惠王第一章爲七篇之大義
故揭而出之（朱子采太史公語且又於魏世家載之又於自序入第一章集注）
云絕惠王利端作孟子列傳太史公之於此章可謂三致意者
李泰伯云人非利不生孟子謂何必曰利激也（原文泰伯喜駁篇）
孟子乃幷何必曰利之語而駁之眞所謂激矣商鞅云吾所謂
利義之本也而世之謂義者暴之道也（開塞篇）泰伯之說流入於
商鞅之學而不自知也
孟子卒章歷序羣聖講道統者喜言之澧謂堯舜湯文王孔子
非後儒所可擬也（太史公自序云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小子何敢讓焉論衡超奇篇云周長生所謂鴻

儒者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可見談道統者漢人已有之）
其上一章取論語狂簡狂狷鄉原三章合而論之乃七篇之大義故將至終篇而特著之此學者所宜勉耳孔子曰狂者進取孟子申之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孔子曰狷者有所不爲孟子申之曰不屑不潔然則狂狷者古與潔也孔子曰鄉原德之賊孟子申之曰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其爲賊安在哉在閹然媚於世之一言在同乎流俗合乎汚世之兩言而已矣狂狷古潔不媚世不同流合汚則孔子謂之吾黨鄉原媚世同流合汚則孔子謂之賊不媚不同不合則可以入堯舜之道是謂反經媚也同也合也則恐其亂德是謂鄙夫患得患失之道也鄉原非常道也偽孫

疏云如佞口鄉原者是不經也此
語得之不可以其僞而棄之也　故必反之於古潔而後爲君
子也

後漢書獨行傳序引論語而論之曰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
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此則通狂狷而爲一王蘭
泉云狂之志既與古爲徒則豈能闇然騖媚世之爲勢非極於
踽踽涼涼不止故狂狷之異異以迹其實未嘗不同也　華海堂集序

此與范蔚宗之說相發明

孟子所願則學孔子何嘗非狂者之志不枉尺而直尋何嘗非
獧者之潔孟子可謂中道矣而仍不離乎狂獧也

宋儒持論好高是其狂也立身多介是其獧也其過中失正而
或陷於異端者有之矣未得聖人以裁之耳固無愧於聖門也

近人詆宋儒者未之思也

蘇東坡云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後之所謂中
庸者循循然爲衆人之所能爲此孔子孟子所謂鄉原也　策略灃

案中庸鄭注云國有道不變以趨時鄉原生斯世爲斯世即所
謂趨時也天下相率於趨時以至於敗壞衰亂故孔子謂之賊
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矜即獧
也　矜獧雙聲矜與鰥通鰥亦作鰥見桃天詩序釋文獧鰥皆以
罳爲聲矜與鰥通故亦與獧通也　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
詐愚即原也詐即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也　蓋狂獧亦有似是而非者故孔孟取狂
獧而不取原壤陳仲子也且孔子言狂者又不可得則狂者甚
難能而可貴對中庸言之則謂之狂對流俗言之則爲反經矣

獷者之不屑不潔卽伊尹夷惠之歸潔其身也故眞狂眞環其
品甚高若肆蕩忿戾好剛不好學則其爲害大矣何足取乎狂者
嘐嘐然曰古之人而其行不掩故論語多說言行正所以裁之也
離婁章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以下百餘言於戰國衰亂言
之痛切當時竟不知也若知如此則衰亂則知不如此卽轉衰
爲盛撥亂爲治矣上脩道揆下謹法守朝信道工信度以義治
君子以刑威小人上興禮下勤學事君以義進退以禮言必稱
先王如此則國存而賊民滅矣且以賊民興由於下無學然則
學問之事所係豈不重哉
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然
則欲國不空虛則信仁賢欲定亂則明禮義欲足財用則脩政
事此孟子之經濟也
離婁章極論爲政用先王之道當時諸子之說並作皆不法先
王而自爲說也孟子距楊墨楊朱老子弟子距楊朱卽距道家
矣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朱注以爲
孫臏吳起蘇秦張儀李悝商鞅之類則兵家縱橫家農家皆距之矣省刑罰可以
距法家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可以距名家天時不如地
利可以距陰陽家夫道一而已矣可以距雜家齊東野人之語
非君子之言可以距小說家此孟子所以爲大儒也
孟子最惡戰曰民賊曰殃民曰糜爛其民曰大罪曰罪不容於
死曰服上刑曰戰勝然且不可曰焉用戰然如何而可以不戰
乎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省刑罰薄

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及是時三字其意甚急）暇之日不易得也（即所謂迨天之未陰雨也）

孟子論天下一治一亂而曰我亦欲正人心顧亭林之言足以暢其旨其言曰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紀綱爲不可闕矣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與人書亭林在明末亦一孟子也）

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莊子云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辭之事則不樂（徐無鬼）此則得已而不已者也得已而不已故天下之書汗牛充棟也（朱子語類云解經已是不得已卷十一）

趙邠卿孟子題辭云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細細者不伸也非斷絕也（史記儒林傳云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細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韓昌黎云孟軻死不得其傳原道李習之云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復性書上篇）澧案孟子知言養氣則以告公孫丑人皆有仁義禮智之心正人心距楊墨以承三聖則以告公都子取狂獧惡鄉原君子反經新無邪慝則以告萬章此皆微言大義傳之高第弟子者荀子詆孟子云世俗溝猶瞀儒嚾嚾然遂受而傳之（非二十子）然則其時傳受孟子之學者不少荀子嫉之謂之溝猶瞀儒耳韓非顯學篇云有孟氏之儒謂之顯學安得以爲不傳哉

程伊川爲明道先生墓表云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千載無眞
儒人欲肆而天理滅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
遺經魏鶴山云千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往往孤立寡儔倡焉
而莫之和也絕焉而莫之續也朱子年譜序王順渠文錄云孟子後
千載無眞儒宋儒有是言余每讀之戚然姑就漢一代言之董
賈兼文學政事之科蕭曹丙魏皆有政事之才至於孔明則兼
四科而有之矣黃叔度不言而化如愚之流輩也管幼安龍德
而隱陳太丘郭有道徐孺子皆德行科人至晉及唐代不乏人
今一舉而空之曰無眞儒嗚呼悠悠千載向誰晤語澧未見順渠文錄據
明儒學案錄此澧謂漢唐人且可不論而先無以處濂溪也
孟子書諸弟子問而孟子答之多客主之辭乃戰國文體也如卜

居漁父之類如萬章謂今之諸侯猶禦其持論之嚴如此潛丘劄記卷引讀書劄記論彭更萬章謂學於孟子之門者守身之嚴類如此澧謂公孫丑問不素餐分亦然則其問不託諸侯不見諸侯爲客主之辭明矣李榕村語錄云萬章好論古大抵博觀雜取一切稗官野史都記得多却不知其人連大禹伊尹孔子都疑惑一番卷六此不知孟子文體故也萬章篇所論唐虞三代之事閎遠深博非問答之文不能暢達之讀書豈可不識文章之體乎孟子言孔子獵較萬章尚疑之必不信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之語矣

李泰伯云天子在上而孟子游於諸侯皆說以王道湯文武所以得天下之說未聞一言以奬周室策問自來非孟子者以此說爲最甚魏叔子云孔子尊周而孟子游說齊梁之君敎之以王夫孟子豈不欲周之子孫王天下而朝諸侯周卒不能而天下

之生民不可以不救留侯論澧謂此可以解泰伯之惑矣孟子時生民之憔悴有類於倒懸安得不以王道救之乎若說齊梁之君以奬周室則必爲齊桓晉文之事然戰國時桓文之事不可復行所謂以一服八無以異於鄒敵楚者也荀子最惡孟子使孟子果有不奬周室之罪何以荀子竟不非之乎正以荀子在當時知其事勢故也泰伯之說乃讀書而不論其世者也程子亦嘗論此謂視天命改與未改朱子采入梁惠王篇集注孟子七篇惟桃應章可疑讀者如食肉不食馬肝可也其餘無可疑也閻百詩云說大人章孟子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之矣此楊龜山語何苛論孟子如曾子之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曾子何獨不然

四書釋地又續澧謂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不同流俗也在我者皆古之制君子反經也此後儒不可不恪遵者而況可苛論乎

滕文公爲世子章朱注云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萬章問不見諸侯何義章朱注云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燕人畔章朱注采林氏曰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澧案此朱子教人讀孟子之法也宋史儒林傳楊泰之所著有論孟類近時林月亭學正伯桐有孟子章類一編惜未見其書也

孟子長章多短章少惟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前後數章皆一二句朱注以爲有爲而言是也蓋因論一事記者摘錄一二語此卽論語之體也有不虞之譽無罪而殺士數章皆短

僞孫疏甚有精善處如公都子曰告子曰章疏云情性才三者合而言之則一物耳分而言之則有三名蓋人之性本善而欲爲善者非性也案此語非是以其情然也情之能爲善者非情然也以其才也是則性之動則爲情而才者乃性之用也所謂物者自四肢五臟六腑九竅達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無非物也所謂則者卽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夫婦兄弟信之於朋友也是無非有物則有則也形色天性章疏云惟聖人能因形以求其性體性以踐其形故體性以踐形之形而得於性之明踐耳之形而得於性之聰以至踐肝之形以爲仁踐肺之形以爲義踐心之形以通於神明凡於百骸九竅五臟之形各有所踐也故能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微六通四闢其運無

乎不在茲其所以爲聖人與如此二段精善之至近人以其僞而蔑棄之不知其有可取者矣僞疏之不通者如我能爲君約與敵國戰鬬必能勝連讀與國戰三字謂國爲敵國此其不通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疏云非仁非義者亦以所居有惡疾在於仁所行有惡疾在於義是也釋惡爲惡疾又不通也然後知生於憂患疏云如是則然後因而知人以憂患謀慮而生此連用如是則然後因而七字又不通也曾哲死曾元養曾子疏云曾哲已死曾元奉養其曾子此其字不通丑見王之敬子也疏云今丑每見王之敬重其子也此其字又不通也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疏云怨云何爲而後去其我民之望其湯之來若大旱之時人望其雲霓而雨之降周公乃輔相武王誅伐其紂此其字皆不通相武王誅紂疏云周公然何以不通至此此疏必非一人之筆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四十七終

善化劉鐸長沙王賓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四十八　南菁書院

東塾讀書記四　番禺陳澧蘭甫著

易

伏羲作八卦其重爲六十四卦者何人則不可知矣三國志高貴鄉公云後聖重之爲六十四此語最審愼然必在倉頡造文字之後也八卦之爲數少可以口授卦名至六十四卦若無文字以標題卦名上古愚民安能識別乎孔沖遠八論第二論重卦之人云王輔嗣等以爲伏羲爲得其實又云周禮小史案當作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明三皇已有書故孔安國書序云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澧案自古無伏羲造書契之說孔沖遠獨據僞孔說且以周禮傳會之其意亦以六十四卦不可無文字題識也然周禮

所謂三皇之書者後世說三皇時所作之書周禮賈疏云世本作云倉頡造文字倉頡黃帝之史則文字起於黃帝而云三皇之書者以有文字之後仰錄三皇時事也且既引僞孔說而僞孔亦但言伏羲始畫八卦不言畫六十四卦也沖遠又云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創始之謂幽贊用蓍謂伏羲矣上繫論用蓍云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澧案此以伏羲創始牽連於用蓍又以用蓍傳合於六畫已紆曲矣且三畫非創始六爻乃爲創始乎六爻誠用蓍矣何以知三畫不可用蓍乎周禮龜人鄭注引世本作巨巫咸作筮賈疏云伏羲未有揲蓍之法至巫咸乃教人爲之然則幽贊用蓍非謂伏羲也言作亦非必謂創始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孔疏固以爲文王周公矣孔沖遠以繫辭神農之時已有益取益與噬嗑爲伏羲重卦之證此亦未確也朱子語類云十三卦所謂蓋取離蓋取諸益者言結繩而爲網罟有離之象非觀離而始有此也卷六十五又云不是先有見乎離而後爲網罟先有見乎益而後爲耒耜聖人亦只是見魚鼈之屬欲有以取之遂做一箇物事去攔截他欲得耕種見地土硬遂做一箇物事去剔起他却合於離之象合於益之意卷七十五沈寓山寓簡云大傳言蓋取諸益取諸噬嗑凡一十三卦蓋聖人謂未耜得益弧矢得睽耳非謂先有卦名乃作某器也澧案繫辭所言取諸者與考工記輪人取諸圜也取諸易直也取諸急也文義正同輪人意取於圜非因見圜物而取之也意取易直與急非因見易直與急之物而取之也繫辭傳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左傳昭二年孔疏云鄭元云據此言以易是文王所作斷

可知矣但易之爻辭有箕子之明夷利貞又云王用亨于岐山又云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故先代大儒鄭眾賈逵等或以爲卦下之象辭文王所作爻下之象辭周公所作雖復紛競大久無能決其是非澧謂孔子言易之興但揣度其世與事而未明言文王所作也孔子所未言後儒當闕疑而已何必紛競乎惠定宇必以爲文王作所撰周易述用趙賓說而小變之以箕子爲其子又據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梁山晉望也因謂岐山亦冀州之望夏都冀州王用亨於岐山者爲夏王紆曲如此更可以不必矣

漢書儒林傳云費直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澧案十篇二字當在文言二字下文義乃順釋文序錄無十篇二字）此千古治易之準的也孔子作十篇爲經注之祖費氏以十篇解說上下經乃義疏之祖費氏之書已佚（儒林傳云亡章句釋文序錄則云費直章句四卷殘缺澧謂此章句蓋傳費氏學者筆之於書非費直自作）而鄭康成荀慈明王輔嗣皆傳費氏學（荀悅漢紀云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此後諸儒之說凡據十篇以解經者皆得費氏家法者也其自爲說者皆非費氏家法也說易者當以此爲斷（錢辛楣周易讀翼揆方序云三聖人爲之經宣尼爲之傳故舍十翼以言易非易也又有贈邵泠南序其說亦然）

儒林傳云丁寬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此班氏特筆也訓故舉大誼凡說經者皆然豈復有加於此而此獨云訓故舉大誼而已若有所減損者漢時易家有陰陽災變之說（儒林傳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之書藝文志易有古五子雜災異神輸之類）丁寬易說則無之惟訓故舉

大誼故特著之也自商瞿至丁寬六傳而其說不過如此此先師家法也（丁寬再傳乃分爲施孟梁丘三家）

焦里堂云卦氣值日見易緯稽覽圖唐書載一行卦議云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孟氏所說別無可核惟見此議然以易說麻與以麻說易同一牽附漢書儒林傳言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讐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六日七分卽所得陰陽災變託之田生者藝文志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此乃得之田王孫者今說文釋文中所引卽此班固以孟與施梁丘並稱明此章句乃得之田生者也藝文志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澧案藝文志孟氏京房十一篇之上有神輸五篇則孟氏京房並稱則所傳卦氣六日七分之學一篇亦神輸也）此與京房

梁丘氏疏通證明者也班氏分析甚明此言六日七分必非章句中之說章句止二篇而唐時所存十卷以災異羼入其中必矣（焦氏自注云釋文序錄孟喜章句十卷）虞翻自稱傳孟氏易其說七日來復不用六日七分有以也納甲卦氣皆易之外道趙宋儒者闢卦氣而用先天近人知先天之非矣而復理納甲卦氣之說不亦唯之與阿哉（易圖略）

卦氣之說十一月未濟蹇頤中孚復十二月屯謙睽升臨之類上下經十翼無之謂之外道可矣十二消息卦之說則必出於孔門繫辭傳云往者屈來者信原始反終通乎晝夜之道皆必指此而言之故鄭荀虞注易皆用此說也（虞仲翔云乾爲寒坤爲暑謂陰息陽

消從姤至否故寒往暑來也陰詘陽信從復至泰故暑往寒來也澧案此泥於說卦傳乾爲寒之說耳變通配四時仲翔注云泰大壯夬配春乾姤遯配夏否觀剝配秋坤復臨配冬此說則得之矣

張皐文云乾坤六爻上繫二十八宿依氣而應謂之爻辰若此則三百八十四爻其象十二而止殆猶濂焉鄭荀易義序澧謂鄭氏爻辰之說實不足信也錢辛楣云康成初習京氏易後從馬季長授費氏易費氏有周易分野一書其爻辰之法所從出乎答問澧謂費氏惟以彖象文言繫辭解說上下經何以有分野之說蓋傳其學者傳會之耳李鼎祚集解序云補康成之逸象然其書不采爻辰之說是其有識也

虞仲翔注乾卦云成既濟惠定宇周易述云乾六爻二四上匪正坤六爻初三五匪正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傳曰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澧案乾之所以利貞者以變既濟而六爻各正既濟彖傳乃說利貞二字之通例此虞氏之最精善處亦惠氏最精善處此眞以十篇說經者矣

虞仲翔之前荀慈明已有乾坤二卦成兩既濟之說然其解乾九四或躍在淵云四者陰位故上躍居五者欲下居坤初求陽之正地下稱淵也陽道樂進故曰進无咎也此說則不然矣見龍在田言在天而飛也然則或躍在淵即在淵而躍也詩云魚躍于淵鄭箋云魚躍於淵中然則易之或躍在淵龍跳躍於淵中也如荀說則當云或躍入淵矣文言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謂二爲田五爲天三爲人四則爲人所不到之境也孔疏云九天下遠於地非人所處故特云中不在人四上近於人滄溟者滄溟也非潭窟也毛西河仲氏易以爲大瀛是也

荀云地下稱淵者乃傅合於文言上下无常進退无恆之語耳然既云乾二升坤五九二見龍在田豈坤五可稱田乎然則非坤初稱淵矣

參同契云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虞仲翔嘗注參同契遂取其說以注易云日月縣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出庚八日兌象見丁十五日乾象盈甲十七日旦巽象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消丙三十日坤象滅乙晦夕朔旦坎象流戊日中則離離象就巳戊己土位象見於中（繫辭上注）澧謂參同契言丹法儒者可置之不論若說經則不可不照辨之矣如虞說有可通有不可通月三日生明爲震象十七日生魄爲巽象十五日望爲乾象三十日晦爲坤象此可通者也八日上弦廿三日下弦皆半明半魄三畫之卦豈得有半陽半陰者乎其以八日爲兌象廿三日爲艮象不可通也坎陽在陰中離陰在陽中月豈有明在魄中魄在明中者乎且謂晦夕朔旦爲坎日中則離豈有晦朔見月者乎尤不可通也（晦夕朔旦日中之語參同契所無虞仲翔所增也）望前月出地平時日猶在天人目不能見月故生明必至日暮乃見於西上弦必至日暮乃見於南望則日暮卽見於東謂三日暮出庚八日見丁十五日盈甲此可通者也十七日暮後月卽見於東何以待至天將旦月至辛方始見爲巽象乎廿三日夜半月卽見於東何以待至天將旦月至丙方始見爲艮象乎此又不可通者

也王文簡經義述聞焦里堂易圖略皆有駁虞氏之說文多不錄

錢辛楣答問論虞仲翔說易之卦有失其義者有自紊其例者文多不錄澧謂仲翔最紊其例者无妄大畜二卦也凡仲翔之卦之例以兩爻相易其餘四爻如故惟无妄注云遯上之初則以遯之上九置於初六之下而爲初九而初六爲六二六二爲六三九三爲九四九四爲九五九五爲上九矣大畜注云大壯初之上則以大壯之初九置於上六之上而爲上九而九二爲初九九三爲九二九四爲九三六五爲六四上六爲六五矣如无妄大畜之卦之例是則兩爻相易者非也如兩爻相易之例是則无妄大畜以上爻置初爻之下以初爻置上爻之上者非也虞氏於无妄爲此說者以彖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也於大畜爲此說者以彖曰其德剛上而尚賢也然此當如錢氏說无妄爲遯九三與初六爻易故曰剛自外來大畜爲大壯九四與上六爻易故曰剛上也虞氏易注多不可通如履虎尾不咥人亨注云與謙旁通以坤履乾以柔履剛謙坤爲虎艮爲尾乾爲人乾兌乘謙震足蹈艮故履虎尾俗儒皆以兌爲虎乾履兌非也兌剛鹵非柔也彖曰履柔履剛也注云坤柔乾剛謙坤藉乾故柔履剛澧案如虞說乾爲人坤爲虎乾人履坤虎是剛履柔非柔履剛矣乃又云坤藉乾故柔履剛然藉者在下者也履者履所藉也坤藉乾仍是乾履坤剛履柔也其說之謬如此而輒詆人爲俗儒可乎

虞氏所言卦象尤多纖巧其最甚者既濟六二婦喪其髯注云離爲婦泰坤爲喪髯髮謂鬚髮也坎爲元雲故稱髯詩曰鬒髮如雲其纖巧至此坎爲雲非爲髮也而引詩鬒髮如雲以牽合

之如此則無不可牽合者矣詩之言婦女者多矣若可牽合於
謂乾爲
女乎
卦象則乾爲玉詩曰有女如玉可

乾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王輔嗣注云文言備矣大有上九
吉无不利王注云繫辭具焉繫辭下兼三材而兩之韓注云說
卦備矣解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朱子本義云繫辭備矣
本義又屢稱程傳備矣九二見龍在田注云出潛離隱故曰見
皆學王輔嗣之法也
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此眞費氏家法也元亨利貞之義潛龍
勿用之義文言已備故輔嗣不復爲注至見龍在田象曰德施
普也文言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曰時舍也皆未釋見字田字
故當爲之注而又不可以意而說也文言曰潛之爲言也隱而
未見潛爲未見則見爲出潛矣潛爲隱則見爲離隱矣故輔嗣
云出潛離隱據彼以解此也朱子本義亦云出潛離隱亦以此語之精密故承用之也繫辭

傳曰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是五與上爲天三與四
爲人初與二爲地初爲地下二爲地上故輔嗣云處於地上也
此眞以十篇解說經文者若全經之注皆如是則誠獨冠古今
矣周易正義序云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直齋書錄解題云
周易聖斷鮮于侁撰乾坤二卦不解爻象欲學者觀象文
言而自得云澧謂此卽
輔嗣所謂文言備矣

比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王輔嗣注云比而
顯之則所親者狹矣夫无私於物唯賢是與則去之與來皆无
失也三驅之禮愛於來而惡於去雖不得乎大人之吉是顯比
之吉也此可以爲上之使非爲上之道也澧案爻辭象傳皆無
此意輔嗣自爲過高之說以解經如此則非費氏家法也
朱竹垞王弼論云毀譽者天下之公未可以一人之是非偏聽

而附和之也孔穎達有言傳易者更相祖述惟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漢儒言易或流入陰陽災異之說弼始暢以義理惟因范甯一言詆其罪深桀紂學者過信之讀其書者先橫高談理數祖尚清虛八字於胸中謂其以老莊解易吾見橫渠張子之易說矣開卷詮乾四德即引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二語中間如谷神芻狗三十輻其一轂高以下為基皆老子之言在宋之大儒何嘗不以老莊言易然則弼之罪亦何至深于桀紂耶錢辛楣亦云若王輔嗣之易何平叔之論語當時重之更數千載不廢方之漢儒即或有間魏晉說經之家未能或之先也何晏論澧案此皆公允之論宋人趙師秀詩云輔嗣易行無漢學百年以來惠氏之學行又無輔嗣之學矣講漢易者尤推尊虞仲翔謂仲翔傳孟氏易乃漢學也然輔嗣傳費氏易獨非漢學耶輔嗣雜以老子之說仲翔何嘗不雜以魏伯陽之說耶在乎學者分別觀之耳若云好古仲翔吳人輔嗣魏人吳古矣魏何嘗不古耶韓康伯繫辭注云道者何无之稱也又云常无欲以觀其妙殆可以語至而言極也又云聖人雖體道以為用未能全无以為體又云坐忘遺照由神而冥於神如此類者則是談元而非注經矣輔嗣不至於此也孔沖遠等作正義用王輔嗣注近人詆王注幷詆正義此未知正義之大有功也沖遠正義序云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元義多浮誕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釋氏非為教於孔門也據此則江左說易者不但雜以老氏之說且雜以釋氏之說沖遠皆掃棄之大有廓清之功也論語未知生焉知死皇疏涉於釋氏可見江左諸儒風氣如此繫辭傳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以釋氏之說解之者必多矣

上繫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孔疏云列子云不生而物自生不化而物自化老子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又莊子云馬蹄剔羈絆所傷多矣孔疏能掃棄釋氏之說而不能屏絕老莊列之說此其病也且所引莊子尤非經意如其說必不蹄剔羈絆而後馬之理得乎

李鼎祚集解序云王鄭相沿頗行于代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且易之爲道豈偏滯於天人者哉此李氏於鄭王皆有不滿之意也郡齋讀書志困學紀聞皆謂李鼎祚宗鄭學誤矣又云集虞翻荀爽三十餘家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李氏於鄭所說爻辰皆不采是其卓識至鄭注無逸象乃鄭學之謹嚴何必補之乎且既云刊輔嗣之野文而又云自然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坐忘遺照微妙元通深不可識卑達觀之士得意忘言此與輔嗣何以異乎

集解多采虞氏說但以諸家佐之耳如艮卦惟采鄭康成一條李氏自作案語一條餘皆采虞氏漸卦惟采干寶一條李氏自作案語一條餘皆采虞氏兌卦李氏案語二條餘皆采虞氏其專重虞氏可見矣中孚豚魚吉李氏云案坎爲豕訟四降初折坎稱豚初陰升四體巽爲魚中二孚信也謂二變應五化坤成邦故信及豚魚矣虞氏以三至上體遯便以豚魚爲遯魚雖生曲象之異見乃失化邦之中信也澧案此虞氏異見李氏能不阿好曲從然其所自爲說則純似虞氏可見李氏本虞氏之學也孔疏則惟繫辭上第七引虞氏一條雜卦第十一引虞氏一條餘則未見稱引蓋不喜虞氏之學也此李氏所以作集解

與之角立也

王輔嗣云夫易者象也象之所生生於義也有斯義然後明之以其物乾文言注又云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僞說滋蔓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復或值而義無所取略例朱子云案文責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爲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爲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唯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爲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誡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易象說又云王輔嗣所謂縱或復值而義無所取此言切中事理又云林艾軒在行在一日訪南軒曰易有象數伊川皆不言何也南軒曰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如以象言則公是甚射是甚隼是甚高墉是甚聖人止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語類卷一百三

乾爲馬又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坎於馬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王輔嗣云何必乾乃爲馬豈不然乎巽爲木而坎於木爲堅多心離於木爲科上槁艮於木爲堅多節然則何必巽乃爲木也坤爲地而兌於地爲剛鹵坤爲大輿而坎於輿爲多眚然則何

必坤乃爲地爲輿也信乎不可案文責卦也

渙彖傳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王注云乘木卽涉難也孔疏云先儒皆以此卦坎下巽上以爲乘木水上涉川之象故言乘木有功王不用象直取況喻之義澧案巽爲木此不必案文責卦者而輔嗣亦不用此則偏矯太過矣

朱子云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爲說必已具於大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爲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易象說又云諸爻立象必有所據非是白撰但今不可考耳到孔子方不說象語類卷七十五如說十年三年七日八月等處皆必有所指但今不可穿鑿姑闕之可也語類卷七十坎體中多說酒食

想須有此象但今不可考同上三百戶必須有此象今不可考王輔嗣說得意忘象是要忘了這象伊川又說假象是只要假借此象今看得不解得恁地全無那象只是不可知同上不知否泰只管說包字如何須是象上如何取其義今曉他不得只得說堅固同上聖人分明是見有這象方就上面說出來今只是曉他底不得未說得也未要緊不可說他無此象同上易畢竟是有象只是今難推如既濟高宗伐鬼方在九三未濟卻在九四損十朋之龜在六五益卻在六二不知其象如何又如履卦歸妹卦皆有跛能履皆是艮體此可見卷六十六案艮當作兌

日知錄云聖人設卦觀象而繫之辭若文王周公是已夫子作傳傳中更無別象荀爽虞翻之徒穿鑿附會象外生象以同聲

相應爲震巽同氣相求爲艮兌水流濕火就燥爲坎離雲從龍
則曰乾爲龍風從虎則曰坤爲虎十翼之中無語不求其象而
易之大指荒矣澧案夫子作傳所以解經之取象也如潛龍則
解云陽在下牝馬則解爲地類也而荀虞之徒又於傳中生象
誠有如亭林所譏者矣
象傳有不釋象者貫魚以宮人寵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而
不釋貫魚舍爾靈龜觀我朶頤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而
不釋靈龜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豶豕之牙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而不釋童牛豶豕屯如邅如乘馬班如
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
乃字反常也屯如邅如四句但以難字包括之見豕負塗載鬼

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
吉羣疑亡也見豕負塗五句但以羣疑二字包括之夫象傳而
可不釋象又可以一二字包括數句之象惟其爲孔子所作則
無敢議者耳如輔嗣注如此近人必以爲空談矣必每一物求
一卦以實之而後可矣然孔子所不釋後儒何由知之且孔子
所不釋後儒又何必知之哉繫辭上孔疏云聖人既无
象傳有尤簡略者蘇東坡私試策問云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小畜之初
其意若欲强釋理必不通
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小畜之初
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損之六四損其疾
使遄有喜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大有之上九自天祐之吉無
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夫文辭既已言之而孔子無所

損益於其辭之義願與諸君論之澧謂孔子作彖傳每卦各爲一篇有韻之文六爻不可缺一其但述爻辭無所損益者猶鄭志所云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耳

乾爲天爲圜爲君云云朱子本義云此章廣八卦之象其間多不可曉者求之於經亦不盡合惟載之明經策問云巽之於人爲廣顙白眼坎之於馬爲美脊薄蹄曲成以彌綸何取象之瑣細黃東發日鈔云愚恐此是古者占卜之雜象如今卦影然占得某象者卽知爲某卦澧案此當云占得某卦者卽知爲某象澧謂東發之說蓋得之矣此章之象凡一百一十三爲數雖不多然其類甚備有天之類如乾爲天爲君爲父震爲雷坤爲母人身之類如巽於人爲寡髮爲廣顙人情之類如坤爲吝嗇震爲決躁人病之類如坎於人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動物之類如乾爲馬爲駁馬坤爲子母牛地之類如坤爲地震爲大塗人之類如乾爲木果震爲蕈珍寶之類如乾爲玉爲金器物之類如乾爲布爲釜物形之類如乾爲圜巽爲繩直物色之類如乾爲大赤震爲元黃以類推之必更多也此爲占事知來之用所謂遂知來物非爲解經而作故求之於經多無之且未必孔子所作乃自古相傳有此術後世如東方朔管輅郭璞之流蓋得其傳者也蘇東坡雜記云成都有賣孝先者游青城山訪老人村壞其一竹牀老人笑曰子視其上字字云此牀某年某月爲孝先所壞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授以軌甲卦影之術後五年孝先名聞天下王公大人皆以金錢求方治其學隨在而有聊復記之使後世知卦影所自

黃楚望易學濫觴云象學不易明探索四十餘年及其悟也則如天開其愚神啟其祕又云學易當明象但象不可明故忘象之說興忘象非王氏得已之言也自王氏以來凡學者皆疑於乾馬坤牛而不知易之寓象未有序卦之大而要切者乾馬坤

牛所繫尙小又乾馬坤牛尙可知惟離爲牛則最難知左傳曰純離爲牛此已不可曉而離卦辭曰畜牝牛吉尤不可曉若益以說卦坤爲子母牛又可强通乎哉學易者先其大而後其小且知其難之蓋有所在而不專在彼焉澧案說易而以明象自任者莫如黃楚望其用力勞且久而牝牛子母牛猶不能强通遂以爲小而在所後則與王輔嗣不得已而忘象者何以異乎象不可明誠哉是言也楚望云自漢諸儒至虞翻是欲明象遂流於煩瑣或涉支離誕漫澧謂若言象則惟有仍從漢儒之說而去其煩瑣支離誕漫者若眞欲明之則恐終古無斯人也

黃楚望又云夫所謂序卦之象最大者謂乾坤定位而物始生物生必蒙蒙則當教教則必養不得其養則爭易首乾坤次以屯蒙需訟者爲此也上經是開闢以來經制之象下經是人道之首正家以及天下之象又云卽如需卦之君子以飲食宴樂水在天上卻與飲食宴樂何關大抵天地開闢以來水生物之功爲大凡飲食未有不出於水泉者澧案黃氏謂序卦之象大而切然所說則不過如此與伊川之明理亦何以異乎 伊川先生明理

黃氏書中語也

繫辭傳以辭變象占爲聖人之道四王輔嗣之注尙辭者也直齋書錄解題譏其去三存一於道闕矣王伯厚亦云理義之學以其辭耳變象占其可闕乎 周易鄭康成注序 澧謂尙辭與尙變尙象尙占皆各明一義儒者之書豈能責以備聖人之道乎尙變尙象尙占亦何嘗非去三存一乎傳云聖人之情見乎辭然則尙辭者雖不能備聖人之道固可以見聖人之情矣蓋所謂思過

半者矣如文言傳說乾坤十二爻繫辭傳說十九爻此孔子所說亦尚辭也

程伊川易傳序云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黃氏日鈔云伊川奮自千餘載之後易之以卜者今無其法以制器者今無其事以動者尚變今具存乎卦之爻遂於四者之中專主於辭以明理豈非時之宜而易之要也哉

朱子語類云問以言者尚其辭以言是取其言以明理斷事如論語舉不愜其德或承之羞否曰是卷七十五澧謂此可見孔子之說易尚辭矣會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亦尚辭也

困學紀聞錄王輔嗣注二十三條云輔嗣之注學者不可忽也卷一何義門評之云程傳中所取輔嗣之義甚多厚齋則但就其格言錄之澧謂厚齋所錄非但尚易之辭幷尚輔嗣之辭矣此

孫盛所謂麗辭溢目者也孫盛語見三國志鍾會傳注然所錄如大有六五注云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頤初九注云安身莫若不競脩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造語雖精然似自作子書不似經注矣又如乾九三注云乾乾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亢龍之悔坤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龍戰之災厚齋所云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頗似摹擬輔嗣語也朱子云漢儒解經依經演繹晉人則不然舍經而自作文語類卷六十七輔嗣所為格言是其學有心得然失漢儒注經之體乃其病也厚齋摹擬輔嗣非以注經但入於自著之書則正合子書之體耳

翁覃谿云今日讀易惟應翫辭以求聖人教人寡過之旨至於窮神知化聖人尚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後之學者焉得而仰

窺之答趙寅永書覃溪不以經學名而此說則可爲說易者箴砭聖人說過此以往一句限斷甚明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四句乃人理之極過此則不可知此孔疏語至於窮神知化惟德之盛者能之學者不得仰窺不必馳心於虛眇也孫盛云易之爲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澧謂此蓋忘窮神知化上文有未之或知四字也孫盛語見三國志鍾會傳注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四十八終

善化劉鐸長沙王賓校